

农村剧本选

农村读物出版社



1231.7/1

DE4367

农村剧本选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11077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选编

611077

农村剧本选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40,000字

1975年10月第1版 197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216,000

书号10168·114 定价0.37元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

遵照毛主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以及“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作为“农村版图书”出版，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

“农村版图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根据党的政治任务、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读者对象是广大贫下中农、农村知识青年、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农村版图书”的内容，包括政治读物、社会科学基础读物、文学艺术读物、文化科学读物以及工具书等。

选编“农村版图书”是件新的工作，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毛主席语录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目 录

主 课	1
半篮花生	37
送货路上	59
青 松 岭	79
山村新人	157

主 课

(独幕话剧)

广西壮族自治区《主课》创作组

(根据莫之桢小说《三画老贫农》改编)

- 人 物** 韦春松——男，五十多岁，生产队队长。
李 凯——女，二十岁，知识青年，团支部书记，
 科研组长。
李 敏——女，十七岁，知识青年，李凯的妹妹。
伯 娘——四十多岁，韦春松的妻子。
亚 滔——男，二十五岁，民兵排长。
小 蒙——男，十八岁，知识青年，拖拉机手。
黄喜才——男，五十多岁，富裕中农。

〔七十年代第一春。壮族山村。台左一条小溪流过。夕阳透过翠绿的竹林，照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新院子。

〔李敏边唱边脱围裙上，随后坐在门口补箩筐。
远处拖拉机声渐近，人声欢腾。内声：“老队长，明

天做什么活路？”

〔韦春松提着行李、拿着工具，风尘仆仆地上。〕

韦春松 （对内）哎，明天育秧苗！

李 敏 老队长！

韦春松 小敏！

李 敏 水利完工了？

韦春松 完工了，回来忙春插！

李 敏 大伯，你快在这歇会儿吧！

韦春松 小敏，猪喂完了？

李 敏 喂完了，栏都扫净了。

〔小蒙上。〕

小 蒙 老队长，木料卸在哪儿啊？

韦春松 就卸到榕树坪上。

小 蒙 好！（下）

李 敏 木料？！

韦春松 是从山上捎来给你们盖新猪栏的！

李 敏 真的，太好了！大伯，你想得真周到。那一窝一窝的小猪仔长得可快了，猪栏都搁不下了。什么时候动工啊？

韦春松 等地主分子山蚂蝗把山坡上的坟迁走了就动工。

李 敏 通知他了没有？

韦春松 通知啦！（取箩筐欲修补）

李 敏 大伯，你刚回来，就歇会儿吧。

韦春松 坐着干活，跟歇着一样！（李敏走到窗前取画板）

小敏，跟我说说你们科研组的事吧。

李 敏 哎。大伯，我们搞的发酵饲料，猪可爱吃了。现在我们又做了一个新试验，你猜，我姐姐今天在长白猪吃的发酵饲料里加了什么？

韦春松 我知道，打虫藤，是吧？

李 敏 你怎么知道？

韦春松 你姐姐跟我商量过了。哎，她到哪去了？

李 敏 下河捞水草去了。你不是常说“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吗？

韦春松 嗯，李凯这孩子下来插队这两年，在阶级斗争中敢打敢冲，为搞好科学种田，办好政治文化夜校，起早贪黑，刻苦钻研，可真有一股子红卫兵的闯劲！

李 敏 嗯，大伯，我下来时间不长，可我也有决心，有理想，姐姐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

韦春松 要有这个志气！噢，你这个画家又画什么呢？

李 敏 ……

韦春松 哼，还保密哪！

李 敏 给你看！（递画）

韦春松 哟，这画的是谁呀？

李 敏 你看看象谁？怎么，还看不出来？……我画的就是老队长春松大伯嘛！

韦春松 啊！（笑）没红没绿的，画我这老头子干什么？

李 敏 画你手把手教我们养猪哇！

韦春松 这妹仔！（看画）哟，小敏，这旁边的长白猪怎么画

得跟小牛似的？

李 敏 大伯，你别看长白猪现在不大，这回给它打了虫，肯定长膘快。浪漫主义嘛！

韦春松 板路还蛮多的哪！

李 敏 我给爸爸写信还说了长白猪的事哪！我告诉他，自从我当上了光荣的饲养员，已经把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都用到养猪事业上了；现在我喂的是猪，想的是猪，连做梦也梦见猪。我决心要把长白猪养成八百斤以上的优良种猪！

韦春松 小敏，脑子里光想着猪可不行啊！你调到养猪场那天，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李 敏 ……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对吧？

韦春松 对！

李 敏 我懂。

韦春松 懂！还要会联系实际啊！

李 敏 哎。

〔伯娘边喊“小敏！”边上。〕

伯 娘 小敏，你还在这儿画画哪！快去看看长白猪吧！

李 敏 长白猪怎么啦？

伯 娘 浑身抽筋，直吐白沫！

李 敏 啊？刚才还好好的！

韦春松 小敏，快带上急救药。

伯 娘 你回来了。快去看看。

〔李敏取药箱，三人急下。〕

〔歌声由远而近。李凯、亚滔划木筏上，木筏上堆了许多水草。李凯：“好，先靠在这儿。”小蒙内喊：“李凯，亚滔。”

李 凯 哎！小蒙，修水利的人回来啦？

〔小蒙边答“回来了！”边上。

小 蒙 告诉你们，盖新猪栏的木料都运回来了！

李 凯 太好了。小蒙，你看。（指水草）

小 蒙 这水草真嫩啊，你们捞得真不少！

亚 滔 猪保准爱吃。

李 凯 幸亏碰上亚滔，要不天黑我也回不来。

小 蒙 那你还不赶快谢谢人家！

李 凯 哎，这倒是，亚滔，我代表养猪场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小 蒙 敬礼！

亚 滔 你们不是说我是义务饲养员嘛，还谢什么？（李凯进屋，亚滔发现桌上的画）哟，小敏又画了一张画，小蒙，你看！

小 蒙 这不是老队长嘛！

亚 滔 画得真象呀！

小 蒙 李凯，快来看！（李凯出，看画）

李 凯 画的……还可以……

亚 滔 小敏可真有两下子！

李 凯 不过，这神态……

小 蒙 怎么？

李 凯 我觉得还没有把老队长的精神世界画出来。

小 蒙 哦，为什么？

李 凯 怎么说呢……你和小敏下来的时间不长，对老队长还不够了解，过些时候你们就会明白了！

亚 滔 李凯说的有道理哦！小敏！

〔李敏上。〕

李 凯
小 蒙 小敏，你怎么啦？

李 敏 长白猪它……

众 长白猪怎么啦？

李 敏 它……（哭）

李 凯 你倒说话呀！

〔伯娘上。〕

伯 娘 你们都回来啦？

李 凯 伯娘，长白猪怎么啦？

伯 娘 唉，死啦！

众 啊，死啦？！

李 凯 快去看看。

〔李凯、小蒙、亚滔下。〕

伯 娘 （自语地）这是怎么回事呢？多好的一头种猪，真可惜！哎，小敏！

李 敏 我刚才看它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就死了呢？

伯 娘 别难过了，小敏，试验就是试验嘛，谁能保准一试试就灵验哪！

李 敏 这下大伙儿还不知怎么说呢。喜才叔意见可大了，刚才他把猪场都闹翻了。

伯 娘 噢，喜才啊，他的意见你别放在心上，等会儿我批评他。小敏，别哭，走，今天到伯娘家吃饭去！

李 敏 伯娘，我吃不下。

伯 娘 小敏！

〔李凯提了半桶拌有打虫藤的饲料上。黄喜才吵吵嚷嚷和小蒙、亚滔上。〕

黄喜才 真是瞎胡闹！怎么能让猪吃这种东西呢！（指潏桶）

伯 娘 小敏！

〔李敏进屋，伯娘追进屋。〕

小 蒙 现在还不能肯定就是打虫藤的问题。

黄喜才 我看问题就出在这打虫藤上！

亚 滔 事情没弄清楚，你乱吵吵什么？

〔伯娘从屋里出。〕

黄喜才 乱吵吵？这好比开药方，乱加药味是不行的……药书上写的有“药有十九畏，十八反”。这打虫藤无书为证，能乱加到发酵饲料里去吗？

伯 娘 喜才，你不知道，这两个月长白猪不见长，可把李凯急坏了，东查西查的，查出是因为肚里有虫，才想了这个办法。

小 蒙 李凯把饲料拌好了以后，先给大黄狗吃了，看着没事才敢给长白猪吃的！不信给你家的猪喂喂看，

要是死了，我包赔！

黄喜才 我家的猪都快出栏了，可不能让你们瞎胡闹！

小 蒙 瞎胡闹？你这是污蔑！

黄喜才 污蔑？

李 凯 喜才叔，先别着急，猪是怎么死的，我们会查清楚的。

黄喜才 那猪是猪，狗是狗，怎么能一样呢？亏你们还是高中毕业生哪！

李 敏 （从窗内）高中毕业生怎么啦？你别讽刺人！

李 凯 小敏！（进屋）

黄喜才 弄死猪还有理啦！……我还指望长白猪给我家老母猪配一窝。这回倒好！

〔韦春松提一小竹筒，拿一瓜叶包上。〕

伯 娘 我正要说你哪！事情还没弄清楚，你就东一瓢冷水，西一阵冷风的……叫青年们还怎么干下去嘛！

亚 滔 你对人家知识青年什么态度？

黄喜才 什么态度？噢，他们拿队里的财产乱糟踏，还不准社员说话呀！

韦春松 谁不准你说话啦？

黄喜才 老队长！

韦春松 喜才，刚才党小组研究了一下，决定在事情没搞清楚以前，猪场暂时停止喂加了打虫藤的发酵饲料。

黄喜才 哎，你们听听，老队长多么重视社员的意见哪。春松大哥，这养猪场可是生产队的“小银行”，你倒放

心交给这些妹仔们，依我看，趁早把饲养员都换成老手吧！

李 敏 （在窗内）好吧，好吧，我发表声明，从现在起我不当饲养员啦！

李 凯
伯 娘 小敏！（进屋）

韦春松 喜才，你这个意见我可不能同意！知识青年不但不能离开养猪场，发酵饲料和打虫藤还要继续试验下去！

黄喜才 还要试验？

韦春松 对，喜才，谁一生下来就什么都会干呢？我们也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哪样本事不是练出来的？实践出真知嘛！再说，这事不能怪孩子们，打虫藤是我支持他们加的！

黄喜才 噢！我还以为这帮小青年在瞎胡闹哪！原来你这胡子一大把的人也支持他们这么干。唉！难怪人家说：“这帮妹仔敢这么狂，是因为有老队长给他们撑腰！”

亚 滔 这话是谁说的？

黄喜才 你别管谁说的啦！……这帮知识青年要是不来，我们就不会受这份损失！

韦春松 噢？！喜才，你知道你这些话，哼的是什么调，唱的是哪家腔？培养革命接班人，这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他们做的对，我为什么不该给他们撑腰？

喜才，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可不能因为一头猪闹得转了向。

黄喜才 这种猪……二八一六，五八四十，两百来块呀！这么闹下去，猪场就听不见猪叫罗。队里受损失，我个人收入就要减少，我有意见！（下）

小 蒙 这人眼睛里就是只看见钱！

亚 滔 腰里总别个小算盘……

韦春松 别光听算盘打得响，还不知道是谁给他拨的子呢！为什么在我们要扩大猪场的时候，偏偏出了这么个事？我看不简单，得好好分析分析。你们先去吃饭吧。

〔小蒙、亚滔下。〕

韦春松 （自语地）风头不小啊！

〔伯娘从屋里出。〕

伯 娘 他们都走了？

韦春松 啊！

伯 娘 李凯，到伯娘家吃饭去。

李 凯 伯娘，我不饿！你去吃吧！

伯 娘 （对韦春松）听听，也真难为孩子们了！

韦春松 你先去吃吧！我跟她……（递行李包）把这个给我收好！（又递竹筒和瓜叶包，示意伯娘下）

伯 娘 今天怎么出这么个事呐……（下）

韦春松 李凯，你在想什么呢？

李 凯 大伯，我在想刚才喜才说的那些话。

韦春松 一块石头丢进水，总会掀起些浪。李凯，就看我们经不经得起这个摇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个新生事物，社会上会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你是团支部书记，遇事要沉住气，多问几个为什么。

李 凯 今天这事是有点奇怪，长白猪这几天没闹什么病，为什么会死了呢？

韦春松 这打虫藤……

李 凯 大伯，我是按你说的份量加的。难道打虫藤加到发酵饲料里会起化学变化？

韦春松 嗯……为了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看还要再做一次试验。

李 凯 可是猪场已经停止喂加了打虫藤的饲料啦！
〔韦春松提水桶欲下。〕

李 凯 大伯，你干什么？

韦春松 我拿它给我家里的猪喂喂看！

李 凯 不行，大伯，你的猪都快出栏了！（抢桶）

韦春松 不要怕，我们边喂边观察，看看猪吃了打虫藤到底有什么反应。

李 凯 大伯！
〔韦春松下。〕

李 凯 小敏，小敏！给猪栏消毒去！（李敏扛锄头）你拿锄头干什么？

李 敏 开山造田去！

李 凯 你这是闹什么情绪！（李凯进屋提石灰出）

李 敏 在哪儿不是一样干革命，干嘛要在猪场受气！（走）

李 凯 站住！就你这个情绪能造好田？给我！（李敏递锄头）

李 敏 我就是想不通，我们又不是存心害死猪，他干嘛说那么难听的话！

李 凯 这是个别人的意见，广大贫下中农是支持我们的；再说这么好的一头种猪死了，谁不心疼呢？

李 敏 我还不是心疼！为了长白猪不知操了多少心。上次它病了，还不是我们守了它一天一夜，又打针又喂药的！

李 凯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李 敏 我不是要别人表扬……真没想到干得好好的，出了这么个事！

李 凯 哪能什么事都一帆风顺呢？小敏，看见你这个样子，就想起我刚下来的时候。那次试制“九二〇”，真把我难住了，怎么也解决不了杂菌污染的问题，要没有老队长鼓励我，哪能搞成功呀！这两年我体会到，克服困难就好象爬陡坡，害怕了，你就会滑下来；不怕它，勇敢地冲上去就会胜利！

李 敏 我又不是怕困难！

李 凯 可你只想着个人的委屈。小敏，你知道吗？为了把事弄清楚，老队长拿加了打虫藤的发酵饲料给自己家的猪喂了。

李 敏 啊？！

李 凯 你想想，老队长为什么能一心为公，迎着困难上，而我们却做不到呢？小敏，现在可是关键时刻，我们要经得住考验哪！……走吧！先抬石灰去！

李 敏 ……

李 凯 走哇！

李 敏 可我刚才已经发表声明，不当饲养员啦！

李 凯 喂，你今年已经十七岁了，还要什么孩子脾气！走！

〔李敏与李凯抬石灰下。〕

〔黄喜才到河边挑水，伯娘提竹篮上。〕

伯 娘 小敏！噢，是喜才啊，今天晚上夜校上课。

黄喜才 噢！（下）

伯 娘 小敏，李凯，这俩姐妹上哪去了？……

〔李敏拿扁担上。〕

伯 娘 小敏，快来吃点热粽子！

李 敏 伯娘，我什么也不想吃！

伯 娘 孩子，我们身子正不怕影子斜，有贫下中农做主，事情会弄清楚的，可不能不吃东西啊！

〔李凯上。〕

李 敏 姐姐，你看伯娘又给我们送粽子来啦！

李 凯 伯娘，每逢过节你们都送好吃的来，这……

伯 娘 快拿着。

李 凯 （拿了两个）伯娘，这够我们吃的了，篮子里的你拿回去吧！

伯 娘 你们听我说，这一篮粽子可不是我一家的。二婶

家是大肉粽，三伯娘家是苏木灰水粽，水生妈家是花生绿豆粽，阿婆家是猪脚粽，大家都说：好歹一定要你们尝尝！

李 凯 我们哪吃得了这么多呀！

伯 娘 留着慢慢吃嘛。李凯，你下来两年还不知我们壮家的规矩吗？送来了，就得收下；不收下，就是见外，懂吗？

李 凯 伯娘！（接篮交李敏）那就谢谢了。

李 敏 谢谢伯娘，谢谢大家了！

伯 娘 哎，这伯娘心里就高兴啦！你们俩姐妹快趁热进去吃吧。我还要给小蒙他们送去哪！

〔李凯、李敏拿篮子进屋。伯娘下。〕

〔天色渐暗。李敏到河边洗衣服。韦春松拿竹筒上。〕

李 凯 大伯。（与韦春松耳语）

韦春松 小敏！

李 敏 哎。

韦春松 吃过粽子了吗？

李 凯 吃了。

李 敏 大伯，刚才我吃气都吃饱了！

韦春松 怎么啦？

李 凯 小敏！

韦春松 噢，……这倒是个好办法哦！小敏哪，来，来……

李 敏 什么？

韦春松 你不是说吃气能吃饱吗？还不快把这个好办法传

授给猪栏里的大耳朵，圆眼睛，还有……

李 凯 短尾巴！

韦春松 噢，还有短尾巴。那不是给生产队节约一大笔饲料粮吗？

李 敏 你真会说开心话！大伯，我不想当饲养员了。

韦春松 嗨，不想当饲养员了？

李 敏 你把我调到农业组去嘛！

韦春松 刚才还在这儿“我有决心，有理想”，还给你爸爸写信，说“自从当上了光荣的饲养员，把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都用到养猪事业上了”，可现在……

李 凯 光荣的饲养员躺倒不干啦！

李 敏 你听清楚没有？人家是说……

韦春松 人家是说不当饲养员了，要调到农业组去。

李 敏 就是嘛！

韦春松 小敏，要是到了农业组，又碰上什么疙里疙瘩的事，你还到哪儿去呢？

李 凯 是啊！

李 敏 这……

韦春松 哎，李凯！我记得小敏刚下来那天画过一张画，画的是……

李 凯 《扎根农村干革命》。

韦春松 对，快拿来给我看看！

李 凯 哎。（进屋取出画，递给韦春松）就是这张！

韦春松 那会儿我看见这张画，心里可高兴啦！看这画上

611077

的神气，真有股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劲头！小敏，你画这张画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李 敏 我想……我想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这里又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这儿的生活一定是轰轰烈烈……

李 凯 富有诗意的，对吧？

李 敏 对，我就决心到这儿来热火朝天地干它一番。可现在……

韦春松 现在碰到问题就没有诗意了，是吧？我说小敏，这战斗刚打响，你怎么就想撤退呢？

李 敏 撤退？

韦春松 啊，你们看到青山顶上那棵大松树了吗？

〔圆月东升，晚风吹拂。〕

韦春松 解放前有一回，地主山蚂蝗的哥哥给反动派通风报信……

李 敏 山蚂蝗的哥哥？

李 凯 是个恶霸地主，土改的时候镇压了。

韦春松 那次游击队遭到了突然袭击，由于敌强我弱，我们转移到那棵大松树下的岩洞里。那儿地势险要，敌人攻不上来，就把山给包围了。我们在那里坚持了五天五夜，干粮吃完了，子弹也不多了。

李 敏 那怎么办呢？

韦春松 大伙儿就吃树叶，啃草根，喝泉水呀。虽然挺艰苦，可照样坚持战斗。我们还说：“等全国解放了，

一定要把这个穷山沟建成金山窝。”

李 敏 那游击队后来怎么样啦？

韦春松 后来敌人以为游击队会困死在洞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在半夜，趁敌人不备，我们从另外一个洞口绕到山后，抓住了敌人的尾巴狠揍了一顿，打得他们懵头转向，狼狈逃窜！（笑）二十几年过去了，现在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这里和我们一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贫下中农打心眼儿里欢迎你们哪！小敏，要是当年游击队员都象你现在这样儿，能坚守阵地、战胜敌人吗？

李 敏 那是打仗，现在……

韦春松 现在也是打仗，现在是和不拿枪的敌人打仗。你们看，（拿瓜叶包）这是什么？

李 凯
李 敏 红薯碎块？！

韦春松 别摸！这是抢救长白猪时在猪栏石板缝里捡到的。

李 敏 奇怪，最近我们没喂红薯啊！

韦春松 你们细看看。

李 敏 是花心红薯。

李 凯 队里不种这种红薯啊！

韦春松 自留地种的有。

李 凯 私人的红薯怎么会跑到生产队的猪栏里去哪？

韦春松 说得对。党小组会上，大家都认为在现场发现这

红薯是个重要线索，决定向支部汇报，顺便把它（指红薯）拿到公社卫生院去化验。

〔钟声响。〕

韦春松 噢，该上夜校了。

〔李敏进屋取书包。〕

韦春松 李凯，到夜校你领着大家学习党的基本路线，结合今天发生的事，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摸一摸情况，别声张，懂吗？

李 凯 懂。

〔李敏出，与李凯一起下。〕

〔伯娘拿书本和衣服上。〕

伯 娘 哎，她们吃粽子了没有？

韦春松 她们说吃了。

伯 娘 吃了？我去看看。呶，（递衣服，进屋，复出）哎呀，十二个粽子剩下十一个，两个人那么大的个子，才吃了个小的！

韦春松 噢？

伯 娘 你说，这可怎么办哪！

韦春松 别担心，等这里的（指头）问题解决了，那吃起来才香哪！

伯 娘 就你心宽。依我看，还是把小敏从养猪场调出来吧！

韦春松 调出来？你也这么说，为什么？

伯 娘 李凯吧，这两年锻炼得不错，叫人放心。可小敏这

孩子是个才出壳的鸡仔，嫩苗苗，今天出这么大的事，我怕她受不了！

韦春松 正因为是个嫩苗苗，才更需要到风浪里去锻炼嘛，家院里练不出千里马，花盆里栽不出万年松！我看你啊，毛主席的话还没领会透！

伯 娘 嚯！看你说的，毛主席叫我们欢迎知识青年，我哪样没做到？

韦春松 吃好，住好，生活上照顾好他们是对的。可是……

伯 娘 我是担心象今天这样，闹得他们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要是急出病来，怎么向孩子的父母交代！

韦春松 哎，小敏她爸爸来信是怎么说的，你忘了？我再念给你听听！（掏信，念）“我把孩子交给贫下中农了，你们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她们教育成人吧！孩子不是私有财产，是国家的财富，千万不要把她们娇惯坏了！”喏，他还写了一段毛主席的话在这儿哪！“青年们要经风雨，见世面，在战斗中，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把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任务交给我们，就是相信我们贫下中农能挑得起这副重担，可不能辜负毛主席的信任啊！

伯 娘 是啊，我是看孩子受委屈心疼！

韦春松 你以为把小敏从养猪场调出来，就会风平浪静了？这里有一场斗争！你仔细琢磨琢磨今天这件事，我看是有人在兴风作浪啊！

伯 娘 嗯……这里是有名堂。

韦春松 明白了吧？

伯 娘 明白了！

韦春松 好了，你在家好好看着猪，要是真出了问题，千万不要给它吃药；我们的猪是小事，要紧的是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伯 娘 这我知道！哎，几十里的山路，明天去吧！

韦春松 事关紧要，再说搁久了就化验不出来了，（指竹筒）懂吗？

伯 娘 懂了！

韦春松 懂——了！

伯 娘 那你就放心去吧！

韦春松 我走啦！（下）

〔伯娘欲回家，李凯、李敏急上。〕

李 敏 伯娘，大伯呢？

伯 娘 他出去了。什么事？

李 敏 伯娘，你说怪不怪，我问过了，我们村没哪家种花心红薯。

伯 娘 问过喜才没有？

李 凯 噢，他今天没来夜校。

伯 娘 他家自留地种的是花心红薯。

李 敏 伯娘，你不会记错吧？

伯 娘 怎么会记错呢？我们两家的自留地紧挨着嘛！

李 凯 这么说，我们村就喜才一家种花心红薯啦！

李 敏 姐姐，我们马上去找他，问问他为什么偏偏今晚不来夜校！

李 凯 小敏，不能冒失啊！

伯 娘 别急，等你大伯回来就知道了。

李 凯 大伯连夜去公社啦？

伯 娘 是啊！

李 敏 天这么晚了。

伯 娘 他呀，风里雨里的走惯了，你们看，那山坡上的手电光不就是你大伯打的。你们快去睡吧，我去看看猪。（下）

〔崎岖的山路间，韦春松的手电光渐渐远去。〕

李 凯 小敏，你看，大伯登上青山了。

李 敏 他忙了一天，真够累的。

李 凯 大伯那么大了，还要连夜走那么远的山路，这一夜他又不能睡了。

李 敏 姐姐，我以为大伯会狠狠批评我一顿哪，没想到他那么耐心细致地做我的思想工作。

李 凯 是啊，这两年大伯言传身教，在我们知识青年身上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在灯下，他领着我们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在榕树坪上，他给我们讲村史，忆家史；双抢大忙，半夜扯秧，他在前边打着火把为我们领路。

李 敏 那次猪把我咬伤了，他还冒雨上山给我采草药……大伯待我们就象自己的亲生儿女啊！

李 凯 小敏，你看，我们就象这些禾苗一样，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在老队长和贫下中农的辛勤培育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可是，真正做到与工农相结合，要比禾苗生长的时间长得多呀！

李 敏 是啊！

李 凯 这两年，大伯常对我说：“农村很需要你们。”可我却深深感到我们更需要农村哪！

李 敏 大伯太好了，我一定好好向他学习。

李 凯 嗯，小敏，光激动没用，大伯为查清死猪的事动了不少脑筋，我们也应该想出点办法来。

李 敏 对，……我怎么就想不出来呢？

李 凯 哎，小敏，长白猪要真是坏人毒死的，拿它肠子里的食物去化验，不就最准确了吗？

李 敏 对，这比化验红薯碎块更牢靠！

李 凯 好，我们马上去果园把死猪挖出来！

李 敏 姐姐，你怎么想出这么个好办法呢？

李 凯 嘘！（示意李敏低声）

李 敏 怪不得大伯叫我向你学习呢！

李 凯 你呀，又得意了。赶快行动，你去拿刀，带上手电。

李 敏 好！（两人急下）

〔夜深。伯娘手提马灯上，走到窗前倾听，自语地：“睡了！”笑着下。〕

〔片刻，远处有人声、狗叫声。两民兵持枪耳语过场。月光消失，东方欲晓，伯娘提水桶出。〕

伯 娘 （自语地）出什么事了？（看屋）这俩孩子去哪儿了？！

〔李凯背枪与李敏上。〕

伯 娘 李凯！李敏！

李 凯 伯娘，大伯回来了吗？

伯 娘 没有。

李 敏 伯娘，不好了，出事了！

伯 娘 怎么啦？

李 敏 死猪不见了！

伯 娘 死猪也有人偷？怪事！

李 凯 我们民兵找了好久，没找见。

李 敏 伯娘，我们分析过了，这一定又是坏人在搞鬼。

李 凯 可能是销毁罪证，怕我们化验！

伯 娘 这不用担心，告诉你们，你大伯埋猪的时候，早就割了一段猪肠子，和红薯碎块一起拿到公社去化验了。

李 敏 大伯真是深谋远虑。

李 凯 这就是《红灯记》里边李玉和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李 凯 伯娘，你家的猪怎么样？

伯 娘 那猪呼噜呼噜地一夜睡得可香啦！

李 敏 好！这就证明加了打虫藤的发酵饲料毫无问题。对吗？姐姐？

李 凯 你呀，又得意了！

〔远处有人喊：“老队长，一大早上哪去啦？”韦春松答：“去公社啦！”

李 敏 大伯回来了。

〔韦春松上。

李 凯 大伯快歇会儿吧！

李 敏 大伯，告诉你，昨天晚上你家的大肥猪呼噜呼噜地睡得可香啦，打虫藤没问题。

李 凯 大伯，化验结果怎么样？

韦春松 这是化验单，你们看看吧！

李 凯 （看化验单）猪是吃了磷化锌死的！

李 敏 （看另一张化验单）花心红薯上沾有磷化锌。

伯 娘 磷化锌？

李 敏 就是老鼠药！

伯 娘 老鼠药？！

李 凯 长白猪是中毒死的！

韦春松 嗯，有人存心毒死了它！

伯 娘 哟，真狠毒啊！

李 凯 大伯，还有个重要情况要告诉你——昨天夜里，死猪被人挖走了。

韦春松 哦？果然有这一手！

李 凯 我已经布置民兵去追查了。

韦春松 好，先别声张。

李 凯 嗯。

伯 娘 猪到底是谁毒死的呢？

李 敏 文化大革命搞了几年了，还有人敢干这种事！
韦春松 小敏啊！你以为搞了文化大革命敌人就老实了，
阶级敌人就象癞蛤蟆剥皮心不死，总是要破坏捣
乱的。党支部很重视这件事，要我们认真追查！
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李 凯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韦春松 对，我们找贫下中农开个调查会。只要把群众发
动起来，敌人是跑不了的！李凯，走！

〔韦春松、李凯下。〕

伯 娘 小敏，我先去养猪场了！那你……

李 敏 噢！我就来！

〔伯娘下。〕

〔李敏进屋取围裙。小蒙兴冲冲上。〕

小 蒙 李凯，李敏。好家伙！

李 敏 什么事？

小 蒙 死猪找到了。

李 敏 在哪儿？

小 蒙 就在塘边那块自留地里。

李 敏 哦！

小 蒙 你猜是谁把死猪挖走的？

李 敏 哎呀，猜什么鬼！你干脆说嘛！

小 蒙 就是黄喜才。

李 敏 啊！果真是这个家伙，怎么发现的？

小 蒙 有人看见他，昨天晚上把死猪挖出来放在大粪筐

里，背到他家自留地，在佛手果树下把它埋了。

李 敏 好啊！这回狐狸尾巴可给我们逮住了。

小 蒙 刚才我悄悄地去看了现场，他为了遮掩，还在埋猪的地方种了一菟瓜哪！老队长呢？

李 敏 正在开会。你赶紧把情况告诉他。

〔小蒙急下。李敏拿筐进屋复出，搅拌桶里的饲料。黄喜才扛锄头上。〕

黄喜才 小敏，听说队长拿加了打虫藤的饲料喂自家的猪啦？

李 敏 是呀！

黄喜才 猪怎么样了？

李 敏 死了！

黄喜才 啊，又死了！真可惜。我说这打虫藤喂不得，喂不得嘛！（从队长的猪栏里传来猪叫声）没死啊，奇怪！

李 敏 有什么好奇怪的？这就证明打虫藤没问题！

黄喜才 那队里的猪怎么死了呢？

李 敏 你说队里猪是怎么死的？

黄喜才 我怎么知道！小敏，说真的，猪死的原因查清楚没有？

李 敏 啊，你是摸底来啦！

黄喜才 看你说到哪儿去啦，我是关心集体嘛！

李 敏 别装蒜了，你还是老实坦白的好！

黄喜才 坦白？小敏，别开玩笑。昨天大叔错怪了你，对

不起,对不起啊!(欲走)

李 敏 谁跟你开玩笑!我问你,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没去夜校?

黄喜才 我……我家自留地有点活路没干完……

李 敏 哦,你家自留地种的是不是花心红薯?

黄喜才 花心红薯?是,是花心红薯。怎么啦?

李 敏 怎么啦?告诉你,我们化验了,猪就是吃了花心红薯死的!

黄喜才 啊?

李 敏 老实说吧,你是怎么把长白猪毒死的?

黄喜才 什么?你们护理不好,把猪弄死了,还敢血口喷人,赖我毒死的,有什么证据……走,找队长评理去!

李 敏 喜才,你……你别嚣张,你以为我们没有证据呀?

黄喜才 有证据?就拿出来!

李 敏 好!我给你拿出来,你可别后悔!(拿起锄头)

黄喜才 你这是干什么?

李 敏 给你拿,证据就在你家自留地佛手果树下。(下)

黄喜才 死了!死了!这下麻烦了!

李 敏 (上)咦,喜才,怎么不敢来啦?走!

黄喜才 小敏,你听大叔说,你听我……(被李敏拉下)

[韦春松、李凯、亚滔、小蒙上。]

韦春松 (和李凯边说边上)这事得问问小敏。

李 凯 嗯。(喊)小敏!不在。

亚 滔 这事情真复杂!

小 蒙 复杂什么? 我看就是黄喜才!

韦春松 先不忙下结论。小蒙,你去把小敏找来。

〔小蒙下。

韦春松 刚才会上反映了些新的情况,你们怎么看?

李 凯 兰阿婆说山蚂蝗昨天下午去过猪场,这个情况非常重要。

亚 滔 喜才的事……

韦春松 喜才的事先别惊动他,猪在那儿是跑不了的,花心红薯究竟怎么跑到猪栏里去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李 凯 对,先要了解山蚂蝗家小凤为什么要找喜才家小三换红薯。

亚 滔 还要弄清楚是不是山蚂蝗指使她干的!

李 凯 大伯,我是不是马上找小凤谈谈?

韦春松 好,你把小凤叫到队部。谈话要耐心,对孩子只要讲明道理,她是会说实话的。亚滔,你配合李凯,密切监视山蚂蝗!

亚 滔 好!

〔李凯、亚滔下。小蒙、伯娘上。

小 蒙 大伯,小敏没在猪场。

伯 娘 死猪真是喜才挖走了?

韦春松 嗯。

伯 娘 这个人啊,连死猪都看上了,也太自私了!

〔李敏拿锄头喊“老队长！”跑上。〕

李 敏 大伯，喜才的罪证叫我给挖出来了！

韦春松 怎么，你把死猪挖出来了？

小 蒙 痛快！

李 敏 哼，我一锄头就叫他现了原形。大伯，那儿围一大堆人看热闹哪！

伯 娘 小敏，喜才承认猪是他毒死的？

李 敏 哪有那么容易！顽固得很！大伯，我建议马上召开社员大会对他进行斗争！

韦春松 哟，就要开大会斗争啦？

李 敏 趁热打铁嘛！

伯 娘 小敏，可不能乱来！

李 敏 怎么是乱来，证据确凿！

韦春松 证据确凿？你说说看！有哪些证据？

李 敏 第一，我调查了，我们村只黄喜才一家自留地种的是花心红薯！

小 蒙 第二，是他把死猪挖走了，企图销毁罪证！再说，他对我们知识青年早就怀恨在心啦！

李 敏 对。第三，前些日子，他家母鹅糟踏队里秧苗，姐姐批评了他，早就想对我们打击报复了。

韦春松 孩子们，可不能感情用事啊！你们再想想，黄喜才急着给自己家里老母猪配种，他为什么还要把种猪毒死呢？

李 敏 这……

韦春松 要是喜才毒死的猪，他怎么还敢把死猪挖走呢？

小 蒙 销赃灭迹嘛！

韦春松 销赃灭迹？他为什么不把死猪扔在山沟里，却偏偏埋到自家的果树下呢？这不太容易露相吗？

李 敏 干了坏事，还能不露马脚！

韦春松 孩子们，你们敢于斗争是好的，可是还要善于斗争，不能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小敏，我问你，刚才会上有人反映，昨天下午山蚂蝗去过猪场，是吗？

李 敏 是啊。

韦春松 他干了些什么？

李 敏 没干什么呀！这个人哪，见了人连头都不敢抬。

韦春松 你仔细想想。

李 敏 啊！他说：“你们有文化的人真有办法，这发酵饲料猪还满爱吃的嘍！”我没理他。

韦春松 后来呢？

李 敏 后来我见饲料拌得稠了点，就去提了半桶水。

韦春松 那山蚂蝗呢？

李 敏 等我回来，他已经走了。

韦春松 哦……嗯！

〔亚滔匆匆上。〕

亚 滔 老队长，山蚂蝗上钩了！李凯一找小凤到队部谈话，果然不出所料，山蚂蝗就慌里慌张地窜出来活动了。

韦春松 他上哪去啦？

亚 滔 他把喜才拉到石灰窑里嘀嘀咕咕地咬了半天耳朵，说什么我没听清。

李 敏 听听，勾结上了！

韦春松 好，我们倒要看看山蚂蝗在喜才身上做些什么文章！

亚 滔 我已经布置人继续监视了。

小 蒙 大伯，喜才来了。

韦春松 他来得正好！我们好好跟他谈谈。
〔黄喜才上。〕

小 蒙 喜才，队长有请！

黄喜才 老队长呀！我到处找你。

韦春松 我也正在找你哪！

李 敏 你不是要找队长评理吗？有理你就拿出来评吧！

黄喜才 不用评了。老队长，我犯错误啦！

伯 娘 怎么，队里的猪是你给……

黄喜才 是我……是我挖走的。

韦春松 你为什么要把死猪挖走呢？

黄喜才 唉！真是鬼迷了心窍。我想着猪死了，就是烂也要烂在我的地里，肥我的果树，捞回我那份损失……咳！这都是私心作怪。

李 敏 别拿私心打掩护。

小 蒙 你是想销赃灭迹！

黄喜才 唉呀，我是跳进龙潭也洗不清罗！

韦春松 喜才，你要相信党的政策，我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黄喜才 死猪是我挖走的，我愿意公开检查，当众认错。

李敏 别绕弯了，干脆点说，你为什么要把长白猪毒死？

黄喜才 唉啊，这可实在冤枉啊，阿嫂，你最知道我的底细，你说，我是那种人吗？

〔李凯急上，与韦春松耳语，韦春松点头。〕

伯娘 你看你干的这些事，叫我说你什么好呢？

韦春松 喜才，你要把事情弄清楚，可要说实话。

黄喜才 哎，我说实话，我说实话。

韦春松 我问你，刚才山蚂蝗拉你到石灰窑里干了些什么？

黄喜才 我……我们是路上碰到的，我跟他可没什么瓜葛啊！

韦春松 莫慌，莫慌，坐下慢慢说。

伯娘 喜才，你可不要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啊！

韦春松 是啊，你忘了，一九五七年那阵子，山蚂蝗是怎么唆使你拉牛退社、跟他搭伙搞投机的？要不是社里拉你一把，还不知落个什么下场！不能忘记过去的教训！

黄喜才 我现在没那么糊涂了。

韦春松 我看你还糊涂着呢！喜才，你可不要跟他搞什么同宗共族一家亲，要有个界限呀！

黄喜才 这我明白，刚才他只是劝了我几句……

韦春松 他怎么说？

伯 娘 他怎么说？

黄喜才 他说：“兄弟，听说是你把队里的猪毒死了，还不快找队长坦白去！”我说：“去你的，不是我毒死的，我坦白什么！”他说：“噯，兴许是你家小三拿毒老鼠的红薯给长白猪吃啦？”……

韦春松 哼！他怎么知道长白猪是老鼠药毒死的！

众 是啊！

韦春松 这是不打自招。

黄喜才 不打自招？

韦春松 喜才，你还蒙在鼓里呢，山蚂蝗家小凤用三个杨桃换了你家小三几块花心红薯去，你知道吗？

黄喜才 啊，有这事？

韦春松 李凯已经找小凤谈了。

李 凯 小凤说，是山蚂蝗叫她去换的。

黄喜才 山蚂蝗？！

李 敏 狗地主！

韦春松 对，就是山蚂蝗。喜才，你想想，他换你家的花心红薯干什么？

黄喜才 啊，这条毒蛇！老队长，我真糊涂，昨天我来挑水，他说前年他在佛手树下埋了一条死狗，去年就多结了六十个果，埋一头猪，还不得三年丰收啊！我一听就动了心，昨天夜里，就把死猪背回家了。

伯 娘 你呀，真是看不得钱，见不得利。

韦春松 他这是借刀杀人，拿你当他的替死鬼啦！

黄喜才 难怪他在石灰窑里紧催我来承认呢！他说：“别忘了，你是个富字号的中农，今天这事，把柄又落到韦春松手里。你要是不赶快主动坦白交代，那就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名可就大罗！”咳！

韦春松 小敏，听见了吧！那山蚂蝗是见了人不敢抬头的人吗？别看 he 脸上笑呵呵，心里可是毒蛇窝。

李 凯 小凤还听见山蚂蝗摇着芭蕉扇，咬牙切齿地说：“再教育，再教育，我叫你韦春松教不出，育不成。”

韦春松 听听，山蚂蝗对我们培养革命接班人真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是想用毒死一头猪制造混乱，妄图破坏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措施！我们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哪！

李 敏 大伯，我整天想着喂好猪，喂好猪，没想到差点儿放跑了真正的敌人……

小 蒙 嗨，我们想的太简单了！

李 凯 是啊。小敏，我们还要问问自己，象今天这么复杂的斗争，要是没有贫下中农的教育，没有大伯的带领，我们能识破敌人的阴谋而战胜他们吗？如果我们青年一代不掌握好阶级斗争的本领，怎么能接好革命的班哪！

韦春松 李凯说得好，把我们老一辈的心里话说出来了！亚滔，马上把山蚂蝗押到队部，报请大队党支部，晚上召开社员大会，让他交代罪行。

亚 滔 是！（下）

韦春松 喜才，敌人利用你的私心做了多少文章，你给人家当枪使了。不铲掉头脑里的私字，还要上大当！

黄喜才 ……往后我一定改，一定改！

韦春松 回头我们再好好谈谈。晚上可要大胆揭发，狠狠的斗争啊！

黄喜才 我决饶不了他。老队长，我……我跟他斗！跟他斗！（下）

〔亚滔上。〕

伯 娘 小敏，你们是得在风浪里摔打摔打，磨炼磨炼，脚跟才硬实。

李 敏 伯娘，我要好好给爸爸写封信，告诉他今天这件事，告诉他贫下中农对我的教育。噢！那张画，我要重画……

小 蒙 是应该重画！

李 凯 我倒有个新的构思。

李 敏
小 蒙 说说看。

李 凯 画一个身材魁梧，脸色红润的老贫农，他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挥着大手，在榕树坪上给知识青年讲党的基本路线。

李 敏 好极了！姐姐，这不正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主要课题吗？

韦春松 对，孩子们，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我看这张画的题目就叫《主课》好不好？

众 好,大伯,就叫《主课》!

[天空霞光万道,旭日东升。音乐声中,幕落。

——剧终

半篮花生

(革命现代越剧)

浙江省《半篮花生》创作组

- 人 物** 晓华爹——共产党员，大队贫协委员。
晓华娘——贫农社员。
东 升——贫农社员，晓华的哥哥。
晓 华——红小兵。

[幕启：江南山村秋色。阳光灿烂，田野一派丰收景象。一个生气蓬勃的农家小院。

[晓华爹满面春风，手拿镰刀归来。

晓华爹 (唱)红太阳，照四方，
哲学花开满山乡。
开在社员心坎里，
心更红，眼更亮。
田里增米粮，
山头竹木旺。
学哲学，农民思想大解放，

斗私批修、战天斗地力量强。

文化大革命战果辉煌，

胜利中莫把斗争忘。

(放下镰刀，走向门前)晓华娘！晓华娘！哦，还没有回来。(若有所思地从袋里掏出一串花生藤)这么好的花生，丢在地里，可有人还说丰收以后没有矛盾啦！(走向桌前，拿出《矛盾论》，坐下，认真看书)

〔内合唱：

阳光雨露育庄稼，

山村开遍哲学花。

人变聪明心更红，

丰收歌儿震山洼。

晓华爹 (放书，站起，思考地)丰产啦，能不能做到颗粒归仓呢？这里面就有矛盾。这个问题，政治夜校要讨论讨论。对，找党支部去。(下)

〔晓华娘从晒场回来。

晓华娘 (唱)大寨红花万里香，
公社秋收好风光。
满畝稻谷忙收割，
遍坡花生要进仓。
革命生产形势好，
山区面貌变了样。
喜丰收，心欢畅，

晒场上忙完我家里忙。

咦，已经是吃点心的时候了，我家东升和他爹，怎么还没有回来？（发现桌上的书）嗯，老头子回来过啦。（一想）哦，大概又去同人家学哲学、讲矛盾啦。

〔广播声：“社员同志们，大队有个通知……”

晓华娘 哏！老头子在广播嘛！（注意聆听）

〔广播声：“今天政治夜校学哲学，要摆一摆丰收以后的矛盾……”

晓华娘 （不解地）丰收以后的矛盾？

〔广播声：“有人说：‘丰收以后没有矛盾了’。党支部号召我们，丰收不忘抓大事。这个问题呀，要讨论讨论。”

晓华娘 哟，要讨论！格倒要好好学学，要不，我这思想要赶不上形势罗！（拿起《矛盾论》坐下）

《矛盾论》。（仔细地看书）

〔晓华拎着半篮花生，高兴地归来。

晓 华 （唱）放学刚回家，

我就把地下。

拣了“地脚”花生有半篮，

颗粒归仓交公家。

仓库大门上了锁——

保管员叔叔劳动还没有回来。对！

（接唱）

我吃罢点心再去找他。

(走到门前)唷,妈妈又在学习啦!

(接唱)

妈妈读书劲头大,
学哲学又学文化。
一字一句把功夫下,
你看她,学得心里乐开了花!

妈妈!(轻手轻脚地走上前去)妈妈——(走到跟前,大声地)妈妈!

晓华娘 哎,啊唷唷,是晓华呀,吓了妈一大跳!晓华,你到哪里去玩啦?小宝来找过你了。

晓 华 碰到了。

晓华娘 他叫你一道去拣“地脚”花生。

晓 华 花生?(示以篮子)喏!

晓华娘 唷,你已经拣回来啦,(接过篮子)真不少嘛!

[远处有人在喊:“晓华——!”]

晓 华 (朝远处答应)哎——!

[内声:“学习小组等你开会罗!”]

晓 华 噢,我马上就来!妈妈,我们红小兵开会了,我去啦。

晓华娘 哎,你还没有吃点心呢。

晓 华 等歇回来再吃。(欲走又止)妈妈,这花生你要给我保管好!

晓华娘 噢。

晓 华 (走了两步,回头,再三关照)妈妈,你一定要保管

好，一颗也不能少啊！

晓华娘 晓得啦，保险一颗也不会少！

〔远处又在喊：“晓华——！”〕

晓 华 哎，来啦来啦！（跑下）

晓华娘 （望着女儿远去，喜爱地）这孩子！（看看篮里花生）
哎，我马上去洗洗干净，煮熟了给她吃。盐水煮花生，我晓华最喜欢！（边说边拣去篮内杂物，不小心一颗花生掉在地上，连忙拾起来）喏，一颗也不能少咯！（欲进屋）

〔晓华爹上。〕

晓华爹 晓华娘！

晓华娘 哎，晓华爹，回来啦！（挂篮，倒茶）来，先喝碗茶。
吃力吧？

晓华爹 （接茶）不吃力。你看，我都象个小伙子啦！

晓华娘 你这个老头子啊，学习抓得紧，生产打头阵，我看你呀，真是越活越年青啦。

晓华爹 哈哈！晓华娘，自从哲学解放到我们山坳里来呀，大家学习唯物论、辩证法，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农业学大寨的劲头呀，嘿！就象钱塘江水涨大潮，一浪更比一浪高啊！

晓华娘 你呀，学哲学，讲矛盾，忙得连点心也忘记吃了。

晓华爹 晓华娘，种田干革命，就要学哲学，讲矛盾嘛。

晓华娘 哦，提到矛盾，有个问题我弄不明白。有人问：这世界上到底是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

鸡啊？

晓华爹 哈哈，晓华娘，我们贫下中农学哲学是为了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我们搞三大革命运动，可不能钻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呀。

晓华娘 人家说啦：“这个问题都讲不出，泥腿子也想学哲学，那是老虎想上树。”

晓华爹 嘿，这种胡说八道，都是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造出来的鬼话。他们反对工农兵学哲学，胡说什么：农民天生不是学哲学的料，只有他们的脑袋长得好。他们呐，就是为了搞复辟，欺骗人！晓华娘！

(唱)秧苗稗草要分辨，

莫钻那鸡呀蛋的牛角尖。

天生愚蠢是谎言，

人要聪明靠实践。

贫下中农学哲学，

要与三大革命紧相连。

晓华娘 对！学哲学是不能去钻那个鸡呀蛋呀的牛角尖啊！

晓华爹 这就对啦！晓华娘，今天政治夜校要讨论丰收以后的矛盾，你也去讲讲。

晓华娘 我？晓华爹，歉收有矛盾，大丰收啦，大家高兴都来不及，我想来想去，想不出还有啥个矛盾。

晓华爹 大丰收了也有矛盾啊！晓华娘，不管是生产队里还是我们家里，都有矛盾！

晓华娘 我们家里也有矛盾？晓华爹，我们这一家是贫农，老老小小都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亲亲热热一家人，你说还有啥个矛盾呀？

晓华爹 哈哈，亲亲热热一家人就没有矛盾啦？晓华娘！什么事物都有矛盾，什么事物从头到尾都有矛盾。喏，我们每天都在和矛盾打交道啊！

晓华娘 你讲的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呀？

晓华爹 对！学习《矛盾论》，我们不仅要懂得矛盾的普遍性，还要着重弄清矛盾的特殊性！

晓华娘 矛盾的特殊性？

晓华爹 是啊，每个矛盾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我们看不到一个个具体的矛盾，也就看不到普遍存在的矛盾啊！

晓华娘 （思考地）一个个具体的矛盾？

晓华爹 晓华娘，这个问题呀，我们要好好讨论讨论！

晓华娘 对，吃了点心再讨论！（拿起花生篮）

晓华爹 好，吃了点心再讨论。（发现花生）唷，队里分花生啦？

晓华娘 不，是晓华拣来的“地脚”货。

晓华爹 哦？拣来这么多啊？

晓华娘 多嘛，好罗！

晓华爹 （自语地）地脚多了，集体收的就少啦。（向晓华娘）晓华娘！我们要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好，就要理论联系实际呀。

晓华娘 对,要理论联系实际。

晓华爹 比方说这拣花生吧……

晓华娘 (提起小篮)拣花生怎么啦?

晓华爹 拣点“地脚”是可以的,不过……

晓华娘 要不是小宝来叫晓华,还拣不了介许多哩!

晓华爹 哦!

晓华爹
晓华娘 (同时旁唱)

我把篮里花生看,
颗粒长得都饱满。

晓华爹 (拿过篮子,旁唱)

晓华她放学回家时间短,
为什么拣来花生有半篮?

晓华娘 (旁唱)

晓华她,上学用功、回家勤劳又能干,
我做妈的心里真喜欢。

〔晓华娘进屋。〕

晓华爹 (思考)王有财的儿子来找晓华?!

(唱)手捧竹篮沉甸甸,

不由我心中起疑团。

为什么“地脚”会有这样多?

为什么蛮好的花生丢田间?

为什么小宝前来约晓华?

为什么村里又有流言传?(放篮)

说什么“丰收以后无矛盾”，
岂不是要我们放弃斗争不把关！
这花生，这流言，
莫非其中有牵连？
蚂蚁搬家要下雨，——（思索）

必须要细研究细分析调查一番！（欲下）

〔晓华娘捧点心上。〕

晓华娘 （忙叫）晓华爹，吃点心啦！

晓华爹 我有点事情出去一趟。

晓华娘 哎，吃了点心再去嘛。

晓华爹 马上就回来。（拿起花生篮）这花生你可要保管好，一颗——

晓华爹 也不能少。

晓华娘 晓得啦，晓华老早关照过罗。

晓华爹 好！（下）

晓华娘 这老头子呀，啥事情介要紧啊！哎，刚才老头子说，要把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学好，就要理论联系实际。（捧着花生篮，思索）我联系啥个实际呢？（看天）唷，辰光不早了，我得赶快煮花生去。（进屋）

〔东升急匆匆回家来。〕

东 升 （唱）晓华她，拣了花生拿回家，
不爱集体事做差。

红小兵，怎能不做好榜样，
我要狠狠批评她。

(喊)晓华！晓华！

〔晓华娘手拿空篮应声出屋。〕

晓华娘 东升啊，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东升 妈妈，妹妹呢？

晓华娘 她呀，刚刚回来又出去啦。

东升 妈妈，今天妹妹去拣花生啦？

晓华娘 是啊，拣了半篮哩。

东升 她拿回家啦？

晓华娘 拿回家了。

东升 她是给哪个拣的呀？

晓华娘 给哪个拣的？(笑)看你问得稀奇不稀奇，“地脚”花生嘛，当然是给自家拣的罗！

东升 给自家拣的！（一跺脚）嘿！

晓华娘 怎么啦？

东升 拣了花生，不送到队里去，拿回家里来，这象什么话！（拿起空篮）我把花生送到队里去。（欲进屋）

晓华娘 （拉住东升）哎哎哎，你这是做啥呀，你妹妹拣的是“地脚”花生，拿回家来尝尝新，有啥不可以呢？

东升 什么？你还要给她尝尝新啊！

晓华娘 呃！晓华关照过，要我保管好，一颗也不能少。

东升 啊？还“一颗也不能少”！我说呀，一颗也不能要。

(又欲进屋)

晓华娘 (拦住) 哎哎! 谁也不能动, 晓华拣来晓华吃, 连你……也轮勿着。

东 升 你就是宠她。

晓华娘 你妹妹还小嘛。

东 升 小? 爸爸说过, 我们就是要从小培养爱国家、爱集体的思想!

晓华娘 好啦好啦, 这点道理我还不晓得! 花生已经倒在锅里了, 我还要烧火去呢。(欲下)

东 升 (连忙拦住) 妈!

(唱) 苗壮要靠雨露洒,
枝不向阳花不发。
晓华她, 不把集体心上挂,
就应该, 好好批评教育她。

晓华娘 我说你呀!

(唱) 你肚肠没弯喉咙大,
动不动就把毛躁性子发。
晓华她, 拣点“地脚”尝尝新,
你芝麻当做大西瓜!

东 升 妈!

(唱) 说什么, “芝麻当做大西瓜”,
私心发展危害大。
红小兵, 要为集体做好事,
你赶不上形势认识差。

晓华娘 啥! 我赶不上形势?

(唱)合作化,公社化,
我积极拥护劲头大。
哪一回任务不完成?
哪一次开会不参加?

你说!你说!

东 升 晓得,晓得!妈,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嘛!爸爸说过,我们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就得把思想觉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去。

晓华娘 好!好!好!就算你的水平高,妈落后!嗨,你爸爸的水平总不见得比你低吧?他看见了花生也没有提意见。

东 升 爸爸没有提意见,不可能!
(唱)我爸爸,共产党员思想好,
大公无私人人夸。
不象你眼睛只看鼻尖下,
公私不分两混杂!

晓华娘 啥,我公私不分?
(唱)你葫芦当做水瓢拿,
乱扣帽子把人压!

东 升 (唱)你不讲原则偏护她,
宠了晓华害晓华!

晓华娘 (唱)“地脚”人人都好拣,
用不着你瞪着眼睛教训妈!

东 升 (唱)毛病就在你身上,

头脑里还有点个人主义小尾巴!

晓华娘 啊!给我戴介大的帽子呀!(生气地)好啦好啦,
不同你讲啦,我要煮花生去了。

东 升 妈,不能煮!

晓华娘 就是要煮!

东 升 就是不能煮!

晓华娘 你……

东 升 妈!

[晓华爹上。

晓华爹 哟,怎么啦?

晓华娘 哎呀!(拉晓华爹)你来得正好,我们为半篮花生
闹矛盾啦!

晓华爹 (笑)喏!刚才你还说:“亲亲热热一家人”,怎么,
现在也闹起矛盾来啦?

东 升 爸爸,妈妈她有私心。

晓华娘 你听你听,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同我闹翻天啦!

东 升 (拉过爸爸)爸爸,妹妹拣回来的花生你看到啦?

晓华爹 看到了。

东 升 你没有提意见?

晓华娘 (抢接)噯!

东 升 (埋怨地)爸爸,你……

晓华爹 (一笑)哦!

(唱)这叫做:咸菜缸上加了盖,
不知道,腌的是瓜还是菜。

掀开盖子看一看，

正确的结论才出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

〔晓华上。〕

晓华 (高兴地)爸爸，妈妈，花生呢？(见妈不应)哥哥！

东升 你，(一拍腿)唉——！

晓华 (不解地)爸爸，怎么啦？

晓华爹 为了半篮花生，闹矛盾啦！

晓华娘 (赌气地)矛盾闹得还不小呢！

东升 是不小嘛！

晓华爹 这样吧，有了矛盾，我们就开个家庭会辩论辩论。

东升 好，我同意。

晓华娘 我也赞成，辩就辩。

〔全家围坐开会。〕

晓华娘 (急欲发言)晓华爹，他……

东升 (急欲发言)爸爸，妈妈她……

晓华爹 哎！(笑阻二人)我们这个家庭会要开得好，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只有弄清矛盾的特点，才能解决矛盾。半篮花生，大家来分析分析。

晓华娘 好，分析分析。

东升 我先说。今天这件事出在晓华身上……

晓华 (一惊)啊，我？

晓华娘 晓华，不要急，等他分析完了，妈也要分析。

晓华 (对东升)你说啥？

东 升 你为啥把拣来的花生拿回家，让妈妈煮熟了给你吃？

晓 华 啊？！你……（对妈妈）你怎么把花生煮熟了？（急得哭了，拿起空篮）要你赔，要你赔——（将空篮塞到妈怀里）

晓华娘 （不知如何是好）怎么啦？

晓 华 （边哭边说）我是给队里拣的呀！

晓华爹 （拉过晓华）晓华，不要哭，慢慢讲。

晓 华 保管员叔叔不在，我叫妈妈先给我保管好……
（急）

晓华爹 一颗也不能少？

晓 华 （哭）哎哎！（转身对妈妈）你怎么把花生煮熟啦？！

晓华娘 （意外地）啊？！

〔晓华爹向东升示意。〕

东 升 （向晓华）噢！妹妹，妹妹，我错怪你了！哎，不要急，花生还没有煮呢。

晓 华 啊？

晓华爹 花生还没有煮呢！

晓 华 （转哭为笑，对爸爸）还没有煮！那好，我马上给队里送去。（拿起空篮子，笑脸向大家）呃，矛盾已经解决啦，散会，散会罗！（高兴地跑跳着进屋）

晓华娘 （尴尬地）唉！这事情晓华没讲清楚，也怪我没问明白。嘿嘿！（站起）算啦，算啦！（欲走）

晓华爹 （叫住）晓华娘，我们这个会还没有开完呢！

晓华娘 还有啥？

晓华爹 花生交了，矛盾并没有解决，还要进一步分析。

东升 对，这是公与私的矛盾。

晓华娘 公与私的矛盾？（负气转身）

晓华爹 东升，我们要全面地看问题，拣点“地脚”花生本来是
是可以的……

晓华娘 （抢接）东升，你听，你听！

晓华爹 晓华娘，晓华把拣来的花生交给集体，这是好事
嘛。我们贫下中农就应该培养孩子有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的精神。

东升 妈，你听，你听！你就是有私心。

晓华娘 啊，晓华爹，你倒说说看，难道我……

晓华爹 花生的事，虽然晓华没讲清楚，可是也说明，你认
识还有差距啊！

晓华娘 好哇！你们父子俩一搭一挡，一唱一帮，一个说我
有私心，一个说我认识差，把矛头都对准我啦！

晓华爹 有了矛盾，就不能掩盖、调和，要彻底解决，就得充
分揭露嘛。

晓华娘 啥？还要充分揭露！

晓华爹 对，半篮花生的矛盾，是要好好揭一揭，这里面有
阶级斗争！

晓华娘 啊？阶级斗争！（生气）你把丰收以后的矛盾都堆
到我头上来啦！好，要揭你去揭吧！（越想越气，
回身向屋里走）

晓华爹 晓华娘！

东 升 （追上）妈！妈——

晓华爹 （叫住）东升！

东 升 爸爸，你看妈这个态度！

晓华爹 东升，你不要性急嘛！

东 升 爸爸，刚才你说，有了矛盾就不能掩盖调和。对妈这种思想，就是要开展斗争，可你……

晓华爹 东升，你劳动生产象猛虎下山，这是好的。不过解决思想问题可不能象猛虎下山啊！

东 升 我！

晓华爹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嘛！要解决今天这个矛盾，就要把半篮花生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你还不了解这个矛盾的特殊性质。

东 升 这半篮花生，还有什么特殊性？

晓华爹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你问问晓华就明白了。

东 升 晓华，晓华！

晓 华 喂！

〔晓华出门。〕

东 升 小华，今天这半篮花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晓 华 给队里拣的“地脚”呀！

晓华爹 晓华！来！

（唱）半篮花生哪里拣？

是不是村北溪边新开田？

晓 华 对。

(唱)小宝约我一同去，

我在后面他在前。

晓华爹 (唱)王有财前面收花生，

小宝跟在他爹后边？

晓 华 哎！

(唱)那里“地脚”真正多，

一颗颗，胖鼓鼓来滚滚圆。

小宝他一会儿拣了一满袋，

他爹爹帮他背上肩。

晓华爹 他把花生背到哪里去了？

晓 华 当然背到队里去罗！

晓华爹 不！背到他家里去了！

东 升 啊！背到家里去了？王有财这个家伙！（欲进屋

对娘讲）

〔晓华娘捧花生篮出门。

东 升 妈……

〔晓华娘不理。

晓华娘 喏，花生都在这里，一颗也没有少！（将花生篮塞

在晓华爹手里，气坐一旁）

东 升 (指晓华娘)爸爸，你看！

〔晓华爹示意，东升、晓华进屋。

晓华爹 (放下篮子，端茶)晓华娘，你不要生气嘛！（递茶）

晓华娘 我，（见茶碗，接过来）我就是对你有意见！

晓华爹 哈哈，有意见就讲嘛！（在晓华娘身边坐下）

晓华娘 我平时疼爱晓华，看她高高兴兴拣了点花生，让她尝尝新，为了这点小事，东升给我戴大帽子；他是年纪轻，火炮性，可你也抓牢我不放，我想不通！

晓华爹 晓华娘，平日你为集体风里来雨里去，也算得是与集体心心相连啊！

晓华娘 咦！你刚才还批评我，现在又表扬我，你这是……

晓华爹 一分为二嘛。（稍停）晓华娘！

（唱）你平心静气想一想：

为什么一家人对半篮花生的态度不一样？

晓华她拣了花生交公家，

东升他集体利益挂心上。

你只想要给孩子尝尝新，

却不知花生里面有文章。

〔东升、晓华上。〕

刚才我田头调查明真相，

王有财浮土里面把花生藏，

叫小宝来约晓华一同拣，

妄想把贫下中农作为挡风墙。

众 （吃惊地）啊，是这样？

晓华娘 我还以为他们真是拣“地脚”呢！

晓华爹 王有财不是拣“地脚”，他是挖集体经济的“墙脚”！

东升 妈，今天这件事，你是帮了王有财挖“墙脚”啊！

晓华娘 啊！你怎么把我同摘帽地主王有财连到一起去

啦?!

晓华爹 东升,矛盾各有特殊性,不同的性质要分清。王有财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心不死,你妈是阶级亲人,一时没有擦亮眼睛。

晓华娘 我哪里晓得,王有财摘了帽子还在耍花招哇?

晓华爹 摘了地主帽子,不等于挖掉了剥削阶级思想根子。
(从衣袋里拿出一串花生藤)你们看,这是我从溪边地里拣来的花生藤,上面长的都是些好花生呐。王有财到处散布丰收以后没有矛盾,就是为了给自己打掩护。我们可不能放松警惕呀!

(唱)半篮花生摆眼前,

一场斗争在田间。

谁说丰收无矛盾?

树欲静,风不止,从没有风平浪静的太平年。

回想当初合作化,

有人说“鸡毛不能飞上天”。

五八年,人民公社大发展,

有人说“七月荷花一时鲜”。

我们破阻力,越艰险,

迎来了“鸡毛上天”、公社花朵越开越鲜艳。

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明路线,

继续革命勇向前。

党号召群众学哲学,

有人说“泥腿子难攀哲学山”。

他们造谣言、搞诡辩，
以假乱真把人骗。(满怀豪情，捧起《矛盾论》)
毛主席的宝书读千遍，读万遍，
越读眼越亮，越读志越坚，
红日心头照，真假能分辨。
晓华娘啊，斗争哲学记心间：
不斗则退，斗则向前！

晓华娘 哦！想不到丰收以后还有矛盾，这半篮花生里面真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啊！

晓华爹 对嘛，今天分析了半篮花生，我们看到了这场斗争。我们只有看清象王有财利用“地脚”挖“墙脚”这样一个特殊矛盾，才能看到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啊！晓华娘，矛盾的普遍性，就在矛盾的特殊性里头。

晓华娘 噢！我明白了，看不到矛盾的特殊性，也就看不到矛盾的普遍性啊！

晓华爹 对嘛！

晓华娘 (激情地接过《矛盾论》)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真象一把金钥匙，打开了我的心窍！

(唱)哲学解放到山洼，

尖锐武器工农拿。

从今后我要认真学哲学，

一分为二；对人对事对自家。

晓华爹 晓华娘，你这是思想上的又一个飞跃啊！

晓 华 (扑向妈妈)妈妈!

东 升 (走近爸爸)爸爸,今天这个会开得真好!

晓华娘 对,开得真好!

晓华爹 哈哈! (提篮)晓华娘,给你!

晓华娘 给我?

晓华爹 晚上把它带到政治夜校去,讲讲丰收以后的矛盾。

晓华娘 (领悟地)对!我是要去讲讲半篮花生里面的阶级斗争。

晓华爹 毛主席教导我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我们一定要在斗争实践中学好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工农兵就是能攀登哲学山!

(唱)阳光雨露育庄稼，

众 (接唱)

丰收歌儿震山洼。

人变聪明心更红，

山村开遍哲学花!

——幕闭。剧终

送货路上

(湖南花鼓戏)

株洲市文艺工作团创作组编剧

刘国祥 执笔

- 时 间** 现代的一个秋天。
- 地 点** 湖南山乡。
- 人 物** 方秀春——女，二十三岁，供销社负责人。
小 兰——女，十八岁，营业员。
何大妈——女，五十岁，贫农社员。

[音乐声中幕启。

[方秀春肩挑货担上，转身“亮相”，朝幕内打招呼。

方秀春 大伯，大叔，快进屋去吧！（圆场）

[小兰内喊：“秀春姐！”

方秀春 哎，小兰。

小 兰 （挑货担上）

方秀春 （忙替小兰接下货担）小兰，你这商业新兵，初次上阵，有什么感想？

小 兰 秀春姐，今天我才晓得送货下乡，这样受贫下中农欢迎，硬把我喜饱哒哩！秀春姐，你呢？

方秀春 我呀！

(唱)肩挑货担过了河，
绕上山路爬高坡。
登门送货方便群众，
把党的温暖送山窝。
给老队长带了毛主席的哲学著作，
帮满婶子选了一口钢精锅，
顺便代收中草药，
蓖麻子也收了大半箩。
一边营业一边宣传，
我弹起月琴唱新歌。

小 兰 么子新歌呀？

方秀春 昨天编的一支渔鼓调：《破旧立新干革命》。

小 兰 秀春姐，我要向你学习，你真会做宣传工作。

方秀春 小兰，你喜欢做宣传工作吗？

小 兰 喜倒是喜欢，就是喉咙不好。

方秀春 喉咙不好，那不要紧，小兰，(示报纸)你看报上的这篇文章罗！

小 兰 (接着)《移风易俗，破旧立新》。

方秀春 党和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移风易俗，破旧立新，把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进行到底。我们送货下乡，正好作宣传啦！

小 兰 对！

〔内声：“哎，对门山上送货的妹子哎，请问带了么子货哪？”

小 兰 那就蛮不少啦！您要买什么罗？

方秀春 大爹，请您等一下。小兰，我把货送过去。

小 兰 我去罗！

方秀春 你歇下气，等我回来好赶路哇。（下）

小 兰 秀春姐呀！

（唱）她一天到晚忙不停，

爬山涉水走千村。

一颗红心为革命，

送货、宣传好热情。

要学春姐好榜样，

做个人民的好后勤。

〔何大妈内声：“哎，送货的妹子哎！”提竹篮上。

小 兰 大妈，您要买货？

何大妈 是呀！这回要买的还不少哩！

（唱）尼龙袜子要四双，

小 兰 有。（示货）

何大妈 好。

（唱）的确良衬衣买四件，

小 兰 要四件？

何大妈 男式的两件，女式的两件。

〔小兰示货。

(唱)乔其纱围巾来一条。

[小兰示货。

还要那上海出的、不退色的、经得穿的大红和酱色的纯毛线，一样的两斤半。

小 兰 要买这多毛线？

何大妈 是呀，我屋里伢子过年就要结婚哒，我要给儿子和儿媳妇一个换一套新毛线衣裤哩！

小 兰 哦，都要换新的？

何大妈 是呀！妹子，还要哩！

(唱)绣花枕套买两对，

床单被面一样两床配双全。

小 兰 大妈！

何大妈 (拿出货单)哦，我这里有张买货的单子。(示单子)还要买块上海出的女式表，买一副大红的锦帐帘……啊，春夏秋冬穿的都要办齐哩！

小 兰 大妈，对不起，您要买的这些货，我配不齐哩！

何大妈 那也是，货担只有这大嘛！那我就到公社供销社去买算了。我先把这些货办齐，只等他们扯哒结婚证哪，就杀鸡杀鸭、杀猪杀羊，请起三姑四婶、五舅六叔坐满堂，热热闹闹喜庆一场啦！哈哈……。

小 兰 呵呀！照你这样办个喜事，起码要花五、六百块钱罗！

何大妈 应该的嘛！我们队上今年又是大丰收，大妈屋里

光现金就进了三百多块，栏里还有四只肉猪，银行里还有几百块钱的存款哩！

小 兰 这硬是农业生产大发展，社员生活大提高咁啊！
何大妈 正是的呀！全靠党和毛主席，我们贫下中农的生活越过越好，就象那芝麻开花节节高啊！哈哈……好，请你算下钱。

小 兰 二六一十二，三十五块五，五斤毛线……啊，大妈，一共是一百三十七块钱。

何大妈 好！（付款收货）妹子，劳为你咁啊！

小 兰 没满足需要，太对不住咁哩！大妈，您好走！

何大妈 走得好，走得好啊！（下）

〔方秀春内声：“张满爹，再见！”〕

〔内声：“下回再进屋里坐啊！”〕

〔方秀春内声：“好！”挑着货担上。〕

小 兰 秀春姐！

方秀春 小兰！

小 兰 哎呀！看你罗，一脸的汗。来，快歇下子气。

方秀春 我不累。小兰，刚才我和张满爹一起学习了《移风易俗，破旧立新》这篇文章，满爹跟我讲了一件事。

小 兰 么子事呀？

方秀春 今年子又是大丰收，有的社员准备按旧风俗摆酒请客办喜事。一小撮阶级敌人就趁机煽阴风，点鬼火，又想搞“四旧”。

小 兰 敌人削尖脑壳钻空子，真是火烧冬茅心不死呀！

方秀春 是呀！我们营业员碰到这号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小兰！

（唱）大爹的话引起我深思细想，

营业工作说平常又不平常。

小小货担虽轻巧，

工农情谊深又长。

挑的是吃穿用，

打的是政治仗。

营业员要心明眼亮

让革命新风遍城乡。

小 兰 （突然想起）哎呀，拐哒场！刚才一位大妈，准备办喜事，从我这里买去了一百多块钱的东西，她还要到供销社去买；她讲，到时候要杀猪杀羊，摆酒请客哩！

方秀春 你没有向她做宣传工作？

小 兰 没有！我看社员们购买力那样强，心里就好高兴的，只想尽量满足那位大妈的要求，连没想到……
哎呀，秀春姐，这何得了啥？

方秀春 小兰，那位大妈是个么子样子？

小 兰 年过半百精神爽，双目朗朗宽脸盘，身穿一件灰布衣，满脸带笑喜洋洋。

方秀春 她从哪条路走的？

小 兰 从这条大路。

方秀春 哦！

方秀春 (唱)听了小兰一番话，
小兰 春姐

秀春我心头起浪花。
小兰

小兰 (唱)营业员实不能光算金钱账，

方秀春 (唱)思想工作要及时抓。

小兰 (唱)快赶上老大妈叫她退货，

方秀春 (唱)见大妈必须要耐心说服她。

小兰，走。

〔内声：“哎，买货啊！”

方秀春 哦，大嫂，就来哒！小兰！你去送货，我去追赶大妈。

小兰 好，来哒。(下)

方秀春 (唱)抄近路穿过了果林茶园，

踏田坎绕鱼塘来到大路边。

(打望)哎，前面来了一位大妈。年过半百精神爽，
双目朗朗宽脸盘……对，是她。

(唱)快准备做工作把琴弦调好。

(韵白)公社营业员，服务到田边，

不摇货郎鼓，

(唱)单扣月琴弦。

何大妈 (上)哎，请问你带哒……

方秀春 大妈，您是想买货？

何大妈 是呀，我本想到公社供销社去的。告诉你，我屋里
伢子对上了象，我打算……

方秀春 打算办喜事？

何大妈 正是的呀！提起这喜事，大妈我——

（唱）笑在眉头喜在心哪！

妹子哎！

大妈家住桐木岭，

苦水里熬过大半生。

新社会好光景百事如意，

只是我冬生伢子还没成亲。

上月初听他讲对上了象，

妹子是商业局的方秀春。

听说她肩挑背扛劳动好，

搞宣传吹拉弹唱样样行。

十九岁入了党思想先进，

好几次选模范到过省城。

喜得我睡梦里回回笑醒，

只盼望好媳妇早早过门。

方秀春 大妈！您老人家打算几时办喜事呀？

何大妈 要依我巴不得今天就办。不过如今不兴爹娘包办，要由他们自己作主。

方秀春 由他们自己作主，那您这套划算……

何大妈 怎么？

方秀春 只怕会行不通哪！

何大妈 那何解啦？

方秀春 如今的革命青年，都响应党的号召，实行晚婚。

何大妈 我那冬生伢子也是这样讲的。你们这些年青人就象打过商量一样。硬是要晚点，我也没有意见，我先把东西办齐着嘛！啊，妹子，你这里有不有上海手表，湘绣被面……

方秀春 大妈，您还要买这样多东西？！

何大妈 这办喜事，要搞得体面一些嘛！

方秀春 大妈，如今提倡新事新办，要勤俭节约哩！

何大妈 这……

方秀春 大妈，旧社会，穷苦人被迫借钱请客，喜事还没办完，讨账的就上了门。真是笑中含苦愁，眼泪肚里流啊！

何大妈 哎，这就不能同旧社会那一套来打比哩！如今我们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哒，为崽女办喜事，就要象个样子，长长我们贫下中农的志气呀！

方秀春 大妈，要是照地主资产阶级那套铺张浪费的样子办喜事，怎么能长我们贫下中农的志气呢？（拿出报纸）大妈，您看，报上登了破旧立新的文章哩！……

何大妈 哦，报上是怎么讲的？

方秀春 大妈！

（唱）党报提倡新风尚，
革命传统要发扬。
艰苦奋斗是本色，
喜事新办莫铺张。

何大妈 (唱) 儿女婚姻一世才一回，
花费多点难道不应当？

方秀春 (唱) 操办喜事摆阔气，
这是旧社会的老框框。

何大妈 (唱) 不坐花轿不拜堂，

方秀春 (唱) 还需要勤俭节约不讲排场。

大妈，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勤俭办一切事业”。国家搞建设都要勤俭节约，那我们自己过日子，办喜事，就更不能够铺张浪费呀！

何大妈 啊咦！……照你这样讲，那我还要去退货罗？

〔小兰上。

小 兰 要退货呀，太好哒！大妈，刚才我没有向您做好宣传工作，我也有责任。

何大妈 么子？

小 兰 你买这样多东西，打算大搞排场办喜事，我连没想到你这就是搞“四旧”。

何大妈 什么？我是搞“四旧”？

小 兰 怎么？你还没认错？那……那你不打算退货罗？

何大妈 真的要退货？这就有味啦！只见过送货上门的营业员，哪里见过强迫退货的货郎担罗？（欲走）

小 兰 哎，大妈！（挡住大妈，两人相持不下。）

何大妈 你……你这是什么搞法嘛？

方秀春 （拉小兰至一旁）小兰，浇树要浇根，帮人要帮心。问题不在这几样百货退不退，关键是要帮助她认

识这样做对不对。(对大妈)大妈,您莫生气。这些东西,您实在不肯退,我们也不能够勉强……

小 兰 (不理解)春姐,你?

何大妈 (深感意外)哎呀,妹子,到底还是你通情达理。

方秀春 (向大妈)大妈,您办喜事买这样多东西,还准备摆酒请客,同您那儿媳妇商量过没有?

何大妈 这……我同我儿媳妇还没见过头一面,莫说是同她打商量,就是在路上碰咗都不认得哩!

小 兰 那……你这不是搞包办哪?

何大妈 咳,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哪个不晓得哪!我又没压咗跟我儿子结婚哩,就只多买咗几样东西,这也叫搞包办罗?!

小 兰 你……唉!

方秀春 大妈,刚才听您介绍,您那儿媳妇是个党员、干部,还经常做宣传工作,她要是晓得您买这多东西,那她……

何大妈 这……真的咗!(自语)我那媳妇妹子,只怕会要做我的宣传工作咗……

小 兰 那就是的啦!大妈,那你就退货嘛!

何大妈 退货?(犹豫)

小 兰 大妈,您到底退不退罗?

何大妈 催么子罗!

方秀春 大妈,看到您老人家呀,我倒是想起一个故事来咗!

何大妈 故事？

方秀春 嗯！叫做《婆媳巧相逢》。

何大妈
小 兰 《婆媳巧相逢》？

方秀春 讲起来呀，还蛮有味道哩！

何大妈 真的？那就听你讲下看罗！

小 兰 大妈，您坐哒听罗！

何大妈 莫客气罗！（坐下）

方秀春 大妈，请听周详——（音乐起）

（韵白）说的是跃进战鼓震山乡，

丰收喜讯传四方。

有位贫农老大娘，

操办喜事啊……

（唱）忙个不清场。

春季里买起那毛呢料子、细丝绵，

夏季里扯回那西湖纺绸、的确良，

秋季里配齐那三铺三盖柜里放，

单等那腊梅开……

何大妈 （唱）就摆酒请客闹新房。

小 兰 闹新房，只怕闹不成器哩！

何大妈 鬼妹子！

方秀春 （唱）大妈她称心如意搞熨帖，

穿起那灯芯绒去把亲家访，

她默神亲家定会抿起嘴巴笑，

新媳妇更会喜欢她这好家娘。

何大妈 那就是啦！

方秀春 那位大妈一路想就一路笑，一路笑又一路想，正走得起劲，突然，对面来了一个人……

何大妈 什么人？

方秀春 就是她那没过门的媳妇。

(韵白)大妈她一把拖哒好儿媳，

心窝里就象溶了一坨蜜，

把铺排一五一十讲过细，

连问她儿媳：

(唱)还要什么东西？

何大妈 那妹子怎么讲呢？

方秀春 (唱)妹子半天没作声，

何大妈 那是她怕丑！

方秀春 (唱)脸上倒是笑眯眯。

何大妈 那一定是东西买得差不多啦。

方秀春 (唱)大妈她见此情暗自得意，

忽听得儿媳妇说了声：

何大妈 说声什么哪？

方秀春 (唱)你这种做法有问题。

何大妈 哦！

(唱)我看那妹子是只木脑壳！

小 兰 (唱)叫声大妈哎，你先莫生气，再听仔细。

方秀春 那大妈一听媳妇讲她有问题，心里就蛮恼火啦。

何大妈 那就是的啦。

方秀春 那个媳妇一见婆婆这号样子，连忙走上前去，满脸带笑，口喊大妈，轻言细语说出一番话来。

何大妈 她怎么说的？

方秀春 她说（扮媳妇）大妈！

（唱）党教我们树新风，
您老不能循旧习。
耐心听我来相劝，
过细思量可有理。

小 兰 大妈，您这就要过细听啦！

何大妈 我晓得罗！（对方秀春）妹子，你讲罗！

方秀春 好，大妈，您就坐着听罗！

（唱）一劝大妈莫讲阔气，
摆酒请客是旧风习。
大妈哎，
共产党领导我们战天斗地，
大干大变创奇迹，
早年丰收不容易，
劳动果实要珍惜。

小 兰 大妈，摆酒请客是不是浪费哪？

何大妈 是倒是的罗，不过这办喜事总要讲点礼性嘛！

小 兰 什么礼性罗，你讲的礼性就是“四旧”！

何大妈 你何解总是照严哒我罗！她是讲的那个婆婆子哒！

小 兰 我也是讲的那个婆婆子哒！

何大妈 (对方秀春)妹子,还是听你讲。

方秀春 (唱)二劝大妈细思忖,

陈规旧习危害深。

大妈哎,

反动派宣扬讲礼性,

为的是奴役劳动人民;

精神枷锁须砸碎,

无产阶级要树新风。

小 兰 大妈,这就叫破旧立新,破地主资产阶级的旧规矩,立无产阶级的新风尚。

方秀春 是呀,大妈,旧社会对亲要“合八字”、送聘礼,讲的是几箱几笼,吃的是几盘几碗,这些都是剥削阶级意识。我们一定要打破剥削阶级的旧规矩,立起革命的新风尚。这才叫长我们贫下中农的志气哩!

小 兰 大妈,对不对呀?

何大妈 (学小兰)对不对呀?又不是同我讲的。是吧?

方秀春 对对对,这是同那位大妈讲的。

何大妈 那位大妈又怎么讲呢?

方秀春 她讲:“妹子哎,我花费这样多钱,都是为你们哩!”

何大妈 正是的呀,老人家操心费力还不都是为儿女。

小 兰 为儿女,您这是背起磨子唱戏,费力不讨好哩!

方秀春 大妈,如今的革命青年,心中有个红太阳,理想远大志如钢,战天斗地创新业,锦绣前程宽又长。

汗水浇出丰收果，

小 兰 自己劳动不靠爹和娘。

何大妈 那……那个婆婆子的媳妇……

方秀春 她呀，正是这样讲的。她还讲——大妈，您再往下听罗！

(唱)三劝大妈放眼望，

五湖四海胸中装。

大妈哎，

人类尚未全解放，

敌人还在磨刀枪，

支援世界人民闹革命，

要勤俭节约，备战备荒。

何大妈 哎呀，那妹子讲得有道理哇！

小 兰 春姐，那个婆婆子的思想通哇哩。

方秀春 小兰，你莫又打岔罗！

何大妈 鬼妹子！莫理她。(对方秀春)妹子，不过，小里小气的会出亲戚的丑，怕有人议论哩！

小 兰 大妈，您这认识又不对头哇罗！

何大妈 何解哪？

小 兰 您……

何大妈 好，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听她讲故事。

方秀春 大妈，那个媳妇一见婆婆思想开了窍，只是还怕丢丑拉不下面子，就对那大妈讲：大妈！

(唱)错误议论要反对，

理直气壮破旧习。
喜看革命新时代，
遍地新风卷红旗。
神州七亿批判家，
荡尽浊水和污泥！

方秀春
小 兰 (唱)大妈哎，

贫下中农步步紧跟毛主席，
破旧立新您要当个老积极。

何大妈 讲得好哇，讲得好！哎，故事还没讲完哒，那后来呢？

方秀春 后来……那位大妈就连声称赞“讲得好哇，讲得好！”就口服心服，改变了原先的划算哩。

何大妈 嗯，那是要改变。哎呀，那个婆婆子把东西都买得差不多了哒！

方秀春 不当买的就退掉嘛！

何大妈 退掉？那又怎么退得脱罗？

小 兰 好退得很。大妈，您只把这只篮子交把我就是的。

何大妈 交把你？

小 兰 是呀，大妈，我们讲了半天，就是劝的您哩！

何大妈 哎哟，搞了半天，她们还是在这里劝我啊！这两个鬼妹子，几多灵范罗！妹子，你们硬是把我劝通了哩，大妈打定主意照你们讲的办。

方秀春 大妈，我们都要照毛主席的教导办。

(唱)毛主席的教导暖心田，
移风易俗唱新篇。
今天送货路上将您劝，
来日您也要做党的宣传员。
打一场破旧立新的持久战，
革命新风代代传。

小 兰 秀春姐，我一定要向你学习，做好党的宣传工作。

何大妈 对，我们要响应党的号召，移风易俗，破旧立新。
来，把货都退掉。

小 兰 太好了。

方秀春 大妈，都退掉？

何大妈 对，都退掉。

方秀春 大妈，铺张浪费的东西应该退，生活上当用的东西
还是要买点吧！

何大妈 好，的确良女式衬衣留一件给我大女。

方秀春 再给大伯买顶帽子。(示货)

何大妈 嗯，蛮合适。

小 兰 大妈，您看这块花布——(示货)

何大妈 嗯，正好给我屋里满妹子做件罩衣。

小 兰 大妈，你总要买点适用的东西，给你那没过门的媳
妇吧？

何大妈 晓得她喜欢么子罗？

小 兰 大妈，这条围巾……

何大妈 你蛮喜欢？

小 兰 蛮喜欢。我看你那没过门的媳妇也会蛮喜欢的。

何大妈 好！那就买起。

小 兰 (递货交钱)大妈，还找你一百零六块七角钱。

何大妈 (接钱)好，我把它存到银行里去……

方秀春 对，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多出点力。将来办喜事的时候该买点什么，再买点什么。

何大妈 对！一定要勤俭节约，新事新办。哎，妹子，到那时候，请你们两个来吃糖粒子啊！

小 兰 好，我们一定来！

方秀春 (取出一包东西)大妈，这里还有一件对襟绒衣，一双绒里子棉鞋，您穿起正合适。

何大妈 啊哟！你这妹子想得真周到，好象到我屋里去作过调查一样。这两样东西我正需要。好多钱哪？

方秀春 不要钱。

何大妈 不要钱?! 这又何解哪？

方秀春 您就接哒罗。

何大妈 这又怎么好接得罗。如今我们都学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公买公卖不差半分毫，那一分一毫都不能差的哩，哪有白送货不要钱的罗？

方秀春 大妈，是您家冬生要我带把您的。

何大妈 冬生？(旁白)那她……(对秀春)你……(拉小兰)妹子，她叫么子名字哪？

小 兰 叫方秀春。

何大妈 什么什么……？

小 兰 方——秀——春。

何大妈 哎呀！我那秀春妹子！

方秀春 大妈！

小 兰 哦！原来你们是……啊噢！……

〔三人齐声欢笑。〕

方秀春 大妈，您老人家好吗？

何大妈 好喂好喂，快到屋里去坐下子吧！

方秀春 大妈，我们还要赶路，改日再来看您老人家。（欲走）

何大妈 慢点！（为方秀春系上围巾）秀春！

方秀春 大妈！

何大妈 哎！

方秀春 小兰，我们走吧！

小 兰 走！

〔幕后歌起：〕

扁担弯弯月琴圆，

山村送货拨琴弦。

一路歌声化春雨，

红色货郎唱新篇！

〔在歌声中幕落。〕

—— 剧 终

青 松 岭

(五场话剧)

承德地区话剧团集体创作

- 人 物** 张万山——共产党员，老贫农，六十三岁。
方纪云——支部书记，复员军人，三十二岁。
秀 梅——共青团员，周成的妹妹，二十二岁。
周 成——生产大队队长，三十八岁。
杨老五——贫农社员，七十岁。
张大婶——张万山的妻子，五十多岁。
大 虎——青年突击队长，二十五岁。
二顺子——社员，二十岁。
老 满——中农社员，四十多岁。
小锁子——孙福的儿子，八、九岁。
大 凤——老满的妻子，四十多岁。
孙 福——富裕中农，四十岁。
七 姑——中农，钱广的老婆，三十多岁。
群 众——若干人。
- 钱 广——漏划富农分子，四十五岁。

第一场 险路惊车

〔一九六二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村头小山坡前，台前左侧，有一株粗大的梨树，果实累累。远处山坡上，一条新修的公路攀崖绕谷，曲曲弯弯，从山脚下一直钻入重山深处。一棵苍劲挺拔的青松，挺立山头。

〔幕启：一辆大车，从远处驰来，赶车人甩着长鞭，唱着山歌：

长鞭一甩叭叭响，
赶起大车出了庄，
劈开重重雾，
闯过道道梁，
要问大车那里去？
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秀梅手持车鞭同大虎上。

秀梅 哎，前面就是红石口啦，咱敢不敢闯这段险路？
大虎 闯红石口？今儿个咱把车赶出来，可没跟万山大叔说呀！

秀梅 放心吧，咱抽空儿学赶车，万山大叔一定支持！

大虎 这倒是。

秀梅 怎么样？

大虎 好，那就闯！

秀梅 走！（同大虎下）

〔幕侧，秀梅大喊一声：“驾！”一声鞭响，马车轻快地奔驰起来。〕

〔方纪云肩背背包、手挎皮大衣上。〕

〔传来张万山的喊声：“秀梅，大虎！”片刻，张万山上。〕

〔大车轻快地奔驰着。张万山登上高坡，欣慰地望着。突然，马哒哒叫起来，秀梅大喊一声：“吁！”马反倒狂奔起来，车惊了。〕

张万山 （一怔）啊？秀梅，别慌！

〔嘈杂的马蹄声，慌乱的吆喝声，一阵紧似一阵。〕

张万山 快扳闸！快把车煞住！

〔马蹄声更急促了，吆喝声更紧张了。〕

〔方纪云放下背包欲下，被张万山拦住。〕

张万山 同志，危险！（飞身跳下高坡）

方纪云 大叔！（随下）

〔幕侧，秀梅、大虎的喊声：“万山大叔！”〕

〔山谷间发出宏亮的回音：“万——山——大叔——”〕

〔马嘶叫了一阵，大车停下了。片刻，张万山、秀

梅、大虎上。

张万山 这多险哪？没磕着碰着哇？

秀梅 没有。

〔秀梅、大虎调皮地笑了起来。〕

张万山 还笑呢，等回去再跟你们算账！

〔方纪云上。〕

张万山 同志，谢谢你！

方纪云 我作了什么呀？要不是你老跑上去把两匹长套马一起抓住，今儿个这事儿可就闹大了！你老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我得好好学习！

张万山 看你说哪儿去了！同志，你们先唠着，那几匹马刚才受了惊，得好好遛遛！（下）

方纪云 这位大叔这么面熟呢！

秀梅
大虎 怎么，你见过万山大叔？

方纪云 万山大叔……哦，对了，对了！见过！

秀梅
大虎 在哪儿？

方纪云 在这儿！（从衣袋里拿出一张报纸）看，今天报纸上又登了他老人家的先进事迹，标题是《青松岭上不老松》！

〔秀梅拿过报纸，同大虎兴奋地看着。〕

方纪云 我就是从这篇报道和这张照片上认识的万山大叔。

大 虎 万山大叔，是全县有名的模范饲养员！

秀 梅 报纸上登万山大叔的先进事迹，这已经是第五回了！

方纪云 听说他还是个十里八村数一数二的车把式啊？

大 虎 敢情！唉，只是现在腿脚不行了！

秀 梅 哎，当他面你可别说他身体不行啊，他就不愿叫说这个！

方纪云 看的出来呀！万山大叔真是人老心红啊！就说刚才这码事吧，要不是他老人家及时赶到……

秀 梅 嘿嘿！

大 虎 真的，刚才是怎么回事儿？你是不是随便戳鼓辕马啦？

秀 梅 我都没敢挨它。

大 虎 那牲口为啥毛了？

秀 梅 你问我，我去问谁？刚到红石口，那三匹马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儿，耳朵一竖，尥开蹶子就跑！

大 虎 这可怪了，刚出村的时候还挺顺当，走到这儿，怎么无缘无故就惊了呢？

方纪云 是呀！打了败仗，也得总结总结经验教训了。

秀 梅 走，咱看大叔遛完牲口没有，要是遛完了，再把车套上，我就不信，咱俩大人连三匹马也摆弄不了！

大 虎 对！这回注意一点儿，你牵梢子，我把辕子，再从那个梁上往下放。

秀 梅 非闯过这一关不可！

方纪云 还那么愣愣的啊？一辆大车，三匹大马，这是三四千块钱的家产，要是糟蹋了……

大 虎 这个同志，怎么跟周队长一模一样，只要别人一动这杆鞭子，就拿这话吓唬人。

方纪云 这么说，你俩今天赶车，队长还不知道？

秀 梅 让他知道了，车还赶得出来呀！

方纪云 噢，原来你们俩还都不会赶车？

秀 梅 眼下，嗯，不够格儿！

方纪云 那我可得提个意见。

大 虎 同志，我们抽车把式还没出车的空儿练习练习，得抓紧时间。

方纪云 先给你提个意见！

大 虎 (看了看方纪云)好，提吧！

方纪云 小伙子，叫啥名字呀？

秀 梅 他呀，叫大虎，大小的大，虎头虎脑的虎。

方纪云 怪不得这么愣！大虎同志，赶车可不那么简单哪！

秀 梅 嗯，那里也有不少说道哪。

方纪云 嗯？说说看。

秀 梅 好，你听着！起车要稳，进门要慢，拐弯靠辕子，上坡轰梢子，下坡的时候哇，可要短提缰绳早使闸。

方纪云 可刚才是怎么了？你这个掌鞭的跑到牲口前边，两只胳膊一伸，吁吁！你见那国赶车的有这个架式？

秀 梅 嘿，牲口一毛，我把什么都忘了。

方纪云 你们俩呀，可真是愣头青碰上了个青头愣！嗯，你这个闯劲儿我还是很佩服的！

大 虎 她是我们青松岭大队有名的假小子，大号周秀梅！要论干力气活儿，你还不一定是她的对手！

方纪云 那以后可得比试比试！

大 虎 怎么，你是到我们这儿来工作的？

方纪云 复员还乡！

大 虎 来我们队安家落户？

方纪云 是呀！

秀 梅 当社员？

方纪云 是呀。

大 虎 嘿，你咋不早说！（打了方纪云一拳）

方纪云 早说了，你就虚心点儿，是不是？大虎同志，想学赶车为啥不先拜个师傅，找老把式带一带呀？

大 虎 咱们队那个赶车的，能把技术教给你？哼！

秀 梅 我们学赶车，就是想争这口气！

方纪云 哦？

〔钱广拿一条断了的长套上。〕

钱 广 这是谁干的呀？把车给轰到这儿来，扑拉扑拉屁股一走就算没事了？

秀 梅 你不出车，还不兴咱练练哪？

钱 广 好哇，练吧，套都给弄断了。（把长套往秀梅面前一扔）

秀 梅 怎么，套断了？

钱 广 你们常说要爱护集体财产,就这个爱法呀?一副套这叫十来块钱!

大 虎 (自言自语)怪呀,拉个空车,怎么把套拽断了呢?

钱 广 这你问谁哪,快想办法吧,套断了,今天不能出车了,要是为这个事儿,周队长怪罪下来,这责任,我担不起!

大 虎 你!

方纪云 断了一根套就不能出车了?

钱 广 同志,这长套是挂夹板的东西,我们车把式有句俗话:马靠夹板牛靠鞅!

方纪云 赶车可要靠思想!

[钱广愕然。

大 虎 哼!

[钱广的眼睛赶紧离开大虎,一扭脸又见秀梅正盯着他。

秀 梅 (挥手打了一鞭)哼!

方纪云 套断了可以再接上嘛,不会耽误出车。(递套给钱广)

钱 广 (把套送到秀梅、大虎面前)来,试试吧!

秀 梅 试试就试试!

[秀梅、大虎接套,怎么也接不好。

钱 广 插套,不那么容易,这一要手艺巧,二要家什妙,光用十个手指头就把套插好啦?

方纪云 那你就帮着插上嘛。

钱 广 同志,你可别见笑,没学过!

〔张万山上。

张万山 车把式说不会插套,这就好比庄稼人说不会把锄!

钱 广 万山大哥,这把套都给弄断了,你怎么还……

张万山 啥时候断的?

钱 广 问他们俩吧!

张万山 我问你!

钱 广 车是他们俩赶出来的,我哪儿知道!

张万山 这套早就断了两股。

钱 广 早就断了两股? 没的事儿,我哪天都检查。

张万山 你看看这茬口!

〔钱广低头看车套,怔住。

秀 梅 闹半天还是早就断了!

张万山 今儿早晨我就见套断了两股,正找家什要插的功夫,你们俩就把车赶出来了。(向钱广)自个儿使的家什要常检查。这要是出车上大梁的时候断了,那还了得! 当车把式的要常想着集体,惦着车马,不能往别处用心思。套坏了,就该早点插上,你也不是不会。(坐下接套)

秀 梅 大叔,很快就能插好吗?

张万山 手等之时,耽误不了出车!

钱 广 耽误不了,这已经就耽误了!

张万山 怎么就耽误了呢? 你先去装车吧,我接好了就给你送去。

钱 广 这事儿啦，可得叫个真章儿，这么随随便便还行啊？

张万山 你还叫啥真章儿？他们没通过队长把车赶出来，是他们的不对，开会的时候让他们检讨。眼下，还是赶紧收拾好车套，出车要紧。

钱 广 这样啦，车没法出！

张万山 你怎么没完没了啦，这套早就坏了，你不修理，你就没责任哪？

钱 广 这，这怎么倒落我一身不是？好好，咱们找人来评评这个理儿。（下）

张万山 找谁，你今几个也得出车！

方纪云 大叔，这个车把式在队里赶几年大车啦？

大 虎 几个月还不够钱啊，年头多了，更受不了啦！

张万山 同志，你看我净顾瞎忙了，也没得空好好唠唠。

秀 梅 大叔，你还不知道吧，这位同志是来咱队安家落户的嘛！

张万山 哦，好，好！欢迎，欢迎啊！

方纪云 大叔，往后，我可少不了给你老人家添麻烦！

张万山 哪儿说的上这个！嘿，同志，你刚来，队里的详情还不摸底，过两天你听听、看看就清楚了，不怪孩子们磨磨游游总想学赶车，他们是不放心哪！这个车把式，赶不了如今这集体的大车，这儿（指脑袋）不对劲儿，跟咱们是俩心眼儿。

方纪云 大叔，守着你这么个老行家，还愁培养不出好车

把式？

张万山 嘿，咱爷儿俩算想到一块儿去了！

方纪云 如今培养青年人可是个大事儿啦！

张万山 对，对呀。咱那老支书新近调到公社水库工地当指导员去了，新支书还没有选出来，等改选了支委会，咱讨论讨论，挑几个小青年，我当师傅，一定教出几个好把式来！

秀梅
大虎 (争起来)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张万山 (拍拍秀梅的肩膀)嗯，象那么个材料！

大虎 (整理一下衣服，挺起胸脯)大叔，你看我呢？

张万山 你呀？(摇摇头)

大虎 大叔，你不公平！

张万山 大虎哇，你那份儿就让给别人吧。你是突击队长，要是常出外跑车，你那伙子兵谁带呀？

秀梅 大叔，你今天就教我。

张万山 打破老规矩，妇女学赶车，你有这志气好哇！等支委会决定了，大叔就收你这个徒弟！

秀梅 大叔，不，师傅，敬礼！
〔张万山、方纪云哈哈大笑。〕

张万山 可有一宗，不能象今几个似的，乱来一气！

秀梅 (又一个举手礼)是！

张万山 秀梅，咱山区可比不了人家那平原，你看，这净是墙上挂着的道儿，在山区学赶车，就得煞下心来，

练出一身真本事！

秀梅 大叔，我记住了！

张万山 好！

〔周成、钱广上。〕

钱广 周队长，谁是谁非，你来说句话吧。

周成 秀梅，你怎么净惹祸？

秀梅 谁惹祸了？

方纪云 老班长！

周成 哎哟，纪云，你已经来了？我正打算到县里接你去呢。

方纪云 何必呢！

周成 哎，你们还不认识吧？这就是抗美援朝那阵我的老战友，方纪云同志！

秀梅
大虎 哦，原来就是你呀！

张万山 周成常跟我们念道！

周成 快走，回家吧！（去拿方纪云的东西）

钱广 周队长！

〔周成无可奈何地看了方纪云一眼，把东西放下。〕

钱广 周队长，刚才方同志也看见了，我不是说别的，这要是把牲口、车糟塌了，知道的，是他们俩把车赶出来了，不知道的，又要说我钱广对集体财产不负责任，再这样下去，这辆车我是没法儿赶了。

秀梅 （举起鞭子）他不赶我们赶！

周成 (趁势夺过鞭子)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从今以后,谁也不准再动这杆鞭子!

大虎 如今是集体生产,缺谁也塌不了天!

钱广 看青年突击队队长这意思,是要撵我这外人哪!我一不是地主,二不是富农,到哪儿都能当社员,这儿呆不了我走,回我们东川黑风口去!

周成 这些年乡亲们也没拿你当外人嘛!

钱广 周队长,我寒心哪!咱这几匹马,你知道,个顶个那叫烈骥,赶这辆车,真得拿出点胆子来,豁着干。(指头上伤疤)这不是,今年夏天跑运输,有一次牲口毛了,不差一点儿把命搭上吗!

周成 大虎,你是管理委员,也不是不知道,县食品厂已经跟咱定了合同,今年食品厂作二十万筒罐头,全用咱这一带产的好白梨,眼下运梨任务这么紧,你也该想想。

秀梅 往年没大车,梨也没烂在家里。

钱广 好,周队长,往后进城送梨,就朝青年突击队说吧!〔转身就走。

周成 站住!

张万山 我说钱广,你别逮住有把的烧饼不撒手。今天这事,你又怎么样呢?套坏了,你不检查,自个儿明明会修,还偏难为大虎跟秀梅,我紧说给你修,你还不依不让,一定要找队长,这把队长找来了,你又甩手不干,想拿一把。要是说实了,过去,愁

的是没大车，如今，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集体的日子过好了，去年政府又在这儿修了公路，自古以来走不了大车的青松岭，如今有了大车，难道还愁没人赶哪！

周成 就是嘛！往后别没事找事！马上出车！（把鞭子扔给钱广）

〔钱广下。

周成 （向大虎、秀梅）你们也是，怎么就没个生产观念。纪云，你看咱们队里这些事儿，每次出去参观，跟别的队一比，差远了。要想赶上先进队，怎么办？一个字，干！这两年我总是想，这集体事业，就好比一辆大车，现在形势这么好，有毛主席给咱们掌舵，印把子在咱们手里攥着，只要把这颗心全扑在生产上，这辆大车就一定能在平坦的大道上飞跑哇！

方纪云 老周，革命的征途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张万山 对，跑车的路上总会有沟沟坎坎，我们可要擦亮眼睛！

〔灯渐暗。

——幕闭

第二场 心明眼亮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在张万山院内。两间青砖瓦房。房前有石桌石凳，房后往右，可通马棚。房屋和院门之间有短墙相连，隔墙，可以望见街上的行人。院外，左侧有一小小门楼，那是钱广的院门。〕
〔幕启：七姑叫着“咕咕咕，咕咕咕”走来，钱广满头大汗上。〕

七 姑 哎呀！你咋才回来呀？

钱 广 这还连饭都没顾上吃哪！

七 姑 啊？你又偷着干啥去啦？

钱 广 老娘儿们家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别打听。

七 姑 你回来这么晚，呆会儿咋跟人家交代呀？

钱 广 放心吧！秀梅从半道儿上就把车接过去了！

七 姑 哼！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再这样啊，说不定哪一天你这个车把式就得让人家给撸了！

钱 广 没那么容易！

七 姑 你还不知道哪，万山大哥正操办着办赶车训练班！

钱 广 别听他们瞎咋呼，周成根本就不同意！

七 姑 新来的那个方纪云今天当选了支部书记，支部都批准啦！（下）

钱 广 啊？（失魂落魄地呆坐下来）

〔传来一阵马蹄声，秀梅大叫一声：“吁！”〕

〔张大婶上。〕

张大婶 秀梅，你咋把车赶回来了？钱广哪？

〔秀梅上。〕

秀 梅 他从小道儿先回来啦。大婶刚收工啊？

〔秀梅进院担起水桶。〕

张大婶 石槽里不是有水吗？

秀 梅 怕不够喝，再挑一担。（下）

〔张大婶走进屋里去。〕

钱 广 党支部批准了？我先把水给你搅混，看你怎么收场。

〔钱广猛然站起来，鬼鬼祟祟地向马棚奔去。〕

〔七姑上。〕

七 姑 咕咕咕，咕咕咕！（向马棚走去）

〔钱广出。〕

七 姑 人家拴得挺好的，你给解开干啥？

〔钱广瞪了七姑一眼，把她推向自己家门口，同七姑下。〕

〔张万山背一只篓子，同三个小青年上。〕

〔张大婶出。〕

张大婶 回来啦？

张万山 今几个成绩可真不小，照这样干，再有两天，这一个月的马料就算省下了。

张大婶 半天的功夫就采了多半篓子？

张万山 多亏了这伙子帮手哇！听说这路草籽能顶马料。歇歇儿的功夫，就满山遍野帮我采开了。

张大婶 看看，活计挺重的，歇歇儿的时候也不呆会儿，都累够饿了吧？

众青年 不累，不累！

张大婶 快坐下歇会儿。

张万山 这伙小青年，一听说让我教他们学赶车，那劲头儿真不打一处来！

一青年 可不是！大叔，我们恨不得明天就能摇上鞭子出车！

张大婶 你看孩子们这心劲！往后他们能不能学成，就看你这当师傅的啦！

张万山 错不了哇！

张大婶 （从窗台上拿起两个鸡蛋）好！只为这个，我今几个也得犒劳犒劳你！你等着，我给你炒几个鸡蛋！

张万山 炒鸡蛋干啥！

张大婶 听医生说，这里头净养料儿，你那个老寒腿一到秋天就犯病，常吃鸡蛋补补，养好了，久后或许还能赶车哪！

张万山 没听说过，鸡蛋能治老寒腿！

张大婶 管它治不治呢，反正没坏处。

张万山 我说你是一阵清楚一阵糊涂！没听供销社同志说嘛，这玩艺儿不光好吃，还是工业原料。咱多吃一个鸡蛋长不了一块肉，要是把它卖给国家，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是啥成色？

张大婶 好，那就听你的！

张万山 （诙谐地）往后多学习学习！

张大婶 放心吧，拉不下！

张万山 嘿嘿嘿嘿……

〔秀梅喊着跑进来。

秀梅 大叔，大叔！不好啦，枣红马病了！

张万山 啊！（急下）

〔众随下，孙福上。

孙福 老钱，老钱在家吗？（走进张万山院内）万山大哥，钱广回来了吗？嗯，都不在家。

〔钱广出。

钱广 啊，老四呀！

孙福 你这个财神爷，可真难见哪！哎，我那二百斤梨卖了没有哇？

钱广 卖了！

〔七姑上，站在一旁偷听。

孙福 卖多少钱一百斤？

钱广 （比划着）这个整，这个零儿。

孙福 十五？

钱广 （拿出钱来）这是你那二百斤的钱，三十二块五。

孙 福 十五块钱一百斤，二百斤不正好三十块吗，怎么还多两块五呢？

钱 广 这就是你的好运气了，你那二百斤梨，我在自由市场多蹲了一会儿，碰上个外地来的老客儿，一百斤多卖了一块二毛五。（递钱）你点点。

孙 福 没错儿，没错儿！（点钱）
〔七姑焦急地捅了钱广一下，钱广不理睬，七姑不满地走回家里去。〕

钱 广 这比卖给供销社强多了吧？

孙 福 敢情！

钱 广 老四，眼下自由市场上榛子可是缺货，没闹点儿吗？

孙 福 大秋忙月的，哪有闲工夫。

钱 广 上一天工，还不就挣十分八分的，拣一天榛子，闹好了，那可就是好几块呀！

孙 福 为拣榛子不上工？……

钱 广 你怎么死脑筋呢，这阵是按劳分配，你不上工，顶多不挣工分就是了，决算的时候，你少分一份儿，别人还多得一点儿呢！如今吃饭靠集体，花钱还得靠自己！

孙 福 哎，这也倒是个理儿，那你可得给我捎着卖呀！

钱 广 只要咱哥儿们赶车！

〔张大婶自马棚出。〕

孙 福 老嫂子，忙啥呢？

张大婶 快去看看吧，咱那枣红马病了！（走进屋子）

孙 福 枣红马病了？（走进马棚）

〔张大婶提一个小桶，拿一个给牲口灌药的牛角瓢
走回马棚。

〔七姑出。

七 姑 我说你这是疯了？

钱 广 （一惊）你嚷嚷个啥！

七 姑 那前儿你不是说孙福那些梨还没给他卖吗，干嘛
先给钱？还多给他二块五？就他那山秋子梨，能
值那些钱？这是充哪家子大方！

钱 广 这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再说，在他们身上多
花个块儿八角的有好处！

七 姑 我看不透那好处在哪儿？

钱 广 我办啥事儿就没对过你的心思！这是钱老顺……

七 姑 这是钱老顺的主意？唉呀，听说他净干违法的事
儿，你咋跟他勾搭，要是挂拉上还得了哇？

钱 广 你那胆子，还没个针鼻儿大！

七 姑 你不怕我可怕呢，依我看咱还是别出大格儿，小得
溜的闹点得啦！

钱 广 小得溜的怎么闹？见识短！听钱老顺说，只要把
自由市场这股风煽起来，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七 姑 作梦去吧！（下）

钱 广 作梦？打一九四七年，我从口里蘑菇峪跑出来，作
了十五年梦，十五年哪！今儿个……哼！

〔周成上。〕

周 成 老钱！

钱 广 哦，周队长！

周 成 老钱，还得加紧干哪，供应食品厂的梨，还有两万斤没运出去哪！

钱 广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周 成 为了完成任务，就得负点辛苦！

钱 广 那没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嘛，没点干劲还行！这阵子别的队干劲可也不小哇，今儿个在县里等着过秤的功夫，我跟几个车把式唠扯唠扯，哈，在生产上，人家那经验！

周 成 快说说！

钱 广 周队长，听说“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的。”对这事儿，有的队抓得就是不错，社员的个人收入，一个劲儿地往上涨，集体生产，那就更不用说了！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没水大河干，有人说这叫资本主义泛滥，可人家怎么说呢，“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

周 成 这话是谁讲的？资本主义泛滥，那可不行！社会主义还搞不搞了？

钱 广 要不，我就先跟您汇报啦。

周 成 往后不准说这种话，听见没有？（向马棚走去）

钱 广 是，是！

〔钱广向自家门口走去。孙福自马棚出。〕

孙 福 周队长，咱那枣红马病了，快去看看去吧！

周 成 啊？（急下）

孙 福 老钱，枣红马病得可不轻啊！

钱 广 枣红马病了？没听万山大哥说得的什么病吗？

孙 福 眼下还没闹清楚，万山大哥、方支书都挺着急。

钱 广 （做作地）唉！刚才在北山根儿，秀梅把鞭子从我手里接过去的时候，那枣红马还欢蹦乱跳的哪！

孙 福 今天是秀梅卸的车？

钱 广 可不是嘛。

孙 福 我说啥来着，让那些毛孩子乱戳鼓牲口，早早晚晚没个不出岔子的。

〔周成自马棚出。〕

周 成 老钱，咱的枣红马病了，你知道不知道？

钱 广 是呢，我也是才听说，正跟老四唠扯这事儿。

周 成 你怎么搞的？

钱 广 你听我说……

周 成 少说两句吧，你对集体财产简直就不爱护。我可告诉你，枣红马要是有个好歹，咱今儿个就是算不清的账！运梨任务完不成，给国家造成了损失，这责任你负得起吗？

钱 广 周队长……

周 成 我不管你啥理由，这事必须在社员会上作检查！

孙 福 这事不怨人家老钱！

周 成 你说怨谁？

孙 福 今几个，秀梅从半道儿上就把车接过去了，又是她卸的车，你没问问她吗？

周 成 嗯？

钱 广 唉！人有隔夜之灾，马有转缰之病。经营大牲口说道多，特别是饮水，更有讲究，饮急了会呛水，饮完了要是牵着牲口拐急弯还会窝水。这些还都不要紧，怕只怕汗落下去就饮……

孙 福 哎呀，那可要伤水炸肺，了不得呀！秀梅那丫头愣头八脑的，没跑！

钱 广 老四，干部们还没闹出个究竟来，别瞎猜疑嘛！

周 成 你怎么能把牲口交给秀梅呢！

钱 广 怨我呀！

孙 福 把三匹马交给那些孩子们，哼，队里的牲口非全死在他们手里不可！

周 成 少讲怪话！

孙 福 这事儿，我有意见！这呀，就是秀梅吧，换个人，谁敢哪！（下）

钱 广 你看这个人，就好象你办队里的事有偏向似的，不行，我得去给他提提这个意见。（下）

〔秀梅上。〕

周 成 秀梅，你过来。

秀 梅 什么？

周 成 今天是你把车赶回来的？

秀 梅 是呀。

周 成 也是你卸的？

秀 梅 是呀，怎么？

周 成 你！（顿住，暴跳如雷）从今天起，我不准你进牲口棚，不准再提学赶车！

秀 梅 啊？（一时摸不着头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学赶车是管理委员会决定的，要想学赶车，就得先熟悉牲口，这是张大叔告诉我们的，你一个人说了不算！

周 成 我是队长！

秀 梅 队长也不能耍官僚！

周 成 对你，不准许就是不准许！

秀 梅 为啥？

周 成 你干的好事！枣红马就是你给饮病的！

秀 梅 啊，我饮病的？谁说的？

周 成 这是社员的反映！你呀，你呀，怎么净给我找麻烦！
〔秀梅扭头向牲口棚奔去。〕

周 成 哪去？

〔秀梅停住，沉默。〕

周 成 秀梅，你要强，求上进，我都赞成。你长这么大，想干什么事儿，只要是正当的，哪怕我为多大的难，也想法让你办成。我寻思咱爹娘死得早，我这当哥哥的不能让你受委屈。可如今你已经不是孩子了，在乡亲们眼里，你是个大人，你也该替我想一想。你知道不知道，有些人听说枣红马是你给饮

病的，人家在说什么？

秀梅 说啥？

周成 (欲说又止) 哎，算了，这事不跟你说也好。秀梅呀，我在队里当个队长，咱要求自己就该更严格一点儿，这么点道理，你怎么就不懂呢！秀梅，你听我一句话，今后就别学那赶车了，啊！

秀梅 哥哥，刚才你这些话我都明白。今天是在饲养处值班，马病了，我有责任。要是因为这个，你批评我，处分我，都行。可我学赶车倒底为啥，你怎么也不懂呢！

周成 我懂，我全懂！

秀梅 你没懂！我学赶车，一不是图新鲜，二不是凑热闹，是为了给咱贫下中农争一口气！别的事都好商量，不让我学赶车，我坚决不答应！

周成 你！

〔方纪云、张万山上。〕

周成 纪云，不能再让秀梅他们学赶车了。

方纪云 为什么？

周成 他们不懂装懂，将来那几匹马也得糟蹋在他们手里！

张万山 周成，这话可不象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周成 有的社员也有这个意见！

〔大虎急上。〕

大虎 周队长，你说该怎么办吧！

周 成 怎么回事儿？

大 虎 有些社员在哪儿仨一群俩一伙，讲怪话的讲怪话，发牢骚的发牢骚，硬说枣红马是秀梅给饮病的。

周 成 你看看，你看看，乱套了不是！都是谁在跟着起哄？

大 虎 十来个，领头的是孙福。他还说办这个赶车训练班是拿着集体的财产当儿戏！大伙跟他辩论，他还不服，我把他弄到大队办公室去了，正在那儿反省！

周 成 你……简直是胡闹嘛！

方纪云 去，先跟孙福叔好好谈谈，征求征求他的意见。

大 虎 好吧。（走去）

方纪云 注意，态度要诚恳！

大 虎 纪云，这……

方纪云 大虎，要让全体社员都拥护管委会这个决定，你说该怎么办呢？

大 虎 （尴尬地一笑）嘿嘿，我这就去向孙福叔赔礼道歉，检查我刚才的态度。

方纪云 对，咱要按党的政策办事！

大 虎 是！

周 成 还有，让大伙都先散了，有意见开会的时候再提。

大 虎 哎。（下）

周 成 这都乱成一锅粥了，再这样下去，生产没个搞好。

张万山 周成，你害怕了吗？不就因为办这个赶车训练班

才有人想法儿起哄吗？这里头要是有啥错处，没孩子们的事儿，我兜着！

周成 大叔，我们不能不考虑群众的意见！

张万山 群众的意见是要听，听完了得好好掂量掂量！

方纪云 老周，大叔说的对呀，要好好分析一下那些意见反映了哪个阶级的情绪！

周成 哼，当初要按我的意见办，也不会有这麻烦事儿！
(拿起镐头)秀梅，你把这镐头安好，明天回突击队去修梯田，不准再提学赶车！（把镐头丢给秀梅）

张万山 为啥！

周成 训练班既然妨碍生产，就应该坚决停办！（下）

方纪云 老周，老周！

[场上沉默。

[秀梅一脚把镐头踢开。张大婶提马灯上。

方纪云 (拾起镐头，从怀里拿出一根鞭条)秀梅，你看！

秀梅 (激动地)老方！

张万山 拿着。

秀梅 (接过鞭条，百感交集)老方，大叔！

张万山 秀梅，不能泄气！

方纪云 你也该去看看你那些小战友了，组织大家好好学习一下《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

秀梅 哎！（下）

张万山 孩子们头一天学赶车，枣红马就病了，马病的消息刚传出去，就引来这么些风言风语，这是为什么？

方纪云 无风不起浪啊！大叔，秀梅在什么时候饮的牲口？

张万山 嘿，还没到饮牲口的时候，枣红马就病了。听秀梅说，她卸了车，拴好牲口，去挑水的功夫，枣红马就自个儿跑出来了，正在水槽子跟前站着。

方纪云 那就是说，枣红马在吃草以前就喝过水了。

张万山 可不是嘛，咱那枣红马就有这个病根儿，没喂草以前，不能饮水。

方纪云 大叔，枣红马有溜缰的习惯吗？

张万山 没有，从来没有过。

方纪云 今天秀梅拴牲口系的什么扣儿？

〔张万山顺手拿起一根绳，系了一个扣。〕

方纪云 这种扣儿牲口还啃得开？

张万山 这是有人偷偷……（拉开缰绳）

方纪云 嗯！

张大婶 今几个这事儿，说啥也怨不到秀梅身上，这里头一定有人使坏！

方纪云 大叔，钱广这个人过去怎么样？

张万山 过去呀，哼，我看他压根儿跟咱就不是一个蔓上的葫芦。他从黑风口搬过来的时候，正赶上办互助组，他拉上一伙子富裕中农也办了个互助组，咱的互助组转成了初级社，他也麻利儿把那个中农组变成了中农社。后来老支书看出门道来了，蹲到那个社里去做工作，他见风头不对，才并到咱们大社里来的。这不是，老支书刚走才几个月，他就又

在孙福他们身上打主意了，一个劲儿往他们耳朵里吹邪风，什么“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啦，什么“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啦，什么“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啦，你哑摸哑摸，这是个啥滋味！

张大婶 可不是嘛，孙福又让人家当枪使啦！

方纪云 那咱们就针锋相对！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社员群众，来它一场大辩论！

张万山 好！（稍停）哎，还有，今儿个一天就往城里送了一趟梨，三匹马还累得通身是汗，他在外边都干了些什么？

方纪云 他不是跟城里一个叫钱老顺的有勾搭吗？有人看见今儿个头晌钱广卸完了梨，又跑钱老顺那儿去了！

张万山 （沉思着）头晌就卸了梨，傍黑天才回来……这里头一定有鬼！

方纪云 现在阶级斗争形势很复杂。阶级敌人一听说蒋介石要窜犯大陆，就活跃起来了！

张万山 你说，今儿个这事儿会不会是钱广……

方纪云 很有可能！大叔，我看你抽空先跟他谈谈！

张万山 嗯！

方纪云 一会儿咱再开个支部会，把这些问题好好研究研究。

张万山 好，我去下通知！

方纪云 我去吧。

张万山 不，我还要去遛遛咱那枣红马，顺便通知大伙。

(下)

方纪云 大叔!

张大婶 你就让他去吧，一遇这事儿，他总是饭也顾不上吃，觉也顾不上睡。

方纪云 这可不行，大婶，往后你可要好好照顾大叔的身体。

张大婶 我可完不成这个任务，他能听我的呀?

方纪云 不听，就下“命令”!

张大婶 哟，这命令还是你下吧，我可不行。我看哪，你也是那样儿，一天到晚没个闲时候! 你们哪，我管不了，也不管了。(走去)

方纪云 (拿起大衣)大婶，你可千万别不管，有件事儿我正想求您哪。

张大婶 啥事儿?

方纪云 我想把这件大衣改成一条皮裤。

张大婶 这么好的大衣改皮裤? 是不是你的腿也不好?

方纪云 (含糊地)啊，啊!

张大婶 好，我这就给你做!

方纪云 谢谢大婶! (下)

张大婶 这孩子，跟大婶还来这个。

[七姑拿一把烟叶上。

七 姑 嫂子，嫂子!

张大婶 他七姑，有事吗?

七 姑 刚才我正打发孩子睡觉，忽拉一下想起来，还有个

事没办呢。听说这两天你净跟人们打听哪儿有卖关东烟的，今儿妮他爹进城，正好碰上一份儿，顺便买一斤来。

张大婶 我可没让他捎。

七 姑 让谁捎还不是捎哇，隔壁邻右住着，一斤烟呗，还抽不着是咋的。

张大婶 你就别废话了，我说不能收，就是不能收。（下）

七 姑 我说准碰一鼻子灰不是。（打算拿回去，想了一想，又回来，发现石桌上的烟簸箩，将烟放在里边，下）
〔张万山上，坐在石桌旁，想抽烟，拿出烟袋，不见烟荷包，四下寻找，发现石桌上的烟叶。〕

张万山 哦，关东烟？（装烟）

〔张大婶出。〕

张大婶 你在那抠扯啥？

张万山 关东烟！

张大婶 哎呀，这是那院放这儿的呀！

张万山 啊？（马上把装好的烟磕掉，还把烟锅掏了又掏，吹了又吹）啐！（厌恶的吐了一口唾沫）

张大婶 深更半夜的，也不知哪股风吹来的！

张万山 这还不是当家的支使屋里的转，哼！不作贼，他就不心虚！

张大婶 他七姑怎么也学会了这一套？

张万山 得想法帮助她。他七姑的底细咱清楚，不能眼看她跟钱广一条道儿跑到黑。

张大婶 这倒是，可该从哪着手呢？

张万山 先动员她参加劳动，让她常跟大伙在一块儿，多听听贫下中农是咋想的，多看看贫下中农是咋做的。当个社员，不参加集体劳动，天长日久，脚步就走歪了！

张大婶 好！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这烟叶我给他送回去！

张万山 不，你把钱广找来，我当面交给他。

张大婶 对，这也好！（向钱家门口走去）

〔张万山托着那把烟叶坐下来，心潮翻滚，浮想联翩。

〔画外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张大婶上。

张大婶 他来了！

张万山 哦！

〔张大婶进屋子里去。

〔钱广上。

钱广 万山大哥，你找我？

张万山 哦，坐。有句话我想跟你说。

钱广 不用说我也知道。要照往常，这阵我早躺下了，今几个可是说啥也睡不着。

张万山 你对今几个这码事儿还挺挂心哪！

钱 广 哪能不挂心呢，从打我赶上这挂车，牲口伤水还是头一回。咱那枣红马，就怕空肚饮水。

张万山 你虑算得不错，还是你有经验哪！

钱 广 唉，说实了这也怨我，不该半道儿就把车交给秀梅。孩子们刚学着经营牲口，啥时候当喂，啥时候当饮，还拿不准。

张万山 这么说秀梅饮牲口的时候你看见了？

钱 广 没，没有，这不过是听人们哄嚷。

张万山 听人们哄嚷？

钱 广 可不是，嗨！那时候八成我还没到家呢！

张万山 你不是先从小道儿回来了吗？

钱 广 （一怔）啊？

张万山 钱广，你做没做损害集体的事儿？

钱 广 这叫我怎么说呢？

张万山 说老实话，如今的事情是个啥方式你还不懂吗？

钱 广 懂，懂！

张万山 懂就好。不管犯了什么事，也该讲个自觉性儿，要主动检查嘛！

钱 广 要说犯啥事儿，那可一点没有，要说主动检查……嘿，我就是有点儿资本主义思想儿。

张万山 就凭你办的那些事儿，有点儿资本主义思想儿，够用吗？

〔钱广怔住，无言答对。〕

张万山 我问你，今儿牲口为啥出那么多汗？

钱 广 从城里起车晚了，走的急了点儿，二十多里地，还有不出点汗的！

张万山 头晌你就把梨卸完了，傍黑天才回来，干啥去啦？

钱 广 （支吾地）没，我什么也没干。

张万山 什么也没干？三匹马拉个空车，五个多钟头走了二十多里路，能累得通身是汗吗？

〔钱广呆住，两眼盯在关东烟上。〕

张万山 （严厉地）看啥，那是你的烟！干这种事儿你也该认认门口儿！你想拿它堵住我的嘴呀？办不到！（拿起烟来，掷还钱广）

〔灯骤暗〕

——幕闭

第三场 拦车夺鞭

〔第二天早晨，大队办公室门前。门旁挂一木牌，上写“黄花峪公社青松岭大队”。左侧有一告示牌，旁边放着一个废弃的碌碡。〕

〔幕启：二顺子站在一块石头上大喊着。〕

二顺子 大字报，大字报！快来看哪！

〔一群社员陆续走来，围上告示牌。〕

二顺子 哎，哎，这几个站开点儿，站开点儿！圈大人薄，得看得瞧！

〔众议论：“谁写的？”〕

二顺子 万山大叔写的！

青年甲 万山大叔写大字报了，快来看哪！

〔又有一些社员议论着走来。〕

大 虎 哎，二顺子，你给大伙念念吧！

众 二顺子，念念吧！

二顺子 (念)“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我今天提出几个事儿，大伙琢磨琢磨。”

〔众议论：“准是重要事儿！”“那还用说，事儿不重

要万山大叔也不会写大字报哇！”

大 虎 别乱，别乱，听着！

二顺子 (念)“毛主席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为什么，有人专门和毛主席的教导唱对台戏，又在青松岭刮起了一股黑风！什么‘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啦，‘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啦，什么‘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啦，闹得一些人不安心集体生产，专搞邪门歪道儿。照这样干，还要不要集体经济，要不要社会主义？这股想让咱贫下中农走回头路的歪风是从哪儿刮来的，是谁刮起来的？咱要追追根儿，跟他来一场大辩论！”落款儿，张万山！

[众议论：“说得对呀，万山看得准，看得真准！”“把咱贫下中农要说的心理话都说出来了！”“这两个月生产为啥上不去，这下可挖到根上了！”

大 虎 二顺子，万山大叔这份大字报很好，咱要坚决支持。

二顺子 对，你说怎么办吧！

大 虎 发动群众，大造声势。

二顺子 好，咱马上行动！

大 虎 青年突击队员，走，咱去开个会！（下）

[众青年随下。

社员甲 这事是得追追根了！

社员乙 我看哪，在咱队鼓动人们走邪门歪道儿，钱广就是

个领头的。

老 满 你说这个人也怪，前些日子，我想托他把我采的几十斤蘑菇捎到收购站去，他左推右挡，说啥也没给捎，可帮孙福他们往自由市场上捣腾山货，积极性倒来了，他这是想唱哪一出？

社员丙 这杆鞭子要是再让他把着呀，哼！

社员甲 三哥，你不同意呀？有人可举双手赞成哪！

社员丙 还不是那些让钱广勾去了魂的。

〔孙福挎篮子上。〕

社员甲 老四，一大清早就去拣榛子啦？

孙 福 个人副业就得抽空搞哇！

社员乙 抽空？说得好听，你可没少耽误工！

孙 福 说这话可亏心哪！

社员丙 这些日子咱在地头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你参加过几回？

社员甲 昨几个大伙在北沟割谷子，你干啥去了？

孙 福 我肚子疼啊！

社员乙 肚子疼么还挎个篮子往榛柴棵里钻？

孙 福 我耽误一气活儿，也少挣俩工分儿。

社员乙 你耽误集体生产还有理啦？

孙 福 如今是按劳分配，决算那天，我少分一份，别人还多得一点儿呢！

社员甲 这话你是从哪学来的？

孙 福 是这么个理儿吧？

社员甲 你可千万不能信这个理儿，这是资本主义的理儿！

小锁子 爹，（把篮子往孙福面前一扔）我不跟你去拣榛子了！

孙 福 为啥不去？

小锁子 今天我们小组去拾落梨，留着喂队里的老母猪呢。

孙 福 谁告诉你们的呀？

小锁子 少先队辅导员老五爷爷，我们小组活动计划也有这么一条，要多为集体办好事儿！

孙 福 你就不想多为家里办好事儿！

小锁子 还给家里办好事呢，这次考算术，我都不及格！

孙 福 你不及格怨我？

小锁子 怨你，怨你，就怨你！你硬逼着人家请假，还撒谎，说有要紧的活计。

孙 福 你个小兔崽子！

〔孙福欲打小锁子，众拦住。〕

小锁子 老让人家拣榛子，再这么干，还要不要社会主义啦？

孙 福 谁说这么干就不要社会主义啦？

小锁子 张万山大伯，张万山大伯都写大字报啦！

社员甲 快去看看吧，对你也是个教育。

〔孙福看大字报。〕

社员丙 老四，队里不是没给社员安排搞家庭副业的时间，前些天老方还说过，等忙过这阵子，队里还要组织

社员专门上山搞小秋收哪！可你，为了到自由市场卖高价，就不顾集体生产，一头钻在家庭副业里不出来了。

社员乙 老四，到底该走哪条道儿，回去好好想想。

〔众下。周成上。〕

周 成 孙福叔，怎么还不去上工？

孙 福 周队长，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讨论讨论。

周 成 啥事儿？

孙 福 这阵儿为啥要搞自由市场？

周 成 哦，这个呀，让社员多闹俩钱，可以调动劳动积极性嘛！

孙 福 那，这大字报可跟你说得不一样啊！

周 成 大字报？

孙 福 这会影晌社员的积极性。这事儿，我看你们还是好好商量商量吧！（下）

〔大虎提糗糊桶上。〕

大 虎 二顺子，快走！

〔二顺子抱一卷大字报上。〕

周 成 二顺子，这是……

二顺子 大字报！

周 成 啊，张大叔又写这么多？

大 虎 这是大伙写的。周队长，社员们看了张大叔的大字报劲头可大了，一会儿的功夫就写了三四十张！

二顺子 周队长，这回呀，咱们大街小巷，墙头路旁，都贴上

大字报，今天就来个全体社员大辩论，好好杀杀这股歪风！

周 成 （拿过大字报）今天？生产还搞不搞啦？

大 虎 我们抽生产的空隙辩论嘛！

周 成 这会影响社员的积极性，还是跟纪云商量商量再说吧！

大 虎 你，我有意见！

周 成 意见，意见，要是辩论起来耽误了生产，社员就更有意见。

〔方纪云上。〕

方纪云 二顺子，怎么啦？又把嘴撅那么高？

周 成 纪云，你看！（递大字报）

方纪云 （看大字报）嗯，好，好，怎么不赶紧贴？

周 成 纪云！

大 虎 周队长不让贴！

二顺子 说是怕影响社员的积极性。

方纪云 老周，毛主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万山大叔这张大字报，在青松岭点了一把火，大虎他们趁势发动群众，向资本主义势力猛烈进攻，这是多好的革命形势呀！这正是调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大 虎 二顺子，走！

〔大虎、二顺子跑下。〕

周 成 大虎！大虎！纪云，咱们这样做合适吗？我劝你

还是多听听社员的意见。钱广这个人，平时有点自私不假，可还不象你们说的那么严重，我了解他。

方纪云 哦？

周成 一九五二年，我到黑风口调查过他的成分，中农。

方纪云 中农是七姑原来那个婆家的成分。七姑的男人死了，后招进来的这个钱广，到底是什么人？还是问号。

周成 别瞎猜疑！听说人家还是土改前从老区搬到黑风口的哪！

方纪云 土改前搬到黑风口的？

周成 可不是。

方纪云 嗯，他为啥要在土改前搬家呢？

周成 你还是那个老毛病，爱钻个牛角尖儿。

方纪云 我这个毛病怕是改不了啦。老周，我看这事咱应该跟公社党委汇报一下，请公社党委帮我们把钱广的成分搞清楚。

周成 那就再调查一次，其实没啥出入。依我看钱广这个人，对集体有些地方正经不错呢。你就拿今年夏天那码事来说吧，出车的时候，牲口在道儿上毛了，他怕集体财产受损失，就死拽住辕马不撒手，结果让马带倒了，脑袋垫了马蹄子，差点儿没把命搭上。一个社员，在紧关节要的时候，能有这样的表现，还能说人家跟集体有二心吗？

方纪云 就这么一件事儿，我听你说了好几回了。

周成 就是嘛，当车把式，不管刮风下雨，成天在外边跑，不容易，没点儿坚决性儿负不了这个辛苦。

方纪云 要紧的，是要看到他把着这杆鞭子给集体事业带来的损失！

〔杨老五背一只篓子上。〕

杨老五 周成，周成！

周成 五爷爷，啥事儿？

杨老五 大事儿，社员们一个汗珠掉地摔八瓣儿，辛辛苦苦忙活了大半季了，如今粮食到手了，就让他们这么糟蹋？

方纪云 五爷爷，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杨老五 昨几个孙福他们掰的那才几垄棒子，好家伙，丢下这么多！这是粮食呀，过去咱给地主耨青那咱，苦巴苦曳干一年，也不准落这么多。

周成 这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

杨老五 这又是一股歪风。这股歪风一吹，孙福那些人魂飞了，心散了。

方纪云 五爷爷这话才说到根上了！

杨老五 纪云，这棒子我就交给你们了。这哪是庄稼人干的活计，给人民公社的社员丢脸！（下）

方纪云 老周，老一辈人对这些事儿看得可是比咱深刻呀！万山大叔这张大字报贴的是时候，这些事咱是得追追根了！

周 成 一句话，私心不退，追啥根呀！

方纪云 老周，你不觉得这些事儿都跟钱广有联系吗？

周 成 （不解地）啊？

方纪云 钱广每次从队里捎走的，不只是两口袋榛子，几篓子蘑菇，他还捎走了那些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心哪！还有一件事儿使我很怀疑：听社员们反映，钱广给社员们捎卖山货，明面上还常多给个块儿八角的，我看他是在跟咱争夺群众，想利用一些人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发展资本主义势力！

周 成 会有这事儿？

方纪云 老周，刚才你不是劝我多听听社员的意见吗，这很好，我看咱带上这筐榛子，一块儿去参加社员的辩论会。

周 成 好吧！（随方纪云下）

〔传来马蹄声，秀梅的吆喝声：“吁！”〕

〔片刻，张万山，秀梅上。〕

秀 梅 大叔，你这大字报一贴出来，咱跟钱广就是挑明了干啦！

张万山 是呀，一斗起来，就坚决斗到底！

秀 梅 看了你这张大字报，我学赶车更来劲啦！（打了一鞭，没响）

张万山 秀梅，来！（接过鞭子）你看见墙头上那块小石头了吗？

秀 梅 看见了，看见了。

张万山 看准，啊！（一鞭将石头打落）

秀梅 哎呀，真准！真准！

张万山 当个好车把式，鞭头子上就得有劲。这样，你才降服得住烈马，才能在险路上跑车。

〔秀梅把石头拣起来，放在碌碡上练。〕

张万山 一锹挖不出井来，歇会吧！

〔幕侧张大婶喊：“秀梅，秀梅！”张大婶扶包袱上。〕

张大婶 你们俩不想吃饭啦？

张万山 晚吃会儿饭饿不瘦哇。哎，咱那枣红马你喂它什么啦？

张大婶 熬点儿高粱渣儿，拌了两个生鸡子儿，这还用你嘱咐？

张万山 搁点盐没有哇？

张大婶 搁啦，就差花椒大料啦！

秀梅 大婶，你拿的那是啥？

张大婶 皮裤，昨晚上纪云跟我说，让我把他那件皮大衣改成一条皮裤。

秀梅 这么快就做上了？

张大婶 早点做出来，省得耽误他穿。

张万山 大半昨夜一宿没睡吧？

张大婶 反正我不象你似的，白天硬顶着，黑夜睡着了才嘿呀呼叫！

秀梅 大婶，这是真的？

张万山 别听她瞎说！

张大婶 这怎么是……

张万山 (向张大婶递了个眼色) 秀梅,把皮裤给纪云送去。

[秀梅不动。

张万山 去,听话!

[秀梅无奈,拿皮裤下。

张万山 我说你是一阵清楚一阵糊涂,当着秀梅的面提这些干啥?

张大婶 今儿早晨我见你走道儿挺吃力,是不是昨天夜里陪枣红马在外边呆了大半宿,腿又着凉了?

张万山 不要紧哪,哪儿那么娇嫩。哎,你跟他七姑说了没有?

张大婶 说了!

张万山 怎么样?

张大婶 他答应了,说今几个就下地干活儿。

张万山 这就是进步嘛。

张大婶 一会儿我再跟生产队长说说,把她编在我们那个组里。

张万山 好,咱就是要拉她往社会主义道儿上奔。

张大婶 对,你这就回去吃饭吧,我先去遛遛咱那枣红马去。(下)

[张万山坐在石头上,轻轻敲打那条伤腿。秀梅同三个小青年上。张万山一拳一拳,拳拳都好象打在他们心上。他们一下扑到张万山跟前。

青年们 大叔……

张万山 快起来，怎么啦？

秀梅 （顺从地站起来）大叔，我不让你……

张万山 怎么，不让我教你们了？

秀梅 以后，你坐在车上教，不许你象今天这样跟着车跑了。

张万山 净说些孩子话，坐在车上怎么教哇？你当是开汽车哪？

秀梅 那……

张万山 你们看我在这儿敲打了几下，担心啦？比起过去来，这算得了什么？孩子们，这阵，咱吃不愁穿不愁，想干什么事儿还有党的领导，可真是享福了！大叔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正在苦坑里扑腾哪！我记得那年冬天，大地主韩老九去收租子，让我套车往回拉。那天，天下着大雪，载重，道滑，牲口走不动。韩老九把我从车上推下来，夺过鞭子说，看不见车走得慢吗？还不去给我拉长套！我说，我是赶车的，不是来给你拉车的！韩老九见我顶了他，捋过鞭子就朝我打来，他打他的牲口都没有那样狠过呀！他把我打昏了，又赶起大车从我腿上轧过去！（拍了拍秀梅）是你爹把我背回来的。狼心狗肺的韩老九哇，他看我干不了啥啦，把我从长工棚里撵出来，十冬腊月，拖着条伤腿去蹲破庙！就从那儿，我这条腿……嘿！那时候，大叔多盼望有那么一天，把鞭杆子从地主手里夺过来呀！

秀梅 大叔，这一天不是早就来到了吗？

张万山 是啊，是来到啦，可在咱青松岭，掌鞭的还不是咱的可心人，他走的路，不是咱们的路！

青年们 大叔，我们一定要学会这门技术！

张万山 不光学技术，昨晚上我和纪云唠起教你们学赶车的事来，他说，最要紧的是告诉你们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青年们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张万山 纪云走后，我就想啊，想啊，想起了这么两句话——

青年们 那两句话？

张万山 俗话说，行船靠舵，跑车靠鞭！一辆大车，是在平坦坦的大路上跑，还是在坑坑洼洼的小道上颠，可全凭赶车人两只眼睛！

青年们 全凭两只眼睛？

张万山 赶车人的眼睛，应该是风吹不昏，沙打不迷呀！

青年们 风吹不昏，沙打不迷……

张万山 对，咱赶得是社会主义车，赶车的人，可要时刻认准毛主席指引的路！

青年们 大叔，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话！

张万山 这，我就放心了！

秀梅 你可不让人家放心呢！

张万山 我，我怎么啦？

秀梅 你的腿……

张万山 我的腿，这不好好的吗？

秀梅 你骗人!

张万山 骗人? 你看! (猛然站起来, 学正步走的架式) 一二一, 一二三四!

〔方纪云上。〕

方纪云 照这样看, 大叔这腿劲还行啊!

秀梅 老方, 别信他的, 刚才他还……

张万山 (拦住秀梅) 不光腿劲, 这手劲也敢跟他们这些小伙子比比。(走到碌碡前) 你看! (将碌碡搬起) 怎么样?

方纪云 行!

张万山 (拍拍胸脯) 就是嘛, 我还不老!

方纪云 大叔, 我回来的日子不多,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给我的教育却是很大呀, 刚才这件事儿使我想起了一位同志。过去在我们连里有一位战士, 在一次战斗里腿上负了伤, 可他害怕上级把他送到后方去, 就没对任何人说, 行军的时候, 他咬牙忍着, 打起仗来, 也和以前一样, 总是第一个从战壕里冲出去……

秀梅 后来他负伤的事儿是谁发现的?

方纪云 就在第二天夜里, 团首长到坑道里看大家睡得好不好。走到这个同志跟前, 就听他直劲咬牙, 首长正想开口叫他, 不知怎么让他发觉了, 他一翻身站起来: 报告首长, 我没受伤!

张万山 纪云, 不, 不, 我可不是!

方纪云 我知道你老也要说,我的腿没事儿。可是,大叔……
张万山 那,……那我就说几句心里话吧。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了,腿脚又这么不作脸,再赶车,哪能不吃力呢。可咱不能眼看着咱的大车让钱广偷偷摸摸往资本主义道儿上赶哪!不行,再这样下去,一会儿也不行。纪云哪,你们别把眼睛老盯在我这条腿上,你看看那位战士,受了伤,怕不让他再去冲锋陷阵杀敌人,就左遮右盖,瞒着上级,还不是因为他心里有毛主席,有党嘛!我这条腿只不过疼一点儿,有啥了不起呢,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社会主义,我这把老骨头就是早几天入土,又有啥舍不得!纪云哪,大叔受过苦中苦,知道从哪条道上才能找到甜上甜,要让大车走正路,咱不掌鞭谁掌鞭?

青年们 老方,我们保证,十天以后,一定能摇上鞭子出车!

张万山 这个我信,可十天以里呢?

青年们 我们加紧练,争取提前学会。

张万山 这个也办得到,可今天呢,明天呢,后天呢?孩子们!你们在练,我也在练哪!纪云,医生们都说我不能赶车了,可我就不信。今天早晨我和他们跑了两个多钟头,你看,我这条腿不还是稳稳当地站着吗?

方纪云 大叔,我知道你老人家的心。

张万山 纪云,我是想,这鞭子别看它只有一斤多重,可关系到咱走什么道路的大事啊!

秀梅 大叔，老方，你们放心，有毛主席的教导，有老一辈的指引，今后不管遇到多大风险，我也时刻想着社会主义！

方纪云 对，我们一定要时刻想着社会主义，这不只是咱们一个大队、一个县的事儿，这关系到全中国，全世界的大事！

张万山 对呀！青松岭的青松根连根，全世界人民心连心哪！咱们干的是多么大的事业呀！我这条腿算得了什么！纪云，你就早点儿拿主意吧！

方纪云 好，这事儿我们一定好好研究研究！

〔幕后有人喊：“装车了”。〕

张万山 走，装车去。

〔方纪云、张万山、秀梅等下。〕

〔钱广持鞭上，看大字报，一惊。〕

钱广 啊？这是冲我来啦。这步棋又输了吗？

〔孙福上。〕

孙福 钱大哥，装车吧？

钱广 老四，今儿个这车可是在大队办公室门口装，你那榛子能不能捎走……

孙福 周队长还没说话呢，谁敢不让捎！

钱广 好，就看你的胆量啦！

〔孙福下，钱广随下。〕

〔秀梅背梨包过场。〕

〔张万山、方纪云扛梨包过场。〕

〔群众过场。

〔大凤背一袋榛子上，老满扛梨包上。

老 满 你往哪儿背？

大 凤 老钱答应给带。

老 满 他答应咱也不能干这个。只为你背着我把那几包梨扛出去，让钱广卖到自由市场上，我见人就抬不起头来，还弄这些玩意！

大 凤 也没有偷谁抢谁，怕啥？

老 满 这不光彩！那些梨我本打算卖到供销社去，都在会计那儿报上名了，你还是给倒鼓走了，这不是净意让我为难吗？

〔侧幕秀梅喊：“这是谁的榛子呀？”

大 凤 你看，孙福都装上啦！（拿起口袋就走）

老 满 他装他的，咱不凑这个热闹。

〔钱广上。

钱 广 老满，车够载了，这包背回去吧！

老 满 够载了？

钱 广 大凤，快点儿。

老 满 （向大凤）不许你往车上送。（扛梨包返回）

钱 广 管得真严哪！

〔秀梅提孙福的榛子口袋上，孙福扛梨包出。

秀 梅 这榛子是谁的？（叭的一声扔在孙福面前）

孙 福 哎！哎！（把扛的梨包马马虎虎一放，赶紧看他的口袋）轻点儿，摔坏了呢？

〔二顺子出，赶紧上前扶住孙福扔下的梨包。

二顺子 就看见你的榛子了！咋不怕把梨包摔坏了呢？

秀梅 孙福叔，要多想想国家和集体，不能光顾个人哪！

二顺子 把你的榛子拿远点，今后大车上不许拉这些杂七麻八的玩意儿。

孙福 你还不是队长哪！

二顺子 队长也得听听社员的意见！

〔钱广示意，孙福背口袋走，大风跟去，群众扛梨包出。

二顺子 嘿！又来了一份儿。集体的大车不拉私货！

众 对，不拉私货！

钱广 乡里乡亲的，别伤了和气。

孙福 管他呢，走！

秀梅 不行！（将孙福口袋拉住）

孙福 这是周队长订的制度，有这条儿。

二顺子 这条道儿今几个一定要堵住！

孙福 你算老几呀！

秀梅 我们是人民公社社员！

〔互相争吵起来，周成扛梨包出。

周成 怎么回事儿？

众 （七嘴八舌）大伙都忙着装梨，他们硬要往车上塞个人的榛子。

周成 越忙越来凑热闹！老钱，车上装多少梨了？

钱广 两千五！

周 成 今天要装足三千斤，运梨任务要紧。

钱 广 社员这些……

周 成 能带就带，不能带就算，你掌握着点儿！

钱 广 （向孙福、大风）装上吧！
〔孙福、大风背起口袋。

秀 梅 （一脚踩住孙福的口袋）不能装！

孙 福 实在不能带，咱也不强求。队长，没说的，我请一天假，自个儿去卖！

周 成 这是什么时候，忙得恨不得一个人顶仨使，你还来请假！

孙 福 其实我也不愿意请假，再说这点玩意儿，也不值得请假。

周 成 就这两份吗？

钱 广 再没有啦！

周 成 给他们拉上吧！（下）

钱 广 装车！
〔钱广抄鞭子、孙福背口袋欲下。
〔张万山、大虎上。

张万山 （大喊一声）站住！
〔静场片刻。

钱 广 万山大哥，队里的大车应该便利群众啊！

大 虎 这是什么便利群众？这是个人损害集体。

秀 梅 是拆社会主义墙脚！

孙 福 社员在自由市场上卖点儿山货，这算拆哪家子墙

脚呢？

钱 广 就是嘛，扣帽子也得量量尺寸。

张万山 这尺寸不合适吗？我问你，你是车把式，运梨任务这么紧，你不想法给队里多拉几包梨，倒腾出地方来拉个人的山货，这不是拆社会主义墙脚是什么？党的政策是鼓励社员把个人的山货卖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可你钱广，变着法儿鼓吹自由市场，把人心都给搅合散了，使一些人把个人利益顶在脑袋顶上，把集体生产夹在胳肢窝里，这不是拆社会主义墙脚是什么？

〔众议论，周成上。〕

钱 广 周队长，今儿个这事你都看见了吧？我按你的吩咐，为了让社员多闹俩钱，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临到末尾，落到这份儿上，我这是何苦呢！

周 成 老钱！

钱 广 啥话也不用说咧，周队长，队里的车把式，你另请高明吧！

〔把鞭子扔给周成，气势汹汹走去。〕

张万山 这吓唬不住谁！

孙 福 （同时）啊？

周 成 把钱广追回来！

〔孙福欲动，方纪云上。〕

方纪云 用不着！想拿这一手拆我们的台，让国家跟集体受损失，办不到！他这样做，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

脚!

大 虎 我建议,把钱广撤了!

[群众纷纷响应:“对,把他撤了!”“把他撤了!”“把他撤了!”]

周 成 (举起鞭子,严厉地)撤了钱广,谁来赶车?

张万山 (站出来,夺过鞭子)我!

众 大叔!

周 成 大叔,你……

张万山 周成,你信不过我这条腿吗?这儿,骨头是硬的!

[方纪云拿过皮裤,双手托在张万山面前。]

方纪云 大叔,这条皮裤请你收下。

张万山 纪云,不!

方纪云 大叔,这皮子虽说旧了点儿,可还能挡挡风寒。一条皮裤你老穿上,只能暖你的腿,可是你老人家站出来掌鞭赶车,暖的是贫下中农的心哪!

张万山 (双手接过皮裤,激动地)纪云!

[灯渐暗。]

——幕闭

第四场 针锋相对

〔紧接前场。景同第二场。〕

〔幕启：秀梅正做着出车前的准备工作，青年甲、乙上。〕

青年甲 秀梅，料桶、草簸箩都装上车了，还有啥事儿？

秀梅 我一个人干得过来，大伙快歇会儿吧！

青年乙 老把式，你就别客气了！

〔张万山、张大婶出。〕

张大婶 哟，刚拿起鞭子，就成老把式啦？

秀梅 这鞭子我还拿不起来哪，且得跟大叔好好学学！

〔二顺子拿几撮红缨上。〕

二顺子 大叔，你看这个！

张万山 嚯！红缨子！

秀梅 从哪儿找来的？

二顺子 我爷爷刚才扎的。他说，鞭子回到咱们手里来了，头一天出车，这几匹马要好好打扮打扮！我爷爷还说，要不是因为果园的事脱不开，他还想把锣鼓僚搬腾出来，好好敲打敲打哪！

张万山 对，今几个咱一定让他看看咱贫下中农的志气！

张大婶 秀梅，给，把这点儿干粮带上。

二顺子 大婶，你给我大叔他们爷俩准备的啥饭哪？

张大婶 上讲究的，棒子面发糕葱蘸酱！

二顺子 这还有啥说道儿吗？

张大婶 棒子面发糕，他们吃了赶上车飞跑，大葱蘸酱啊，越吃越胖！

〔众笑。

二顺子 秀梅，听见了没有？把鞭子摇起来吧！

张万山 秀梅！（抖抖手里的红缨）你看，全体贫下中农都给咱鼓劲哪！只要杀下心来，庄稼院的活计没有三天的力巴，今几个你来掌鞭，大叔给你保驾！

秀梅 是！

张万山 走！（齐下）

〔钱广出。

〔秀梅大喊一声：“驾！”一声鞭响，马蹄声、马铃声逐渐远去。

钱广 哼！拖着条连道儿也走不了的老寒腿，还想跑大车？我把眼珠子抠出来挂墙上看着，今几个你能不能活着回来！

〔七姑拿一件农具出。

七姑 官不大，脾气可倒不小，好不容易熬上个车把式，你今天摔鞭子，明天扔耙子，就象有多大把握似的，这回我看你再摔，等着摔丧盆子吧！

钱 广 你!

七 姑 比别人多挣了几个工分儿就把你美得不知姓啥了，车把式这个饭碗子砸了，往后你得天天顶着干活去，再象以前似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

钱 广 得得得，得得得，你还有个完没有!

七 姑 怪人家得得。

钱 广 哼，没两下子也想动这辆车？那鞭杆子姓钱!

七 姑 人家是老把式，比你强!

钱 广 那几匹马不是那么容易摆弄的!

七 姑 你说啥?

钱 广 骑驴看唱本，你就走着瞧吧!

七 姑 啊! 牲口是不是有毛病?

钱 广 (阴险地) 嘿嘿嘿嘿!

七 姑 唉呀，你交鞭子的时候为啥不跟人家说一声?

钱 广 谁交鞭子啦? 是他要从我手里夺!

七 姑 万山大哥那腿脚不利索，这要是出个一差二错的，还得了哇? 你快去找队干部说说吧!

钱 广 这事儿不用你管!

七 姑 你甭神气，有你好受的时候! (下)

钱 广 我不好受，也不能让他们出气匀和了!

〔二顺子喊着跑上。

二顺子 周队长，周队长!

〔周成上，张大婶出。

周 成 什么事儿?

二顺子 嘿，惊车了！

周 成 啊？（急下）

〔钱广掏出酒瓶，一口喝干。〕

〔七姑拿镰刀出。〕

七 姑 惊车啦？（欲下）

钱 广 （将七姑拦住）呆着你的！

七 姑 你！我算把你看透了！（回身走去）

〔群众议论着奔跑过场，钱广躲过。〕

〔孙福背口袋走来。老满及二中年社员自另一侧上。〕

老 满 老四，听说惊车啦？

孙 福 嘿，别提啦！我早就说过，这几匹马别人摆弄不了！

一社员 牲口不好使？

孙 福 可不是嘛，一到红石口就发毛！

老 满 以前就有这毛病？

孙 福 可不是！到那时候，人家老钱不慌不忙，把缰绳一提，叭叭叭三鞭子，那马，就得老老实实给站住！

老 满 牲口毛了还拿鞭子打？

孙 福 这还有错儿，我亲眼见过！

老 满 怪！

孙 福 没啥怪的，这，全凭个本事！

老 满 走，快去看看。

〔老满等下。〕

孙 福 钱大哥，钱大哥！

〔钱广出。

孙 福 老钱，你听说了没有？

钱 广 什么哪？

孙 福 大车一出村，那几匹马就惊了。

钱 广 (做作地)啊？伤着人没有？

孙 福 还算万幸，人、大车、牲口，都没怎么着。

钱 广 (一怔，脱口而出)什么？

孙 福 (不解地)哎，老钱？

钱 广 啊？哦哦，唉，万山大哥多余逞这个强嘛，这是咋说的！

孙 福 万山要教秀梅赶车，今儿个是秀梅掌鞭！

钱 广 这就更难说了。

孙 福 赶这挂车，唉，我说话放这儿，还是你的事儿！

钱 广 咱可不敢指望了！

孙 福 万山把鞭子接过去的时候，周队长就不同意。

钱 广 周队长倒好说，可大车上这些事儿，多一半得听那院的。

孙 福 万山主意再正，多少也得听听社员的呀，有好些人都埋怨他哪！

钱 广 谁？都有谁？

孙 福 韩老大，王三，大风，还有……嗨！好几个哪。

钱 广 我看你再联合几个人，把这意见跟万山提提，这也是互相帮助嘛！

孙 福 这好办！老钱，我这个……（指口袋）

钱 广 放这儿吧，只要还让咱哥儿们赶车！

孙 福 老钱，这你放心，我这就去联合人！（下）

〔众议论上。钱广溜走。〕

社员甲 二顺子，今儿个这车倒底是咋惊的？

二顺子 大车刚到红石口那棵老榆树跟前，那两匹马也不知怎么回事儿，耳朵一竖，炮开蹶子就跑。秀梅赶紧搬闸，可是载重坡陡，牲口还是一个劲儿跑，闸链咔嚓一下就断了。前面就该拐弯了，大车还象箭一样往前直冲！这时候，万山大叔怕伤着秀梅，先把秀梅推下车去，接着，猛地站在车辕上，拉紧缰绳，叭地一鞭子，打住了辕马，大车这才停下了！

社员甲 万山跟秀梅没磕着碰着哇？

二顺子 多亏了万山大叔手疾眼快，要不……嘿！

众 万山大叔真行！

〔张万山同三、五群众上。〕

众 （围拢过去）万山大叔！

〔秀梅、张大婶上。〕

秀 梅 （把一只摔坏的料桶一丢）憋气！

张万山 秀梅，站起来，把胸脯挺起来！

众 秀梅！

秀 梅 乡亲们，大叔，我不是泄气，我是着急呀！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人寄托了多么大的期望，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

们的。”大叔你和老方也再三再四告诉我们，要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长志气，学本领，可我的本领学得这么慢，在紧要关节的时候，还得你这六十多岁的老人去为我们担风险……

张万山 秀梅，这不是你的过错！今几个这车惊的怪！

众 车惊的怪？

〔方纪云隐上。〕

张万山 秀梅，你想想，那天你和大虎出车去村北，不也是在那儿惊的车吗？

秀梅 ……

张万山 不也是这样惊的车吗？

秀梅 对，一点也不错！

张万山 牲口胆子再小总得冷丁撞见什么东西才发毛，咱几匹马，一到红石口就惊车，这不是怪事儿吗？

方纪云 大叔说的对！要让这辆大车按着咱贫下中农的心意走，看来还要经过几场斗争啊！

张万山 从这件事上看，钱广倒底是什么人，也就更清楚了！

张大婶 这事儿他七姑摸不摸底？

方纪云 应该作作她的工作。

张万山 嗯！（向张大婶）哎，她今几个不是说要下地干活吗？

张大婶 前儿见她已经去了。

张万山 你麻利儿去找她，跟她好好唠唠！

张大婶 哎！（拿把镰刀下）

方纪云 大叔，走，咱再到红石口看看。

张万山 秀梅，你照看牲口！（同方纪云下）

秀梅 哎！

〔周成上。〕

周成 秀梅，你马上回突击队干活去！

秀梅 我不同意！

周成 愣头八脑的，上一次就是你把牲口弄毛了，还这么胡闹，再出事儿，没法向社员交代！该干啥干啥去吧！

秀梅 没支委会的决定，谁说也不行！（向马棚一指）这儿，就是我的岗位！（下）

周成 你！

〔二顺子上。〕

二顺子 周队长，运梨任务提前了！

周成 啊，提前了？

二顺子 食品厂来了电话，说出口公司要求这批罐头，必须提前半个月交货。这样，各队供应食品厂的原料，也得提前运到。

周成 提前运到？

二顺子 周队长，到底怎么办快决定吧，食品厂还等你回电话哪！

周成 二顺子，你马上给食品厂回电话，这任务咱保证按时完成！

二顺子 好！（下）

周 成 就得这么办了！（向马棚走去）

〔片刻，周成持鞭上，秀梅追上。〕

秀 梅 哥，你要干啥？

周 成 今天钱广又甩手不干，想拿一把，这个，该怎么处理，以后再说，现在完成任务要紧，马上让钱广出车！

秀 梅 什么？还让钱广出车？不行！

周 成 供应食品厂的梨还有两万多斤没运出去哪，时间又提前了，不让钱广出车，这任务怎么完成？

秀 梅 没和任何人商量，你不能这么做！

周 成 跟谁商量也得这么办哪！大叔那么大岁数了，腿脚又不利索，还让他老人家去冒险哪？

秀 梅 你要犯错误！

周 成 犯错误我检查！

秀 梅 你这是跟贫下中农作对！

周 成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句！

秀 梅 哥哥，你怎么这么糊涂！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我记得一九五七年，一伙子富裕中农在阶级敌人的煽动下，去饲养棚拉牲口，大吵大嚷退社，你站出来揭穿了阶级敌人的阴谋。那时候老支书夸奖你，说你跟阶级敌人斗争，敢撑顶风船，敢闯盘山路。现在，你怎么把这些全忘了！

周 成 我忘了？地富反坏的一举一动，我看得清楚着呢！

秀 梅 可是钱广企图靠这杆鞭子复辟资本主义，你就没

看清！

周 成 复辟资本主义？他敢！（持鞭走去）

〔方纪云上。〕

方纪云 老周！

周 成 鞭子要还给钱广！

方纪云 周成同志！

周 成 纪云，咱不能不考虑全队的生产！

方纪云 生产要搞，各项任务我们还要提前完成，可我们要是缺乏阶级斗争观点，就不但不能完成生产任务，还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更大损失！

周 成 大车出不去，梨运不走，这是国家任务！

方纪云 我们背后有广大贫下中农，有社员群众。

〔大虎引青年突击队上。他们有的推着手推车，有的拿着扁担，背架。〕

大 虎 纪云，你吩咐吧，全到了！

青年们 （七嘴八舌）老方，早准备好了，你就发话吧！

方纪云 小伙子们，我们青松岭的贫下中农，个个都该象青松岭上的青松！

大 虎 暴雨打不垮，狂风吹不动！天塌下来——

青年们 我们顶着！

大 虎 山倒下来——

青年们 我们撑着！

方纪云 对！就是要有无产阶级的硬骨头！有人想跟咱们作对，大家说，怎么办？

大 虎 人民公社这个大集体，是攻不破、吓不倒的！

方纪云 好，就作出个样儿来给他看看，把梨送出去！

青年们 走！

周 成 等等，把个个梨包都打开检查一下，别把摔坏的梨
交给国家！

大 虎 是，小伙子们，把背架背起来，把小车推起来！

青年们 走哇！（齐下）

方纪云 老周，走！

〔方纪云同周成边谈下。〕

〔稍倾，孙福、大风上。〕

大 凤 堵人家门口儿去提意见，这多不好意思。

孙 福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大 凤 那，就咱俩……

孙 福 我没告诉你多联合几个人吗？

大 凤 联倒是联啦，可人家谁跟咱们合呀！

孙 福 那就咱俩给他提，你别看就咱俩，可也有点代表性
儿。

大 凤 哼，我连我们那口子还代表不了哪！

孙 福 你要拉坡呀？老钱要是还能赶上这辆车，对你我
都有好处！

〔杨老五上。〕

杨老五 万山！万山！

孙 福 五叔，找万山啥事儿？

杨老五 听说惊车啦？

孙 福 哎呀，可不是，好险啦！这事儿你老人家可得好好跟万山说说。

杨老五 是得好好说说呀！你们这是……

孙 福 也想给万山提个意见。

杨老五 提意见？那你们先提，我呆会再来。

孙 福 不，不，五叔，我看咱就一块儿提吧。

杨老五 一块儿提？好，那就一块提！

孙 福 (去门口张望)哎，万山来啦。万山大哥，你来一会儿，五叔在这儿等你哪！

[张万山上。

杨老五 (迎上去)万山。

张万山 五叔，又让你老人家担心啦！

杨老五 可不是嘛！

孙 福 五叔！有啥话您就照直说吧！

杨老五 哦，我倒忘了，他们俩是来找你提意见的。

孙 福 这阵儿不是讲究互相帮助嘛！

张万山 好哇，欢迎啊！

孙 福 五叔，你不也是来提意见吗？你老是长辈，你老先说。

杨老五 我先说，我可不知道你们要提啥意见哪。

孙 福 一样，一样。

杨老五 一样？

孙 福 是啊，五叔说吧。

杨老五 好，那我就先说。在咱们青松岭，眼下呢，就我是

个多吃了几年咸盐的了。嘿，按说呗，如今社有社长，队有队长，也用不着我老五爷子多嘴多舌的了。可有些事儿，我看不下眼去，也还是得磨叨几句。说起万山来，从小我就知道，这个人刚强。比起你们来呀，那可强多了。人家眼睛亮，看得远，为集体办事儿，那才叫热心肠。（指孙福）可你小子呢，昨几个掰棒子，你……

孙 福 五叔，你提这些干啥！

杨老五 怎么，我说得不对呀？

大 凤 你就让他老人家慢慢说嘛，半截子插的哪份嘴。五叔，您老接着说吧。

杨老五 好，那我就接着说。孙福，刚才我说到哪块儿咧？

孙 福 哎哎，五叔，您老先歇会吧，还是让我说吧。万山大哥，我们是……哦，你这身板儿啦……

张万山 挺好哇！

孙 福 我是说论干重活儿……

张万山 干啥重活儿？是担山哪，还是背河呀？

孙 福 我是说赶大车，是不是……

张万山 说嘛！

孙 福 （鼓了鼓勇气）要论赶车，那没挑拣，可在政策上……

张万山 政策怎么啦？党的政策是让咱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你呢，专爱听钱广那一套；什么“如今吃饭靠集体，花钱还得靠自己”呀。党告诉咱们要热爱集体，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可你哪，专爱听钱广那本经，让他鼓动着，拚死拚活去搞个人副业，把那小算盘紧一阵慢一阵紧往个人家里打呀，集体呀，社会主

义呀，在你那脑袋里是越来越不占地方了。

杨老五 好好听听吧，这才叫互相帮助！

张万山 老四，钱广给你捎着卖点儿山货，眼下好象得了便宜，可你知道不知道，他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是想用这种办法，把你勾引到资本主义死胡同里去。在那鬼地方，就说你这中农户吧，能有好果子吃吗？老四，你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你好好想想，在旧社会，你过的啥日子？说句实在的，那顶多也不过是放在山头上的一盏小豆油灯，说不定啥时候来一阵风，就给你吹灭了。

杨老五 来提意见，提啥意见哪？一句话给你们挑明了吧，你们是想让万山把鞭子还给钱广，对不对呀？往后办啥事儿，先好好寻思寻思！

张万山 老四，大风，你们好好想想，有啥想不通的，呆会儿咱们再唠！

孙 福
大 凤
哎！（下）

〔方纪云、周成边谈上。秀梅自马棚出。〕

周 成 纪云，刚才你讲的那些道理都对，可是你说今儿惊车也是钱广使的坏……

方纪云 这个问题大叔最清楚！

秀 梅 这个事儿你还想不通啊？

张万山 那我问你，你说，今儿个惊车是因为我扔了多年手儿生了吗？

周 成 照说那是你老早就吃到心里的活计。

张万山 是道儿不好走吗？

杨老五 在那条道儿上，咱的脚印不知铺了多少层了！

张万山 是这几匹马咱摆弄不了？
周成 这……
秀梅 他们平时在万山大叔手下都老实得象猫似的！
张万山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总得有个原因吧？
周成 原因……
方纪云 老周，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呀！
〔老满上。
老满 万山大哥，哦，老方、周队长也在这儿，那就一块儿跟你们说说吧。那会儿我听孙福说，钱广赶车到红石口，总得打三鞭子，牲口才能老老实实地下梁。这几匹马咱刚买来的时候，可没这毛病啊！
方纪云 不经过特殊训练，牲口不会有这种怪脾气！
周成 啊？
〔张大婶上。
张大婶 纪云，他七姑说了！
方纪云 她怎么说？
张大婶 钱广把鞭子甩了以后，回家就跟七姑说，没两下子也想动这辆车？那鞭杆子姓钱！七姑问他是不是牲口有毛病，他嘿嘿一笑说：“走着瞧吧！”
杨老五 周成，他是想拿这手儿杀人害命啊！
周成 那……那咱怎么办？
〔方纪云示意。
周成 （托鞭走到张万山面前）大叔！
张万山 （接过鞭子）好！秀梅，走！咱们去试车，不管他怎么装神弄鬼，咱也要把他揪出来！
〔灯骤暗。

——幕闭

第五场 扬鞭上路

〔紧接前场。景同第一场。〕

〔幕启：二顺子同几个青年正向幕侧张望着。孙福、老满背梨包从山间小路走来。〕

孙福 哎，你们在这儿看啥？

二顺子 （帮孙福放下梨包）你好好看看就清楚了。

〔传来由远而近的马蹄声。〕

一社员 （注视着幕侧的大车）哎，要到红石口了，注意！

〔马啾啾叫了起来。〕

〔幕侧“叭！”响了一鞭。〕

一社员 （望着幕侧）哎，停下了，停下了！

〔秀梅的喊声：“驾”！〕

二顺子 嘿！这三匹马，秀梅也能治服了，大车稳稳当当地放下去了！

孙福 （不以为然地）嗨，我当是看啥哪，钱广每次赶车都这么办！

老满 老四，这三匹马一到红石口就惊，是钱广净意儿驯出来的！

孙 福 啊？就为了把住那杆鞭子，就干这种 损害集体的事儿？

二顺子 损害集体？他这是成心破坏！

孙 福 成心破坏？

二顺子 好好的牲口给调理出这种怪脾气来，差点出人命，这不是成心破坏是啥？

孙 福 嘿，真是伤天害理呀！

老 满 这你就明白钱广是个什么人啦！

孙 福 以前我还寻思他有本事……

〔孙福同老满议论着背梨包下。

〔周成上。

周 成 二顺子，派两个民兵，注意钱广的行动！

二顺子 是！（向青年们一挥手，同下）

〔张万山的声音：“秀梅，把车赶回去，就手儿装上！”秀梅的声音：“哎！”马蹄声逐渐远去。张万山上。

周 成 大叔，没想到，真没想到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一杆鞭子上也表现得这么复杂！以前我寻思大权在咱们手里把着，只要把这颗心全扑在生产上，就一定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

张万山 周成，你错就错在这儿了！为了社会主义，咱是应该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可咱是共产党员，不能只顾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教导咱的那些话，咱可千万不能忘记。要

是忘记了，咱们的政权就会丢掉，咱们的社会主义就要变质啊！

周 成 我糊涂哇！

〔稍静片刻。〕

张万山 咱每次谈起钱广来，你都说了解他。他干的这些事儿，从不放心上掂一掂，不动脑筋想一想。就连他头上那个伤疤，到底是怎么回事，至今你还蒙在鼓里。

周 成 怎么，他那伤疤……

张万山 刚才我到黄花峪，找常跟钱广在一块儿出车的那个车把式了解了一下，他那个伤疤，是他躺在车上睡大觉，在道上把他甩下来，撞在石头上磕的！

周 成 嘿！

〔一群青年背着几个梨包愤怒地议论着上：〕
“周队长，你说说该怎么办吧！”“这是严重的破坏行为！”“这是往咱人民公社脸上抹黑！”“这是想破坏集体经济和国家企业的关系！”“对，他这是想破坏工农联盟！”

周 成 怎么回事儿？

一青年 周队长，看看吧！（打开梨包）

周 成 这，这是从那儿背来的？

一青年 县食品厂。

周 成 食品厂？

一青年 食品厂为了保质保量完成出口任务，跟各队订购

的全是一等好白梨。可是，人家拿到车间加工的时候，打开一看，有十几个梨包全是猴顶灯，上边一层好梨，下边全是山秋子！

周 成 啊！

一青年 当时，人家也闹不清那十几个梨包是哪个队送的了，就一直在库房放着。今天，我们去送梨，到库房一看，嘿，全是咱们队的梨包。

一青年 不光梨包，这梨是谁家的，我们也认出来了！

周 成 （拿起一个梨看了看）去，把孙福找来！

一青年 哎，那不是来啦！

周 成 大虎呢？

一青年 正在县里调查这事儿。

〔方纪云、孙福、老满等上。〕

周 成 孙福叔，这，这是怎么搞的呀！

〔孙福走过去，翻开梨包。〕

一青年 看了半天这梨是谁家的呀？

一青年 孙福叔，这梨怎么跑到食品厂去啦？

孙 福 食品厂？

一青年 这事你知道不知道？

孙 福 乡亲们，这梨是我的，这事儿我可一点儿也不知道，跟我一点瓜葛也没有哇！

一青年 跟你没瓜葛？

孙 福 周队长，万山大哥，你们说，我能干这种破坏国家的事儿吗？

众 这一定是钱广干的!

周成 (向一青年)把钱广带这儿来!

〔一青年应声下。〕

孙福 万山大哥,周队长,我就是贪图多闹俩钱,才托钱广把这些梨捎到自由市场上去了,那成想……

张万山 老四,就因为你只看见那几个钱,才上了他的大当啊!

大风 唉,真没看透,这个人这么坏!

杨老五 以后到底跟谁走,自个儿得有个主心骨!

大风 五叔,老方,你们放心吧,往后,我一准一股肠子参加集体劳动,再不为个人鼓捣榛子、蘑菇这些乱七八糟的了。

方纪云 大风婶子,集体劳动应该积极参加,家庭副业也要搞好哇。榛子、蘑菇是咱山区的土产,把它采回来卖给国家,也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嘛!

孙福 (拿出钱来)周队长,这是钱广多给我的那两块五角钱,他想拉拢我,交给你吧,这也是个证据。他还跟我说过好些破坏话,我好好想想,等开会的时候当面揭发他!

〔幕侧传来二顺子的声音:“走!”〕

〔二顺子推钱广上,群众随后跟上。〕

众 “钱广,这是怎么回事儿?”

“这些山秋子是怎么跑到食品厂去的?”

钱广 这……这……(发现孙福)哎,老四,这事照说你应该

知道哇！

孙福 姓钱的，你还想倒打一耙？我让你给我卖过山货这不假，这个，是我的错处，我检查，我可没让你拿这些山秋子去破坏国家的出口任务！

〔大虎上。〕

钱广 老四，你，你可不能……

大虎 钱广，你老实一点儿！跟你合伙搞破坏活动的钱老顺，已经被政府依法逮捕了！这儿有他的口供和核实材料，你不认罪是办不到的！

钱广 啊？乡亲们，乡亲们！我认罪，我认罪！这都怪我私心太重，上了钱老顺的当！

张万山 你说什么？你把三匹马训练出那几种怪脾气来，让牠一到红石口就惊车，这也是上了钱老顺的当吗？你偷偷饮病枣红马，打算栽赃陷害，破坏赶车训练班，这也是上了钱老顺的当吗？

众 你说，你安的什么心？

钱广 这，这是从何说起呀！我，我敢对天发誓！

张万山 你心虚了！收起你那一套！起誓发愿是地主老财骗人的勾当。你睁开眼睛看看，如今是谁的天下！还想狡赖吗，你混不过去了，他七姑已经揭发了你！

钱广 啊？不，不！我可是个中农啊！

方纪云 钱广，你是什么成分？

钱广 这……周队长了解我！

周成 (气极) 我了解你! 今天我才看透了你这个富农分子的骨头! (揪起钱广, 推倒在地)

众 (哗然) 富农分子?

[方纪云向大虎示意。]

大虎 社员同志们, 通过审讯钱老顺, 钱广的成分也搞清楚了。钱广原来是一九四六年在口里蘑菇峪逼死了人命, 土改前跑到黑风口的漏斗富农! 钱老顺就是他的亲叔叔!

众 打倒富农分子钱广!

方纪云 押下去!

二民兵 走! (押钱广下)

众 我们要求彻底清算钱广的罪行!

方纪云 一定要彻底清算!

[秀梅同另一青年持长鞭上。]

秀梅 大车装好了!

方纪云 钱广的阴谋已经被我们揭穿了, 可是阶级敌人, 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 还会继续跟我们捣乱,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张万山 从今儿个起, 这辆大车就交给你们了, 你们可要认准方向, 把稳鞭子。

秀梅 不管风沙多大, 路途多难, 决不动摇!

张万山 出车!

秀梅 是!

〔秀梅和持鞭青年英姿飒爽奔下。

〔一声鞭响，马蹄声、马铃声逐渐远去。

张万山（向远方）秀梅，在跑车的路上总会有沟沟坎坎儿，
你们可要擦亮眼睛！

〔歌声起：

长鞭一甩叭叭响，

赶起大车出了庄。

劈开重重雾，

闯过道道梁，

要问大车哪里去？

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立志战恶浪，

那怕风雨狂，

要问大车那里去？

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灯渐暗。

——幕闭。剧终

山村新人

(六场话剧)

(根据吉林省长岭县文工团中型话剧《主课》改编)

执 笔： 赵羽翔 万 捷 李 政

人 物 方 华——知识青年，集体户户长，党员，
女，二十二岁。

张二婶——贫农户长，党员，四十六岁。

郭永康——大队党支部书记，男，四十九岁。

许大成——知识青年，团员，男，二十二岁。

徐小燕——知识青年，团员，女，十九岁。

周爷爷——老贫农，七十八岁。

大江子——返乡知识青年，团员，男，二十五岁。

张振和——生产队长，党员，男，四十八岁。

刘师农——知识青年，团员，男，二十一岁。

陈桂琴——社员，女，二十八岁。

男女社员若干。

男女青年若干。

王德山——水电站站长，男，五十三岁。

时 间 一九七一年春末至夏初。

地 点 东北长白山区靠山屯生产队。

第 一 场

〔四月下旬的一天中午。远处长白山巍峨矗立，山顶积雪未消，近处山峦却有了绿意，崖畔上的簇簇映山红和村头团团怒放的杏花交相辉映，正是春光明媚、生机勃勃的大好季节。〕

〔村头广场。左边立着一块醒目的标语牌，上面写着“以批修整风为纲，大干快变学大寨”几个大字。右边是文化室院墙。贴墙立着黑板报，刊头题名《战地黄花》，在“彻底批判‘黑四论’，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通栏标题下写着批判“黑四论”的各种文章。〕

〔幕启前，舞台传来阵阵哨子声和青年们的欢呼声、掌声。靠山屯知识青年正在文化室院子里举行一场热闹的篮球比赛。〕

〔幕启时，许大成站在板报前精心地画着刊头，青年丙在誊写稿件。球从院里飞出来，被迎面走来的大江子接住，随手又扔回院子。里面响起一阵欢呼声、哨子声。〕

大江子 大成，下期的稿子收上来了。（把稿子递过去）

许大成 方华看过没？

大江子 看过了。（欲下，想起，从兜掏出一份稿件）哎，还有我爷爷的一篇呐。（跑进院里）

青年丁 老将上阵，太好了！

〔徐小燕跑上。社员丙从另一方向上。〕

徐小燕 大成，借点墨水，借支笔。

许大成 干什么用？

徐小燕 方华给王德山写小评论。

社员丙 是为买发电机的事儿吧？

徐小燕 老秦大叔，您算猜对了！

许大成 （拿笔墨）给！

社员丙 王站长为买发电机，腿都跑细了。

徐小燕 （笑）秦大叔，您就等着看吧！

〔刘师农从院里出来。〕

刘师农 燕子，一会儿上工把拖拉机开到这儿来，装发电机。

徐小燕 好的。（下）

许大成 让方华快点把小评论拿来！

社员乙 大成，又有方华的小评论了？

社员丙 老冯，还没写出来呢。要看坐这儿等一会儿。

〔院内球赛已结束，群众拿工具陆续上场。〕

〔周爷爷由一小女孩扶着上。〕

刘师农 大成、大江子，还有老冯大叔、纪大哥，张队长布置了，你们几个一会儿留一下，拖拉机来了运发

电机。

周爷爷 师农啊，这发电机今天就安哪？

刘师农 可能吧。王站长上公社一会儿就回来。

周爷爷 我老头子都盼红眼了，你还“可能吧”！

大江子 我爷爷晚上说梦话都是电站、发电机的。

周爷爷 我在这老山沟都活了七十八了，做梦也没想到用电点灯、种庄稼。这经过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过去办不到的事，眼瞅就办成了。听说那电闸一按，抽水机就哗哗往山上淌水……你们说说到那时候，这心里该是啥滋味呀？

社员乙 乐呵呀！

许大成 周爷爷，您老甭急，用不上俩月，咱这儿就用上电啦！

周爷爷 那我还嫌慢。告诉你们吧，我今儿个就是督战来了！

〔众笑。张二婶上。〕

〔知识青年立刻围到张二婶身边。〕

众青年 二婶，老户长会开完了？

张二婶 开完了。公社党委让我给你们带个信儿。

众 啥事儿呀？

张二婶 是个喜事！北京知识青年家长慰问团要到咱们老山沟来了！

〔大家立刻欢腾起来。〕

许大成 （高兴地）二婶，马上就到的吗？

张二婶 说不定。兴许三五天，也许个把月，慰问团要在咱省走好多地方呐。可不管哪天到，上级说了，咱都得做好准备。

社员甲 对，到时候咱们得好生接待接待！

社员乙 哎，咱队改山治水造梯田，知识青年起了不少作用，这可得汇报汇报。

许大成 这都是贫下中农带领我们做的，要汇报得汇报贫下中农对我们的培养教育！

张二婶 不光这些，批修整风是一九七一年头等大事，公社党委说了，咱们队知识青年跟社员一块搞的大批判，有理论，有实际，批的深、批的透，把生产也促上了一大截。这个事，让方华得好生总结总结，专门作个汇报。

周爷爷 还有这修电站的事也得说说。

张二婶 哎，文宣队得准备点节目呀！

大江子 对，师农做首诗，到时候朗诵它一番！

青年甲 好，岚岚唱段样板戏！

〔张振和上。〕

许大成 哎，老队长来了，二叔啊，您来段“二人转”！

张振和 又起哄，我一个人咋转！

社员丙 这不有二嫂嘛，你俩一块转！

〔众大笑。〕

张二婶 好啦好啦。（对张振和）我说老张啊，北京家长慰问团要到咱这儿来了……

张振和 好啊！方华呢？

许大成 在集体户写小评论呢！

社员丙 （对张振和）表扬王德山买发电机的事儿。

张振和 哦。

〔拖拉机马达声由远而近。

大江子 方华来了！让方华给咱们唱一段。

众 好！（热烈鼓掌）

〔方华手拿一卷纸上。徐小燕随后上。

方 华 嗨，好大的阵势呀！

大江子 为了欢迎北京家长慰问团，方才我们每个人都预演了个节目，现在，该你的了！

方 华 为欢迎亲人，到时候我一定唱！二婶，小评论写出来了。

张二婶 好，贴上！让大家伙议论议论。

张振和 对，大成，贴上！

〔许大成与刘师农贴小评论，大家立刻围过去。

社员甲 （念标题）《不许用资产阶级人情世故腐蚀青年！》

刘师农 （大吃一惊）方华，你这写的也不是表扬啊？

张振和 什么什么？（忙拨开众人，跑到前面去看小评论，越看越生气）

〔众愕然，随后一下炸了锅，议论起来。

张振和 行了，别嘀咕了！

方 华 二叔，我们这是联系实际，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黑四论”……

周爷爷 好！燕子，给大伙念念！

徐小燕 哎。（走到评论前，刚想念）

张振和 燕子，消停点吧！

周爷爷 （严厉地）振和！

徐小燕 是这么回事：有的人，经常到我们集体户去讲今说古，散布“四旧”。我们多次给他提过意见，可他满不在乎。特别是这次进城买发电机回来，看到大家正在批“人性论”，他说什么：“‘人性论’批是得批，可用得着的时候还得讲。这台发电机不抹油，就那么顺当地弄到了手？”……

社员丙 这话，不是王德山说的吗？

大江子 对，就是他！那天我也在场。

许大成 王德山在批修整风运动中，有意散布“人性论”腐蚀青年，大伙说，该不该评？

众 该评！

社员丙 我还当是表扬王德山的呢。

妇女甲 我想不通，这人情还能一点不讲了？

刘师农 方华，你听，群众有意见了。那王德山在战场上负过伤……

方 华 那就更该做对革命有利的事。师农，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广大群众的要求。（转对社员丙、妇女甲）秦大叔，阎大娘，这人情世故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是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是专门替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

我们信了它，阶级斗争就搞不好，还要断送咱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可不是小事呀，我们不批判，不斗争能行吗？

周爷爷 这灯不亮就得拨，事不对就得说！王德山对小青年来这套，还不该评评！

社员丁 方华评的倒对，可王德山……

大江子 怕啥，把他找来，当面辩论！（欲下）

张振和 大江子，你可别火上浇油了！（扔套包子给大江子）去，套犁仗去（对方华）王德山胡言乱语是该说说他，可你这么整……本来你俩就闹过几回意见了，这不往一起挤兑吗？方华，我看就把小评论揭下来吧。（对众）大伙注意了，这事到这算一站，以后不准再提了！（去揭小评论）

方 华 二叔，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咱们可不能调和呀！

张振和 什么？来不来还往阶级斗争上拉了？

张二婶 原本就是嘛！那旧思想在咱靠山屯根子深，影响也不小，王德山有代表性，先评评他。这斗争啊，长着呐！（对刘）师农啊，年轻人，得学着搞斗争啊！

许大成 对，不搞斗争那就离修不远了！

刘师农 你！

〔上工钟响了。〕

张振和 师农，拉发电机的事布置了没？

刘师农 布置了。

张振和 好了，上工时间到了，都干活去吧！

〔众陆续下。张振和与方华走个对面。〕

张振和 再批也批不到哪去！

方 华 二叔！（征求地）我们今晚学习《共产党宣言》，讨论两个决裂问题，您能参加不？

张振和 参加，冲你这个犟劲儿我也参加！小评论揭不揭在凭你了！（迅速走去，又返回）你呀，太任性了！（冲下）

〔静场。音乐起。〕

张二婶 （鼓励地）麦苗拱出土了，正顶着风往上长呢，一星半点土坷垃块它压不住。

方 华 （深情地）还需要贫下中农精心培育呐！

〔刘师农跑上。〕

刘师农 方华，王德山气势汹汹地打那边找上来了。听二叔的话，快把小评论揭下来吧！

方 华 （安然地）贴出来就是为了给人看的！

张二婶 （果断地）师农，拿笔来！

〔刘师农莫名其妙地从板报前找来一支笔。〕

张二婶 （站在小评论前，指着小评论）在方华俩字旁边添上我的名字——贫农户长高桂兰！

〔音乐起。〕

〔刘师农不知所措地怔住。〕

方 华 （激动地）二——婶！（扑过去）

——幕落

第 二 场

〔三天后傍晚。集体户院内，左边是宿舍，右边是一排挺拔的小白杨树。

〔幕启前，传出一片欢快激昂的歌声：

火红的战旗迎风飘扬，
广阔天地摆开战场，
我们是革命知识青年，
誓作时代的闯将。
决裂旧观念，
立志在山乡，
红旗指引我们迎风斗浪，
三大革命中百炼成钢。

.....

〔幕在歌声中徐启。歌声从集体户的宿舍里传出来。郭永康从外走来，他拣起掉在地上的衣服，挂到树上，给青年们规整规整工具，然后掏出烟袋，坐在院子的石凳上，无限欣慰地听着青年们的歌声。

〔歌声在继续——

啊，敬爱的毛主席，亲爱的党，
对我们寄托着殷切的期望。
我们青春似火，蓬勃向上，
战斗前程壮丽辉煌。

〔张二婶手里端着装盐的盆从屋走出。〕

张二婶 老郭大哥来了？

郭永康 桂兰呐，你这帮小老虎精神头可真足啊！

张二婶 嗯，可足啦！

郭永康 哎，听说王德山看完小评论就气跑了？

张二婶 跑了，机器不安，水电站也给撂了。

郭永康 屯里都有啥反映？

张二婶 贫下中农开过会，都说方华这把火烧的好，对那些旧玩艺就得斗争，咱们给他们撑腰！可也有那么几个爱说咸道淡的人，说什么方华不通人情，横膀子整人，若真把电站给耽误了，就拿方华是问。

郭永康 方华怎么样？

张二婶 这姑娘行，有股刚强劲儿。

郭永康 好啊，青年人就得上斗争第一线，摔打摔打有好处。

张二婶 可我们老张还一个劲儿和稀泥，你得说说他了……（往缸里倒盐）

〔室内，徐小燕宣布：“节目就练到这儿，晚上在文化室排‘红卫兵舞’。解散！”随后，青年们由屋中拥出。〕

众 老郭同志来了！老郭同志！

郭永康 嗨，红卫兵袖标又戴上了？

徐小燕 我们正排练欢迎家长慰问团的节目呐！

郭永康 有反映文化大革命的节目，好啊，可一定要排好。

徐小燕 一定保证！

许大成 老郭同志，您知道了吧，我们捅了马蜂窝了。

郭永康 咋样，挨蜇了吧？

青年甲 没啥，文化大革命中，比他厉害的咱见过，当年……

郭永康 哎，小将也不能吃老本呀！

许大成 对，继续革命立新功！

郭永康 哈，看样子，大伙劲头还不小啊！

徐小燕 可以说是：东风浩荡，战鼓冬冬！老郭同志，我们的社会活动时间到了，待会儿再唠。

〔许大成操起大斧子向后院走去，众青年纷纷向郭永康打招呼下。徐小燕等进屋去了。方华拿出一封信递给张二婶。〕

方 华 二婶，信我写完了。

张二婶 好，我先看看。（接信）方华，书记要跟你唠唠呢。

方 华 我也正想向老郭同志汇报呐。

郭永康 情况我知道些了。方华，你们向“黑四论”轰了一重炮，这一炮打得好啊！

方 华 是贫下中农领着我们做的！

郭永康 嗯，王德山号称“老革命”，人前背后还有那么点影响呐。

方 华 正因为他有影响，我们才贴了他的小评论。我们刚下来的时候，听说他在战场上负过伤，都很尊敬他。可接触长了，发现他有许多言行不对味，他总是把目标对准青年人，灌输旧思想。

郭永康 对王德山这些年来的表现支部也研究过，是该好好琢磨琢磨了！

方 华 老郭同志，若是我们青年人都象王德山宣扬的那样，变成明哲保身的市侩、丧失斗志的庸人，那老一代开创的革命事业还怎么继承下去呀！

郭永康 所以说，我们非斗争不可。可咋个斗法，得心中有数。还要准备碰钉子！

张二婶 你的小评论一贴出来，就有人给老郭抄去了，还告了你的状。

方 华 看这两天的架势，我料到了。

郭永康 包咱们这片的公社赵副主任也从前三家子打来电话，让我来劝劝你……

方 华 劝劝我？

郭永康 对，劝你好好接受再教育，别往下闹了。

方 华 “闹”？

郭永康 方华，旧社会的习惯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你们打的是硬仗，思想准备得充分！方华，告诉大伙，搞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可不能指望三拳两脚解决问题呀！

方 华 好，我们一定记住。

张二婶 方华,我看这信写的中,叨在点子上了。老郭大哥,你再看看。(把信递过去)

郭永康 信,给谁写的?

方 华 电机厂。

郭永康 唔?(看信,有顷念出声)“如果你们真是不抹油就不卖给发电机,不讲人情就办不了事,搞资产阶级那一套,那么请问:这样做究竟是哪个阶级在领导着电机厂这个社会主义企业!”啊,这么说,第二发炮弹也准备好了?

方 华 这是老户长领着我们研究的。您看,行吗?

郭永康 中,这就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方华呀,根据咱大队的情况,这场斗争就是要用革命大批判开路,从批“人性论”入手。深入开展下去。往后斗争的难题会更多,可不管咋样,要记住,干革命就得象钢刀那样……

方 华 (琢磨着)象钢刀那样……

郭永康 对,要在斗争中越磨越锋利。

方 华 越磨越锋利……

郭永康 是呀,斗争千变万化,遇事要多动脑筋多分析,用党的基本路线这把尺子去量,是长是短就清楚了。这就要求咱们得认真读好马列和毛主席的书。

方 华 老郭同志,您放心吧,我一定记住!

郭永康 有啥不放心的,看,你们从北京带来的小杨树,长的比房子都高了。好了,今天就唠到这儿。

方 华 好，我喂喂猪去。（提桶走进房后）
〔张振和上。〕

张振和 （对二婶）哎，我前几天买的糊棚纸给我塞哪去了？
（发现郭永康）啊，老郭来了。

张二婶 我去给你找出来。老郭大哥，正好他来了，你就和他唠唠吧！（下）

郭永康 振和，安排方华当政治队长的事，你跟社员商量没？

张振和 商量了，可我琢磨是不是缓一步再说……

郭永康 怎么，社员不同意方华？

张振和 同意的倒是多数，可偏赶这个夹当她又捅个漏子，咋说也不听，再当上队长还得了，天还不给你捅个窟窿！你说她和王德山……

郭永康 听说你正在给调和呢？

张振和 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小将，我还能去挑啊？

郭永康 那可得分清是非！

张振和 你可饶了我吧，别再宠着她了！

郭永康 你换个说法不中啊，这叫支持！我看方华这个反造到点子上了。这姑娘有理想，有抱负。下乡三年来进步快，多好的苗子！

张振和 掏心说，孩子是好孩子，不怕脏，不怕累，没私心，可照这么硬闹下去……

郭永康 还是一百个不放心？

张振和 你是书记嘛，叫我支持我就支持。

郭永康 这是“叫”的事儿吗？得思想通！

张振和 这么说，我就没完全通。要斗那真正的阶级敌人，我支持。可这人民内部矛盾，哪天开开门不遇到点子，能整得起吗？

郭永康 人民内部矛盾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只不过性质不同，处理不同罢了！

张振和 可农村这些事，扯着耳朵连着腮，碰一个人就是一大圈，让这些小生荒子去整，又没个经验，出点啥乱子，咱可咋向人家家长交代！

郭永康 放在风口浪头上锻炼嘛，有啥不好交代的？

张振和 老郭，我对你老鼻子意见了！

郭永康 你当我对你的还少啊？

张振和 那好，干脆到家，咱当面锣，对面鼓……

郭永康 你等着，你寻思我不来敲打你一通啊！眼下，先把方华当队长的事确定了吧！大队支委会已经通过了！

张振和 领导、群众两头满意，我有啥说的。开个社员大会，正式通过。

郭永康 嗯，这还差不多。好了，我得马上回去开个支委会，研究一下，把方华的小评论拿到全大队去讨论。

张振和 啥？你真想往大扯整啊！

郭永康 这个事，你站在路线上再好好想想！（下）

张振和 不行啊，老郭！（追下）

〔刘师农从外走来，徐小燕持筐从屋出。〕

徐小燕 师农，你咋才回来，刚才练歌找也找不到你。

刘师农 仓库一大堆事。

徐小燕 你一忙起来啥都不顾了。快吃饭去吧，饭给你热在锅里了。

刘师农 哎。

徐小燕 (拿出袖章)你的袖章，怎么能乱扔呢。(递给他)给，晚上排节目用。(下)

〔刘师农看看袖章，放在兜里，将要进屋，王德山上。〕

王德山 师农！

刘师农 啊呀，王大叔，你可回来了！这几天您不在，发电机没法安，可真把人急坏了！

王德山 这些人也是，就能瞎起哄。方华呢？

刘师农 王大叔，(解释地)方华是我老同学，我了解她，这个人心直口快，好提意见，其实待人挺诚恳，你千万别怪她。

王德山 你这想哪去了？我是找她检讨来了。

刘师农 (喜出望外)真的？我这就把她找来！（跑到窗前，看不在）她不在。

王德山 那就以后再说。唉，张队长再三跟我说，我一想也是，哪能跟你们一般见识呢。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磕磕碰碰的事求起真还有完。常言说“河里的石头磨得圆才能走得快”……该圆通还

得圆通点儿。

刘师农 大叔，快别说这些了。

王德山 该说的我还得说。大叔看你挺“仁义”的才跟你说这些……好了，不多说了。见到方华给我过过话。

(下)

〔刘师农心情愉快地拿出帐本在记什么。方华提桶上。〕

方 华 师农，你回来了？

刘师农 方华，刚才王德山找你来了。

方 华 是吗？他人呢？

刘师农 看你不在，他又走了。方华，他是找你检讨来了。

方 华 检讨？

刘师农 是呀，我看你也来个高姿态，道道歉……

方 华 师农，这可不是个人之间的事呀。

刘师农 还有啥大不了的，什么事都得有个分寸。方华，咱们现在呆的是农村，地位是接受再教育，这不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了，咱们搞批判呐，搞斗争啊……

方 华 这正是咱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应该在贫下中农带领下继续发扬，怎么能和接受再教育对立起来呢？

刘师农 你出去听听，人家在讲什么，棱角太大了，不行啊！

方 华 师农，对待接受再教育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

的，一种是积极的，是做河中的卵石越磨越圆滑，还是做革命钢刀越磨越锋利？现在有人极力用旧思想来影响我们，咱们可要提高警惕呀！

刘师农 警惕，警惕什么？

方 华 警惕有人让我们放弃阶级斗争！睁一只眼保护自己，闭一只眼丢掉革命！

〔许大成扛一捆劈柴上〕

刘师农 你扯的也太远了。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地位是接受再教育的。你是户长，总带头这么干，得罪一些人，以后我们还怎么呆下去！

许大成 啊，对错误的东西不闻不问，这是接受谁的再教育？

刘师农 你们教训贫下中农，更不算接受再教育！

许大成 你指的是批判王德山那些臭事是不？那不是贫下中农干的！对他那些发了霉的思想就得斗争，这就是革命！懂吧？

刘师农 算了，听说老郭同志来了，我请假……

〔徐小燕挎筐从外回来，愣在门口。〕

许大成 （控制地）什么，大忙时候要回北京？

刘师农 我们想不到一起……

方 华 （笑了）想不到一起就走，你这解决问题的办法可真妙。

许大成 （再度控制自己）好了，你那篇批“人性论”那稿子写出来没？下期等着用。

刘师农 (嘟囔地)现在意见纷纷的,我没写!

许大成 那是个别人!你呀,就是怕得罪人!就是想逃避阶级斗争!

刘师农 你!……(气得说不出话,转身跑进屋去狠劲将门一关)

许大成 (追到门口,推不开门,高声地)你得好好肃清肃清“人性论”的流毒!

方 华 大成,你这是对待同志的态度吗?

许大成 什么态度?关键时刻他要去,得和他斗争,斗争!
〔徐小燕把筐里菠菜倒在桌上。〕

方 华 大成,过来摘菜!

徐小燕 (见他没动,推他一把)过来呀,明天你不吃菜了?
〔许大成只好过来摘菜。〕

方 华 (和悦地)大成,我们刚下来的时候,你要离开靠山屯,贫下中农是怎么对待的?

徐小燕 (见他不语)说呀!忘了?三年前我们刚到这来,觉得一天到晚出工、收工,放下锄头就是铁锹,有劲儿使不上……有一天从报纸上看到十姐妹驯军马的事迹,我们的心立刻就飞到了草原上,说在那里才可以大有作为。趁方华到公社开会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偷偷打起了背包……

方 华 可老郭同志和张二婶知道后,不但没有批评我们,反而找来了《雷锋日记》让燕子念,叫你讲解,接着跟我们一起讨论啥叫大有作为,全户同学都受到

了教育……

许大成 我明白了。可师农也太气人了！

方 华 你批评的那些话都对，可做思想工作，咱们喊叫一顿就解决问题了？这得比绣花还细呀！

许大成 （郑重地）方华，你放心，只要革命需要，我许大成就是根铁棒，也要磨成绣花针！

〔张振和夹一卷纸上，差点与许大成撞上。〕

张振和 毛毛愣愣干什么去？

许大成 向师农作检讨，连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张振和 有工夫，还是先做做你自己的思想工作吧，要都像师农那么听话还好了呢。（亲昵地照他头上打了一下）

〔许大成笑笑进屋。〕

张振和 我把王德山找来了。刚才批评了他一顿，他也认了错，你俩好好过过话。

方 华 （想了想）好，我也正想找他谈谈呢。

〔王德山上。〕

张振和 这不，老王也来了。你们俩一个是突击队队长，一个是电站站长，今几个到一起，都做做自我批评，以后好好合作。

方 华 王站长，坐吧。

王德山 张队长说的对。我总当自己年纪大些，经历的事多点，以前当你们说的话，还当是好话说的呢。

方 华 你年纪大，阅历多，可是用旧思想来影响青年人，

就不好了。

张振和 (见二人谈得平和,放心地)燕子,走,天棚坏了,进屋糊糊去。(二人进屋)

王德山 这些天我前思后想总算明白了。都怪我觉悟不高,你评的对,给我敲了警钟!

方 华 希望你能总结教训,以后也向“四旧”做斗争。

王德山 这没说的。话不在多少,你完全说到我心里去了。

方 华 那好,我们给电机厂党委写了封信。(把信递给他)如果你同意,也签上名。

王德山 (看信紧张地)这,这不太好吧?

方 华 (见他神色不对)怎么?

王德山 方华,在咱队你咋批都行,可对外……这有些太过分了吧?(央告地)这封信,我看就别发了。

方 华 为什么?

王德山 我费了好大劲儿,人家供销科才支援咱一台发电机,你这么整,往后咋跟人家办事呀?

方 华 办事儿也得有个原则呀!

王德山 那也得有个灵活性啊,以后咱缺个器材啥的,还得求人呢!

方 华 咱搞的是社会主义,不能靠资产阶级那一套。王站长,你不是表示要批判错误思想吗?这可不是口头上说说就完了呀!

王德山 这,这不简直是卖我一样!

方 华 这是什么意思?

王德山 你拿得罪人不当事行啊，我这么干不成了过河拆桥！

方 华 资本主义的窟窿桥，就是要拆！

王德山 这不是文化大革命了，你谁都想整！

方 华 （警惕地）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情绪咋这么大！

〔张振和从屋出。

张振和 哎呀，这又咋的啦？

〔青年有的从屋里走出，有的从外进来。

王德山 按你的意思，我是一个劲地向她检讨，可她得理不让人，又要给电机厂写信。

方 华 这封信这么刺痛王站长，看来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了！

王德山 那好，事到如今，我得把话说清楚，我本来不愿讲，好象我摆功似的。告诉你们吧，咱买的这台发电机，本来是拨给别的公社的……

方 华 （意外的）什么？

王德山 咱计划报晚了，今年根本没咱的货。

徐小燕 啊，是挖别人墙角来的！

王德山 这叫关系，人情！我是看在张队长面上向你检讨，是不愿整那些缠头裹脚的事！

张振和 你给我呆一会儿！你这些思想就得批判！可是方华呀，批判得分个家里外头，这信就别寄了。

方 华 批判错误思想不能分家里外头。信不但要发去，我还建议队委开会研究一下，既然这台发电机是

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就该退回去！

王德山 那好，电站建不起来，影响旱改水，你们敢负责就行！

许大成 这个，你吓不倒谁！

王德山 好啊，你们真要又写信又退发电机，得罪了关系单位，我这个站长高低不干了！（将工具袋丢到桌上）
张队长，你就照量办吧！（下）

大江子 不干拉倒！没你电站也黄不了！

徐小燕 那可不，拿什么把！

张振和 行了行了，都给我回屋去！

〔方华示意，让大家进屋。大家走到房前又停下了。〕

张振和 走，方华，把王德山找回来去，电站离不开他！要不工作受影响啊！

方 华 不，二叔！

张振和 好，你不去我去！（下）

刘师农 方华，你也太过分了，这不是要把电站搅黄吗？

大江子 不要紧，前三家子林场有台旧发电机，我和方华去看过，借来修一修，准行！

刘师农 我们会修吗？

许大成 群策群力，向工人师傅学！

刘师农 那是吹气呐！再有半个月旱田种完，水田就得灌水了，到时候发不了电……

青年丙 起早贪黑，抓紧时间来得及！

刘师农 那好，我声明，到时候电站建不起来，影响产量过“黄河”，你们敢对贫下中农负责就行！（跑进屋去）

许大成 我提议，向队委会请战，把电站接过来！

众 对，接过来！

方 华 好，晚上我代表青年突击队去请战！

大江子 贫下中农会支持我们的。走，进屋研究研究去！

〔大家欲进屋去。方华在沉思。〕

徐小燕 （见状返回）方华，你在想什么呢？

〔大家渐渐走过来。〕

方 华 我在想，为什么当我们提出写信，退发电机，王德山一反常态，惊慌失措，发这么大火？大家说，这背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许大成 这背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徐小燕 我没想啊……

方 华 要想，老郭同志嘱咐我们：遇事要多动脑筋多分析，用基本路线这把尺子去量一量……

众 （凝思地）……量一量……

〔音乐起。〕

——幕徐落

第 三 场

〔八天后，清晨。〕

〔水电站工地。满山新绿，春意愈浓。经过奋战，电机房已建成，自制的水轮机也正在安装，电机房里传出青年安装机器的各种声响。〕

〔张振和上。〕

张振和 （向电机房）方华！怎么样啊？

方 华 （从电机房出）正在安装水轮机。

张振和 你们都干一宿了，休息吧。

方 华 大伙说，一鼓作气，非干完不可！

张振和 别累坏了。收工！

方 华 我说好几遍了，他们不听嘛。二叔，你下个令吧！

（去拿大锤）

张振和 （夺下大锤）现在你是政治队长了，这个思想工作你得做呀！（笑笑，进电机房）

〔方华将要进电机房，周爷爷提壶上。〕

周爷爷 （给方华倒杯水）方华，喝碗热水吧！

方 华 （接过水碗）周爷爷，这么早您老又送水来了！（喝水）

周爷爷 方华，有个事儿，我跟你说说，自打小燕子去退发电机，王德山可是好顿发毛啊，我捉摸这里兴许有勾当啊！

方 华 (想了想)对。周爷爷，我也发现个新情况，王德山和陈桂琴家不是一向不和吗？

周爷爷 啊。

方 华 可听陈桂琴的女儿小秋说，王德山老婆送给陈桂琴一件毛衣。陈桂琴刚从城里回来，王德山为啥突然对她家亲热起来了？

周爷爷 嗯，这小子鬼道道多，是得寻思寻思！

方 华 周爷爷，您老不仅在生产上在给我们督战，在阶级斗争上也给我们督战了！

周爷爷 咱们一起干嘛！

[众青年从电机房中出来。张振和随后上。]

方 华 周爷爷又给咱们送水来了！

张振和 好啦。大家伙忙乎一宿了，先回去，歇歇吧！我留在这儿。

方 华 不，二叔，你也累了，回去休息休息，我留下。

周爷爷 这儿不是有个大活人吗？你们都歇着去！我在这儿。

张振和 老周大叔，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七、八天你跟着熬看个啥劲儿，磕了碰着可咋整！大江子，把你爷爷扶回家去！

(转身进电机房)

许大成 周爷爷，这儿暂时用不着您老督战了！

周爷爷 哼！这儿就是我的……战斗岗位！

大江子 从打王德山一撂挑子，我爷爷就下决心和我们一起干到底了！

方华 （深情地）周爷爷，我们知道您老为啥日夜守在这儿，您老就放心吧，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电站一定建成！

周爷爷 中，跟我到家去，把行李卷搬来！

许大成 嗨，说说还要住这儿了！

周爷爷 战斗嘛！

〔许大成、大江子扶周爷爷下。方华拿出小本子记东西。徐小燕内喊：“方华！”与青年丙上。〕

方华 燕子，小铃！你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徐小燕 发电机可能有岔头。

方华 唔？先等等。（到电机房）二叔，燕子和小铃回来了。

〔张振和上。〕

张振和 发电机退了？电机厂怎么说的？

徐小燕 说咱退的对，把咱好顿表扬。

张振和 唔。

徐小燕 可卸发电机的时候，有位老工人说，咱买的那台不象厂子的正式产品，有的零件好象是后配的。

张振和 （意外地）啊，什么？

青年丙 可我们到供销科一问，一个姓杨的工作人员说是

正式产品，还拿出票据给我们看了。

徐小燕 第二天，我俩把这情况反映给了厂党委，他们很重视，立刻做了调查，可那台发电机当天就卖出去了。

方 华 唔，这么快？

徐小燕 厂党委还要进一步了解。

张振和 (犯了寻思) 嗯，这里能有鬼？

徐小燕 还有个新情况，陈桂琴从城里回来没？

方 华 回来三天了。

青年丙 她没当你们讲什么吗？

方 华 没有啊，出啥事了？

徐小燕 真巧，有一天我们在城里看见陈桂琴等公共汽车，她说她前几天看见了王德山。

张振和 挡不住，王德山买发电机那会儿，陈桂琴正在城里看病呢。

徐小燕 就是啊，陈桂琴说：“王德山整的那台发电机，根本就不是好道来的！”

张振和 (吃惊地) 啊，她怎么知道的？

徐小燕 原来，陈桂琴有个多年没走动的表哥，这回到城里去看病才知道他家的住址。有一天去串门，一进屋看见王德山正在他家喝酒呢，王德山临走的时候背了半麻袋机器零件。过后她才知道，那都是发电机上用的。

方 华 陈桂琴表哥怎么认识王德山的？

徐小燕 她表哥说，在旧社会他跟王德山同过事……

青年丙 她表哥在国民党军队里煮过饭。

张振和 这可是真的？

青年丙 千真万确，一点不假！

方 华 她表哥叫什么名字？

徐小燕 不知道。

方 华 在哪儿工作？在哪儿住？

徐小燕 没来得及问呀。我们正唠在火候上，汽车来了，陈桂琴就上车了。想去找她，又不知道住址，寻思等陈桂琴回来再问个详细吧。

张振和 (半信半疑)王德山历史能有问题？……

方 华 二叔，等会儿我找陈桂琴了解一下。

张振和 不，燕子，马上把陈桂琴找来！

〔二人答应下。〕

张振和 (百思不解)方华呀，四七年我们区中队配合主力，在这前三家子一带把国民党的一个团打个稀里花拉，王德山就是在那一仗里负的伤，是我亲自把他背下来的。尔后他进了战地医院。后来大军南下，他养好伤转到地方，就在咱这儿落了脚，一直到现在。你说，他的历史……嗨！怪出花来了！走吧，进屋研究研究去，这可是个大事，得向老郭汇报。

方 华 好，咱先核计核计。

〔二人进电机房。少顷，陈桂琴背几个修好的旧土篮上。王德山随上。〕

王德山 啊，大侄女，我看往这边来的象你嘛。

陈桂琴 突击队的土篮坏了，我插空给修上了……

王德山 刚听你婶子说，今早你把那件毛衣送回去了？其实这不是送礼，是你婶穿颜色浅点……

陈桂琴 （冷淡地）我穿也不合适。

王德山 这就见外了。你婶那人没涵养，过去和你有点磕碰，别往心里去。这回在你表哥家才知道，咱们都不外，过去的事就一笔勾销吧！

陈桂琴 （不满地）提那干啥？

王德山 虽说你娘家是地主成分……

陈桂琴 （反抗地看了他一眼）……

王德山 （见没见效）啊，昨个夜里你表哥来过吧？

陈桂琴 （一愣）……

王德山 他也到我那去坐了一会儿。大侄女，城里那件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勾当，别的……你可不能把你表哥装进去！

陈桂琴 我不知道你们的事……

王德山 哼！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也整过我，到头来咋的了？我还是我。说到方华嘛，知识青年在这呆不长，咱可是老街近邻呐……

〔徐小燕内喊：陈桂琴，陈桂琴！〕

王德山 大侄女，以后用着大叔的时候，尽管吱声！（匆匆下）

〔陈桂琴慌乱地正想走，徐小燕上。〕

徐小燕 陈桂琴，我找你一圈儿。张队长找你……

陈桂琴 他不在，我，我还有事。（欲下）

徐小燕 你等等！（正欲去找张振和）

〔张振和与方华上。

张振和 陈桂琴来了，问你个事。

方 华 陈桂琴，坐吧！

陈桂琴 方华，这几个土篮子我修完了，送来了。

方 华 （热情地）好，陈桂琴，听说你城里有个亲戚，过去认识王德山？你那个亲戚是哪个单位的，叫啥名字？

张振和 对，过去他咋认识王德山的，你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再说一遍！

〔陈桂琴低头不语。

张振和 （等一会）咋的了，咋不说话呀？

方 华 （鼓励地）陈桂琴，该怎么回事，你就照直说吧。

张振和 （见仍不开口）咳呀，你倒说话呀！（发火）好了好了，走，到屋里说去！

陈桂琴 没，没那码事……

徐小燕 （万没想到）啊？！陈桂琴，不是你亲自当我和小铃说的吗？

陈桂琴 那，那是我瞎说的……

〔三人一下子被惊呆了。

张振和 （生气）这是哄孩子玩的事呀，你胡嘞嘞！啊？

陈桂琴 张队长，可千万别把我……搅和到这里来呀！

方 华 (耐心地)陈桂琴,你今天咋的了? 拿出勇气来,群众会给你撑腰的!

陈桂琴 方华,这事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张振和 到底有没有这码事儿?

陈桂琴 没,没有……

张振和 (不耐烦地)好了,好了! 回去吧!

〔陈桂琴下。〕

徐小燕 陈桂琴!

〔暂短静场。〕

张振和 瞎! 尽整这些没边没沿的事! (自责地)也怪我死心眼子,咋就没前后想想……陈桂琴和王德山家住东西屋,一向不对付,准是看你们又写信,又退发电机的,她也凑热闹来了!

〔徐小燕腮帮一鼓,找个地方坐下,掏出本来就写。〕

方 华 二叔,事情既然出来了,就得搞清楚……

张振和 行了,记住这个教训吧! 别听风就是雨,瞎闹腾。这事谁也不知道,不许往外声张,听见没,燕子!

方 华 二叔,陈桂琴的变卦里面有问题呀! 虽说陈桂琴是地主家庭出身,可她积极参加劳动,愿意靠近贫下中农,一向是很稳重的!

张振和 方华,王德山这些年有点吃老本,思想有些落后罢了,发电机上有毛病倒备不住。这历史……方华,如今你不同别人,是政治队长了,闹不好,人家会说你是搞政治陷害! 好了,我到队部去一趟。(下)

〔方华进电机房。少顷，刘师农扛几件工具上。

刘师农 啊，燕子回来了。张队长呢？

徐小燕 （没抬头）不知道。

刘师农 （把工具送进工棚然后走出）张队长来替我说一声，他要的工具我送来了。（看看燕子）啊，算旅差费哪？

徐小燕 别打扰！（见他要走）哎哎，师农，等等！我写了篇小评论，帮我措措词儿。

刘师农 又是给王德山的？

徐小燕 下次再给他，这次是陈桂琴……

刘师农 （吃惊）给她？这是谁的主意？

徐小燕 （神气十足）这次是本人！题目叫《陈桂琴的处世经帮了谁的忙？》

刘师农 这，这不大好吧？

徐小燕 告诉你吧，王德山买发电机，搞了不少鬼名堂！

刘师农 你出去这趟都了解到些什么？

徐小燕 什么？！他还有历史问题呐！陈桂琴知道，可她就是不站出来说话！

刘师农 （意外地）他有历史问题……准吗？

徐小燕 啊，你还想为王德山……

刘师农 你别当我跟他咋的了是的！

徐小燕 这么说，你也准备参加战斗了？

刘师农 不不，这可得叫我好好想想……

徐小燕 哎哟，上次团会大家都咋帮助你了，老户长都给你

指出啥要害来的？你在会上不是也表示要参加战斗吗？

刘师农 这……

徐小燕 并且在斗争中要做革命的钢刀。你忘了？哼！去听听吧，连三岁小孩都叫你胆小鬼！

刘师农 (怕)什么，这是谁给我造的舆论？

徐小燕 你自己的行动！

刘师农 行动咋的？(辩解地)我也不是生就的不会作斗争！

徐小燕 (鼓励地)就是嘛！拿出勇气来，小评论算咱俩的！

刘师农 这……(下了决心)好吧，不过得有个条件，我得看看内容是怎么写的……

徐小燕 (慷慨地)可以，把修改权交给你一半。走，到文化室去！

[刘师农跟徐小燕下。方华从电机房走出，正欲下，张二婶上。

方 华 二婶，我正想找你去呢，燕子她们回来了。

张二婶 你二叔跟我说了。方华，还有个怪事呢。昨天半夜王德山家来了个人，没等鸡叫就走了，饲养员姜六叔看见那人是干部打扮。可送这个人出来的不是王德山，倒是陈桂琴。这就更叫人犯寻思了。

方 华 (判断地)这个人能不能是陈桂琴的表哥？

张二婶 嗯，我也估摸是他。看征候，准是你那封信起了作用，厂子追究了。

方 华 (沉思)陈桂琴变卦和这两个人可能有直接关系，

说不定王德山正在利用人情世故，来隐蔽自己。

张二婶 对。

方 华 二婶，我在想，王德山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了。

张二婶 有蔓就有瓜呀！王德山这个人，我怎么看他也不象正宗货。平常你看他跑前跑后，张张罗罗，好象为集体似的，啥事都弄的八面见光，可到节骨眼上，就象那合作化，大鸣大放，还有文化大革命，他总和别人两股劲儿。等你叫真章的时候，他比泥鳅还滑，就是抓不住他的老根。如今又提出他的历史问题，咱们这回得给他好好捋捋。

方 华 （点头）嗯，对。

张二婶 （递过饭盒）小金子让我把饭给你带来了。快吃吧，好该凉了。（下）

〔徐小燕跟许大成吵吵嚷嚷地上。〕

徐小燕 小评论的大方向就是对，我坚决不揭！

许大成 不管咋样，你必须揭下来！

方 华 怎么回事？

徐小燕 我和师农给陈桂琴写了张小评论。

许大成 你那是什么评论，简直是叫号！

徐小燕 陈桂琴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就是给王德山张目，不叫号让她出来说话咋的？

方 华 你们这张小评论，大伙儿看见了没有？

徐小燕 （得意地）看的人可多了。陈桂琴也看了，看了她

就哭了。嘿,对她的触及绝对小不了!

许大成 糟糕,简直是糟透了!

方 华 咱们正想做陈桂琴的思想工作呢,可你……

徐小燕 这,做革命的钢刀有啥不对的?

方 华 咱是要做革命的钢刀,可也不能乱砍呐!王德山到底啥问题还没搞清,问题越来越复杂,你这么一搞,不等于给王德山报信了吗?

徐小燕 (猛醒)啊呀,我真混!我立刻把它揭下来去!
(欲下)

方 华 等等,(思索片刻)我看这事既然公开了咱就公开到底,也好看看王德山怎么个反应!

许大成 对!咱们来个因势利导!

方 华 燕子,你马上到户里找二婶汇报。
〔徐小燕下。
〔青年丙跑上。

青年丙 方华!王德山老婆,披头散发跑到集体户大吵大闹去了!
〔青年甲跑上。

青年甲 方华!王德山急眼了,舞舞扎扎地找你来了!

方 华 好,我正等着他呢!
〔王德山与大江子争吵着上。

王德山 你们是看我眼眶子发青啊!

大江子 发火是无能的表现……

王德山 我跟你没话!

大江子 哪能呢，文化大革命中咱俩就打过交道了，该说的
我还得说……

王德山 (发现方华)好啊，方华你在这儿！你为什么利用
我们邻里不和，逼陈桂琴来咬我？(逼上前去)啊？！

许大成 你想干什么？

众 干什么？

方华 (制止大家，观察王德山)让王站长讲话嘛！

〔张二婶、周爷爷等上，群众陆续上。〕

张二婶 王德山，刚才你屋里的到集体户去闹了一通，这是
想干啥呀？

王德山 (恼羞成怒)啊，来不来还倒打一耙了。方华，你出
去扫听扫听，我王德山也不是好惹的！

周爷爷 王德山，小青年到农村是干革命来了，你别胡搅蛮
缠！

王德山 啊，革命还革到我头上来了？告诉你们，我出身贫
农，负过伤，是张队长从战场上把我背下来的！

〔一青年要上前，被方华制止住。〕

王德山 (见众人不以为然，索性掏出小本来)我这三等残
废证，也不是偷来的。

许大成 王站长，你来这一出是什么意思呀？

王德山 你们大字报写的是什么意思？

大江子 啊，你是为这个发毛啊！

王德山 什么？

众 (议论)肚子不疼就别怕喝凉水！……

方 华 让王站长说下去！

王德山 我当然要说全说出来！

社员丙 老王，你别……

王德山 这些年我为集体，东跑西颠……没个功劳，还有苦劳吧，凭啥这么整我……

〔社员甲等气愤地欲上前斥责王德山，方华用手势制止，仍在冷静地观察王德山。〕

方 华 （不动声色地）还有吗？

王德山 有！你凭什么拉着地主丫头陷害我？你的立场哪去了？我到底有什么问题，你给我往出摆摆！不的，我要求开大会，得给我当众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方 华 （平静地）还有吗？

王德山 啊……没了，不，暂时没了。（蹲在一旁）

方 华 那好吧。方才王站长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三点：一、问我们他有什么问题；二、说我立场错了；三、要求开大会给他恢复名誉。对吧？

王德山 对！

方 华 王站长，你究竟有什么问题，你自己最清楚！如果没问题，你何必这样惊慌失措，又何必这样大动肝火呢？值得大家深思的是，为什么此时此刻王站长迫不及待地跑来表白他的历史？！至于你说我拉拢地主子女陷害你，这，你也清楚，党对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是团结、教育。允许他们革命！谁

故意歪曲党的政策，制造混乱，那只能说是别有用心！燕子的那张小评论，她并没有说你是什么问题。所以，现在还谈不上给你“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王站长，我看你还是端正态度，正视事实，可不要一误再误！至于你要求开大会，我看不必了吧！

〔众附和。

王德山 不行，非开不可！

方 华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

王德山 啊，你这是不敢去见大伙，害怕了！

方 华 （大笑）害怕群众的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

王德山 （一惊）什么？

方 华 （看看表）大江子，敲钟！

大江子 哎！（下）

〔钟声响。

王德山 （畏缩地）好啊，方华你想摆弄大伙整我呀！我不上你们的套！

众 不是你自己要开的吗？

王德山 我，我告你们去！（下）

社员丙 方华，真开会呀？

方 华 （一笑）这不是到上工的时间了嘛！

〔众哄然大笑。

〔张振和急上。

张振和 方华呀，你！……咳！（对张二婶）都是你，支持呀，

签名呀，这回看你咋收拾？赵副主任来了，正在队部发火呢，还叫你马上去呢！

张二婶 他来了好，我正想找他呢！

众 二婶！老户长！

张二婶 走路就不怕风挡身！我去！（下）

张振和 方华，王德山的问题，到这儿是最后一站，谁也不许再搅和了！（追张二婶急下）

〔音乐起。〕

周爷爷 搅和的好！不的，水底下的泥鳅就翻不上来！

〔众青年询问地望着方华。〕

方 华 周爷爷说的好，不搅和，水底下的泥鳅就翻不上来！

〔切光。〕

——幕急落

第 四 场

〔夜里。

〔张二婶家。

〔幕启：张二婶坐在缝纫机前缝衣服，张振和从外屋拿个方桌放在炕上。

张振和 行了行了！那衣裳有日子缝，你那检讨还一个大字没写呐！

张二婶 写什么检讨？

张振和 〔找纸笔〕啊？前天赵副主任来不是定了三条吗？一是写检讨，二是赔礼道歉，这三条是跟王德山搞好团结，以后不准再提这事。怎么，你都给忘到脑后去了？〔放好纸笔〕喀瞪个心烦劲儿！快过来写吧！

张二婶 方华正在写着呢。

张振和 什么？〔坦然地〕咳呀，你呀！这检讨的事咋能叫人家孩子写呢！

张二婶 我琢磨来琢磨去，让方华写有好处。

张振和 你是贫农户长，得多担点责任。再说方华还没顺过劲来……

张二婶 我是让她好生总结总结。以后咋个搞斗争，心里

好有个谱。

张振和 (误解地)心里要早有个谱,也不至弄到今天这个份儿上。(坐在炕上)那好,我再给方华她妈写封信,让她妈也来劝劝……

张二婶 你可消停点吧!小青年到农村是革命来了,你可倒好,躺着怕他们抻着,走路怕他们撑着,你还让人家动弹一步不了?

张振和 有劲儿往那正处使,咋动弹都行!

张二婶 按你的心意,就把小青年培养成了小绵羊,往后世上的那些豺狼虎豹就没人收拾了!(走过去夺下笔,恳切地)老张啊,你脑袋里的阶级斗争弦儿得绷紧呐,这样下去你可要摔大跟头啊!

张振和 (有所觉察)啊——听你这话里话外的,你们也不是想写检讨啊!

张二婶 我正要跟你说呢,这检讨咱不能写……

张振和 (意外地)啊?那你叫方华写的是啥?

张二婶 给公社党委打个报告。

张振和 什么?(发火)你……咳呀!

[张振和急匆匆地要下,遇郭永康上。

郭永康 唔,心急火燎地干什么去?

张振和 她们放着检讨不写,写了个报告。我找方华去……

郭永康 我刚打她那里来。(示手中报告)报告在这呢。

张振和 (一手夺过,看,吃惊地)“我们不同意赵副主任的

观点”，这……（急忙地翻了翻）咳呀，你们是怕这漏子捅的还不大扯呀！这不是告赵副主任的状吗？！

张二婶 这是向上级党委说说咱对这场斗争的看法和意见。

张振和 （果决地）好了，这份材料到我这就算到顶了！（收起报告）

张二婶 放下。党员有权向上级党委反映情况！

张振和 你……我说老郭，你是书记，你说，她领小青年尽这么个干法……

郭永康 好，贫农户长就得这么领导青年人！

张振和 你们想没想到这日后的事儿呀？

张二婶 就是想到了日后的事，才让方华写的这个报告。

张振和 （无可奈何）好吧。（交上报告）你们呐，是碰了南墙也不知回头啊！

张二婶 那南墙要挡道别说不能回头，还得拆了它呢！（给郭倒碗水）我找方华核计点事儿去。

郭永康 方华刚到陈桂琴家去了。

张振和 啥，她又去了？这姑娘是真犟到家了！你去告诉方华，以后再不准她到陈桂琴家去！

张二婶 为啥？

张振和 陈桂琴的事过后我又叮问过，那都板上钉钉了。方华就是搞到来年这个时候，也抠不出啥来！再往那跑，就要犯立场错误了！

郭永康 帮助陈桂琴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有什么错误的？

张振和 陈桂琴为这事都窝囊出病了，再整就乱套了！

张二婶 我看你这思想真是乱套啦！（想起）这不，还要给方华她妈写信呢。（拿桌上信给郭）

郭永康 （接过看）唔？

张振和 你们都不理解我的心意……

张二婶 对他呀，你可得好生开导开导。（拿起缝好的衣服）我到户里去一趟。（下）

张振和 老郭，你说，家长把孩子交给咱们了，对人家的前途咱要不要负责呀？

郭永康 （放下信）要啊！

张振和 这不就结了。照方华这个愣造法，漏子越捅越大，真要在政治上出点啥问题，咱可就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家长了！我为他们着想有啥错的？

郭永康 你错就错在这根本问题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后代人的重要措施，小青年就是到这儿摔打来了，你咋这么不开窍哇？！

张振和 摔打？净干些玄乎事……

郭永康 啊，叫他们一天三个饱两个倒，闷头干活是啥不管，这就不玄乎了？

张振和 哼！那也不能这么个搞法！

郭永康 你呀你，怎么就在这个问题上掰不开镊子呢？非得地、富、反、坏、右出来攻击一通社会主义，搞个

破坏才算阶级斗争，有人散布“四旧”，毒害小青年就不算阶级斗争了？振和呀，革命深入了，咱得看到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啊！眼里光盯住几个明牌的敌人，就算有阶级斗争觉悟了？不行！对这个问题，你听听方华在报告里是怎么说的。（翻报告）啊，这段：“我们和赵副主任的分歧，就在于对旧思想、‘人性论’要不要批判斗争，对王德山的问题要不要追查搞清？一句话，就是要不要继续革命！如果服从了赵副主任的禁令，听任剥削阶级思想任意泛滥，放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就会为产生修正主义留下温床，给资本主义让出阵地。我们绝不答应！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变修的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你听听，说的多深刻，多好啊！方华他们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在搞斗争啊！

张振和 理是这个理，可……

郭永康 可就是没想通？

张振和 你就是再咋的吧，也不能把王德山的问题往政治上拉呀！那王德山是我从战场上……咳呀！（无可奈何）这么的吧，老郭，方华说的在理，批那些旧思想，我赞成，可搞他的历史问题，你可不能再支持了。这弄不准成，人家会说是政治陷害的呀！

郭永康 咱的目的是把他的问题搞清，该一是一，该二是二，咋会扯到陷害上去呢？出事我担着！

张振和 你，我咋就说不服你们呢！（急得不行）等着瞧吧，早晚出了大漏子，你们就知道了！

〔方华持兜儿上。〕

方 华 老郭同志，二叔！

张振和 回来啦？坐吧！

方 华 嗯。

张振和 方华呀，你批那些旧思想都对，可陈桂琴那儿你可不能再去了。赵副主任对你这个做法很不满意！

郭永康 方华就是找陈桂琴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共同批“人性论”的嘛，有啥不满意的！

张振和 王德山的事是板上钉钉的了，你非钻这个牛角尖干啥呀？那弄不好，会……

方 华 二叔！陈桂琴承认了她跟小燕、小铃讲的都是真的……

张振和 什么？（半信半疑）是不是陈桂琴脑袋一热，又来一个……

方 华 不，陈桂琴还说，那天夜里她表哥来，就是和王德山订攻守同盟来了。

张振和 （万没想到）啊？这，这是她亲自当你说的？

方 华 对，二婶也在场，让我来先向你们汇报一下。陈桂琴表示，还要写揭发材料呢。

张振和 （震惊）真有事？（走来走去，思想翻腾）四八年在前三家子……

郭永康 你别老抱住四八年的事不放！你还是想想眼前的

——这七一年吧！革命深入了，斗争发展了，得咋适应这形势吧！在批修整风中，青年人的阶级斗争觉悟提高的多快呀，在斗争中做出了多少成绩呀！这是多叫人高兴的事，可你呐？

张振和 这……（悔悟地）都怪我看错了王德山……

郭永康 你是看错了，可问题还不在这儿，关键是你咋对待青年人搞的这场斗争。小评论贴出来，你要揭下去；写信退发电机你拦挡；追查王德山的问题，火冒三丈；可赵副主任定了三条，你马上就执行！你这样捆住青年人的手脚，不让他们参加斗争，他们怎么去经风雨见世面，咋个去锻炼呢？

张振和 （辩解地）唉！我不是替他们担心吗！

方 华 二叔啊，可我一直记着，当我们来到这第一天，您和老郭同志为了让我们这些刚走出学校门的青年人，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请来周爷爷给我们讲他那血泪斑斑的家史，是为了不让我们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我们真正投身到阶级斗争中来了，您又为什么担心起来了呢！

张振和 （语塞）这……

方 华 去冬搞一打三反，上级让我们知识青年参加，您和二婶一下子就派去了我们三个人，为的是让我们出去摔打摔打，二叔，您可没担心我们会捅漏子呀！

郭永康 就是呀，是不是把青年人放到阶级斗争的风口浪

头上去培养，这不是小事，是个路线问题呀！

张振和 路线？

郭永康 对。方华他们从学校来到农村，不就是为了经受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接革命的班吗？你这种培养法，跟文化大革命前有啥两样？方华，咱们都是党员，说说你的想法。

方 华 二叔，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我们束缚得紧紧的。他们一心让我们成为三脱离的精神贵族，走成名成家的道路。我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出了一篇《什么是理想和幸福》的作文题，有个同学就写上了“解放全人类就是我的理想，干革命搞斗争就是我的幸福”几句话。可是老师却给批上了“空话连篇，不切实际”八个字。当时把我们都弄糊涂了。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才真正明白了这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结果呀！在这条黑线下，我们有多少同学受了毒害呀！毛主席亲自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造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来，使我们懂得了青年人应该走什么道路。六八年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贫下中农一起大干社会主义！二叔，您和贫下中农就是我们的老师，长白山下就是我的家，这靠山屯就是我终生战斗的地方！

张振和 你们来了这几年，对咱农业学大寨做了不少贡献，

社员没少夸呀！

方 华 可是，王德山却用旧思想来腐蚀我们，妄图动摇我们的信念。（从兜里拿出三个本本）老郭同志，二叔，你们看，这是师农三年来记的日记……

郭永康 念念，咱们都受教育。

方 华 （打开一本）这是他下来一年以后写的：“王德山是个老革命，可也暴露出不少旧思想，真怪。我虽然是知识青年，但也应当对他进行同志式地帮助。”（又拿起一本）这是去年写的：“老王头说要少管闲事，因为农村人的觉悟不都那么高，弄不好就得得罪人。这话有些道理。”（又拿起一本）这是他最近写的：“王大叔说的对，石头在河里磨的圆才能走得快。啥叫坚持原则，作革命钢刀，以后可不能那么傻了。”二叔，这就是三年来王德山对刘师农的毒害呀！

〔音乐起。

〔张振和低下了头。

郭永康 （对张振和）你是生产队长，我是大队书记，对孩子咱们没尽到心呐！前天，我接到师农爸爸一封信，他发现师农思想有了变化，问咱是咋回事，他挺关心呐！（拿笔纸给张振和）你方才不是要给方华的妈妈写信吗？我看你还是给师农爸爸写封回信吧！（沉重地）就说我们把师农的棱角磨没了，革命原则也不要了……等着吧，到成了废物的时候，

我们就算对得起孩子，对得起你们家长了……毛主席明明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掏心去想的问题吗？振和呀，把青年一代染成啥颜色，我们党和国家日后就是啥颜色呀！

方 华 （深沉地）二叔，帝国主义的预言家，就是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身上的呀！他们以为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受过剥削和压迫，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艰苦奋斗，是在甜水里泡大的，所以就只能成为享受的一代，倒退的一代。（激奋地）不，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一定让那些预言家的梦想破产！我们将永远做革命的一代，前进的一代呀！

张振和 （流下眼泪）方华，你说的对呀！二叔我……错了！

方 华 （激动地）二叔，我们斗争经验还少啊，您是革命前辈，就带领我们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前进吧！

——幕徐落

第五场

〔两天后。下午。〕

〔水电站工地。水电站的电机房已建成，一条通往扬水站的线路已架通，另一条通往村内住户的线路正在施工中。此刻已是初夏了；远近一片葱绿，已近插秧时节。〕

〔幕启时，徐小燕焦虑地来回走着，不时登上土坡向远处张望。〕

〔许大成上。〕

许大成 燕子，看什么呢？大道上有故事了？

徐小燕 （转过身来）哎呀，大成，你回来啦？

许大成 嗯，方华呢？

徐小燕 到卫生院去了，家里出了大乱子！

许大成 （意外地）什么？！

徐小燕 陈桂琴，吃农药服毒了！

许大成 （大吃一惊）啊！什么时候？

徐小燕 昨天晚上。

许大成 抢救过来没有？

徐小燕 一直昏迷不醒。

许大成 到底因为什么？

徐小燕 不清楚。中午，陈桂琴妹妹来了，说她姐姐快不行了，要准备后事了。

许大成 (吃惊)啊，这么严重？

徐小燕 可不。可有人说，这是方华利用队长职权，找陈桂琴交代问题给逼的。

许大成 (感到问题复杂，思索地)哼，这是造谣！

徐小燕 还不止这些呐，公社赵副主任来了！

许大成 他在哪儿？

徐小燕 正在队部跟二叔发火呐。刚才，他硬说方华不好好接受再教育，非逼二叔打电话，立刻让方华回来……

许大成 干什么？

徐小燕 说方华犯了严重错误，要追究责任！

许大成 (气愤地)这，这太岂有此理了！
〔方华上，众社员和青年从不同方向上。〕

徐小燕 方华！

方 华 大成，你回来了！

徐小燕 方华，陈桂琴咋样了？

方 华 (沉重地)还是昏迷不醒。

青年甲 咳！真急死人了！

社员甲 这陈桂琴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事可就……唉！

方 华 (安慰地)县里的大夫来了，正在全力抢救。大家只管放心！

徐小燕 方华，陈桂琴真要有个好歹，问题再整不清，你，你可咋办哪？

青年乙 是呀，方华，你不担心吗？

方 华 头一回经过这种事，是怪吓人的。可老户长不是常说吗，贫下中农心里自有一杆秤！……

许大成 对，总会水落石出的！

〔张振和上。〕

张振和 方华！

方 华 二叔，你打电话叫我回来，有事呀？

张振和 （沉重地）方华，你可得沉住气呀！

方 华 什么事？二叔，你说吧！

徐小燕 （见张振和迟疑，急切地）赵副主任来了，找你……

张振和 我再三跟他讲，他没听完我的话就走了！

方 华 （有所预感）找我有啥事儿？

徐小燕 （愤愤地）让你写什么交代材料！

张振和 孩子，不光这些……他，他还叫你从现在起，停职反省！

〔众惊异、气愤。天上，几片乌云从头上飞过。〕

众 （扑向方华）方华！

〔静场。〕

许大成 （忍耐不住地）我找这个赵副主任去！

方 华 （制止地）大成！关键时刻，要沉着冷静！

张振和 （难过地）方华，二叔我以前错怪了你……

方 华 （感情地）二叔，你说这些干啥……

张振和 你当队长不到一个月，电站眼看建成了，渠道就要修好了，你带领社员一心扑实地往社会主义大道上奔，没黑夜没白日地为集体操劳，社员的心里可都有你呀！

方 华 二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深情地）三年了，党和贫下中农在我身上花费了多少心血呀！我能从一个五谷不分的中学生，成为一个会搞生产的劳动者；从一个普通工人的女儿成为一个共产党员，这都是党和贫下中农象教孩子走路似的，一步一步教给我的呀！二叔，您放心，无论出了什么事情，我都会坚定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干革命！

张振和 （放心地）好啊，孩子！天大的责任我担着！（对大家）大伙先干活去吧！我找老郭去。（下）

〔群众沉思不语。〕

方 华 （鼓励地）同志们，你们看，水田渠道快修好了，电柱快竖完了，后勤把锄草机和磨米机也都安好了，就等咱们按时送电了！

大江子 好，大伙干活去！

众 走！（下）。

方 华 （拿出一张纸）我和大江子起草个电站管理制度（对许大成）你看看，再找师农提提意见。

〔张二婶急上。〕

方华等 二婶！

张二婶 哎哟，一向乐天派的燕子，今个是咋的了，不想飞

了？（对众）走路就不怕风挡身，都过来！

〔方华、许大成、徐小燕、大江子走到二婶身边，坐下。〕

张二婶 陈桂琴的事儿，你们搁心里琢磨没有？

徐小燕 真没想到，这个人这么狭隘！

大江子 当不住是王德山给逼的！

张二婶 方华，你说呢？

方 华 二婶，前天晚上咱们到陈桂琴家去，她初步揭发了王德山的问题，情绪又很好，怎么能自杀呢？这里肯定有问题！

张二婶 对！（拿出塑料口袋）你们看！

方华等 药渣子？

张二婶 我听小秋说，她妈昨天晚上吃完饭，除了喝碗汤药，再没吃别的就睡下了。刚才我就把他家药壶里的药渣子收拾出来了。

方 华 （明白了）陈桂琴要想自杀，为什么还吃药治病呢？

许大成 对，有道理！

方 华 大江子，你马上把这个送公社卫生院化验去！

大江子 （接过塑料口袋）好。（下）

张二婶 这斗争可到节骨眼上了。可啥也不要怕，拿出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冲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劲头来！

方华等 二婶，你放心吧！

张二婶 方华，呆会儿问问师农，最近谁到过仓库，你二叔

说这农药社员手里可没有啊!

方 华 好!

许大成 (拿出材料)方华,这是电机厂打的证实材料,王德山和杨明礼前后私装了十几台发电机,并且初步查明,这两个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事儿。

方 华 好,我交给党支部。

张二婶 方华,你来一趟。

[张二婶,方华下。

[刘师农持鞭上。

刘师农 燕子,电葫芦拉来了……唔;大成回来了?来帮一把,卸卸车!(边走边嘟囔)这斗争搞的……

许大成 搞的正在火候上,是吧?

刘师农 得了吧,你到人群中听听去,都咋哄嚷的!我承认,我……唉,当初真不该在燕子的评论上签名!

徐小燕 什么?(气极)啊,我才看透你,关键时刻你就……

刘师农 (烦躁地)算了,我是说,你们闹的也太过分了!那边等你用拖拉机运电柱呢!

徐小燕 知道了!(去而复返)刘师农同志,你放心好了,要追究起小评论的责任,我承担,你不用害怕!(扭头便下)

许大成 你们都胡扯些什么?都冷静点!师农,方华他们起草个电站管理制度,让你看看,提提意见。(拿出给师农)

刘师农 这个,看不懂!(欲下)

许大成 哎，你这小子，怨气这么大！

刘师农 第一没这个兴趣，第二不愿在这儿干了！

许大成 哎，师农，前些天你挺好来的，这怎么又反复了？
是不是赵副主任来，把你吓怕了？

刘师农 得了吧，都出人命了！

许大成 啊，你是因为这个？

刘师农 行了，舆论都造到外大队去了，说靠山屯的知识青年横行霸道，逼得社员服了毒……

许大成 这准是王德山那号人散布的！

刘师农 请你不要拿成见看人！

许大成 师农，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你怎么能看成是闹个人成见呢？我问你，这些天搞王德山的问题你没参加呀？

刘师农 对不起，我早就不介入了。有事管管仓库，没事儿干干活，其他事儿不想知道！

许大成 你！（气极，克制地）来，咱们坐下谈谈！

刘师农 没功夫！（仍欲下）

许大成 （夺过鞭子急躁地）不行，非谈谈不可！

刘师农 （夺回鞭子）又来你那个劲儿了！

许大成 （自责地）师农，都怪我没耐心，不过细。来！

刘师农 （欲躲不得）你怎么学会缠人了？！

许大成 需要嘛！（拉师农坐下）来，咱们谈谈阶级斗争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的弱点是一般的阶级斗争容易看得见，对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往往就看不清

了。比如王德山的问题，……

〔王德山上，刘师农已发现。

刘师农（使眼色给大成）算了，不谈这个……

许大成（没觉察到）不，你听我说，你所以看不清他的问题，主要是王德山……

刘师农（只好开口）王，王站长来了！

王德山（神气地）啊，师农，我上班来了！请问，这阶级斗争指的是谁呀？

许大成（走到王德山跟前）谁心里有鬼，想捣乱，就指谁！
（怒视他）明白不？（对刘）师农，晚上再谈，我干活去了。（狠狠地看王德山一眼下）

〔刘师农欲下。

王德山 师农！（拦住他）怎么，你也躲我啦？

刘师农（烦躁地）咳呀，你们怎么都缠上我了！

王德山 心烦啥？是不为陈桂琴的事儿？咳！这回，方华可要沾包了。

刘师农（害怕地）你说什么？

王德山 什么，哼！陈桂琴一咽那口气，用不了三天，方华她就得走！

刘师农 大叔，你出去可不能这么说呀！

王德山 还用我说，赵副主任都怪罪下来了，你还不知道吧？把她的队长给撤了！

刘师农（一惊）啊！（半晌）方华呀方华……

王德山 师农，有个事儿问问你，这几天陈桂琴没到仓库去

呀？

刘师农 这几天？（想了想）去过，还麻袋去了，还要去个装“来苏儿”的空瓶子……

王德山 （故作惊讶地）哎呀，这可就麻烦了，你没给拿错呀？

刘师农 （紧张地）没，没，（肯定地）绝对没拿错！

王德山 方华可是一个劲儿地追究呐！（自言自语地但给师农听）自己整沾了包，想拿别人当垫背的，这叫什么老同学！

刘师农 （半信半疑）怎么，她想往我……（想了想）不可能……

王德山 （挑拨地）人家是个红人，正等提拔呢。可眼下这一关得过，也就顾不得这些了。

刘师农 （有点信了）这是谁当你说的？

王德山 我和方华不过话，当然是靠近她的人说的了。孩子，方华搞的这叫啥阶级斗争，就是整人呐！你呀，换个地方也好哇！

刘师农 行了，别说了！

〔方华上。〕

王德山 这叫世事深如海，你还不懂啊！

刘师农 （气极地）我懂！

方 华 师农，你来一趟！

刘师农 （掏出手帕擦眼泪，将红卫兵袖章丢在地上）我的车还没卸呢！（下）

方 华 （拾起袖章）师农！（看看王德山，有所觉察）噢，王

- 站长又来作知识青年的“工作”了!
- 王德山 哪里哪里! 今天晚上不是试运转吗? 赵副主任非让我来上班抓抓这摊工作不可! (欲进电机房)
- 方 华 (拦住)噢,你是奉命来的了!
- 王德山 嘿嘿! 听说你眼前有点不顺心的事,人在难处拉一把,也想为你分担点忧愁!
- 方 华 (讥讽地)哦,这可得谢谢你了!
- 王德山 不必,记在心里就行了。你是刚从医院回来吧?
(既摸底又威胁地)陈桂琴,咋样了?
- 方 华 她的情况,你不是很清楚吗?
- 王德山 是呀,这种药可蝎虎了,人沾上一点都不行,别说这嘴对嘴地往肚里灌了!
- 方 华 (试探地)这么说,没救了?
- 王德山 唉,不到三十的人,可惜她那岁数了!
- 方 华 (双关地)你倒挺关心她呀!
- 王德山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这个人呐,就是你批判的那个……拿仁义为重了些……
- 方 华 “仁义”,什么“仁义”?
- 王德山 这个……就是这个……就这么说吧,别看你平常压我一头,不是今天批就是明天整,可事到今天,我不想办绝后事,好比咱们窄路上走个顶头碰,我准让你过得去。这就叫爱人以德……
- 方 华 不,事到今天,由于根本利害不同,这就叫狭路相逢,分外眼红!

王德山 哪呢！寻斗必结仇，求和是朋友……

方 华 对立的阶级从来就是你死我活，永远不能调和！
哼，你平常宣扬什么圆滑处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这一套，实际上，你从来没这样干过！王站长，还是收起你那一套吧！

王德山 （威胁地）赵副主任的命令大概你也知道了。只要今后你忍我让，那边，我一句话！

方 华 （冷笑）你又错了！共产党人是搞斗争哲学的，有什么办法呢！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非争到底不可！

王德山 再争也不过是意识形态……

方 华 这，你知道，尖锐起来也会死人的！

王德山 （吓了一跳）这，这，你这是什么意思？

方 华 意思很明白，陈桂琴不是已经服毒了吗？

王德山 啊，这，对对对……

方 华 并且，你不是知道她是怎样服的毒吗？

王德山 （紧张地）什么，我……

方 华 你刚才说过，她是嘴对嘴往肚子里灌农药的！

王德山 （拿帽子擦汗）那，那是我打比方……

方 华 行了，别再阴一套阳一套的了！

王德山 这可不是头几天了！（将帽子摔在地上）

方 华 照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

王德山 哼！（气急败坏地）陈桂琴有死没活，赵副主任一两天还来，到时候我就……

方 华 到时候你就出来作证,说我逼她交代问题、逼她陷害你这个“老革命”、逼得她走投无路,服毒自杀!

(揭露地)其实,你不是已经这样干了吗!?

[头上乌云翻滚,突然一声响雷,王德山过于紧张,吓了一跳。]

方 华 (威严地)王德山! 这些天你上窜下跳,疯狂活动,在陈桂琴事件上你虚张声势,大作文章,妄图达到你阴险的目的! 其实,你心里空虚得很,害怕得很!

王德山 你,你敢迫害我,我找地方说理去!(逃下)

方 华 (厉声)回来!(轻蔑地)把你的帽子戴上!

[王德山回身拾起帽子,狼狈逃下。]

[方华刚欲进电机房,刘师农找鞭子上。]

方 华 (关心地)师农,车卸完了?

刘师农 (冷冷地)完了。(找到鞭子欲下)

方 华 有件事问问你。

刘师农 (仍冷冷地)说吧!

方 华 库里的农药,你发现少了没有?

刘师农 少没少有帐,你可以去看嘛!

方 华 (笑了)晌饭做硬了吧,说话这么冲!

刘师农 干脆明说,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怀疑?

方 华 说得干脆,你自己是不是怀疑什么了?

刘师农 请放心,我绝不在背后搞名堂。

方 华 (有所感地)唔,你这话的背后,倒好象有点啥名堂!

刘师农 别存心找毛病!

方 华 (半开玩笑地)战友之间,真有毛病,可不得帮助找找咋的。

刘师农 算了! 这个时候抓垫背的,晚了!

方 华 (惊异地)师农,你说什么呀?

刘师农 惹不起,我躲得起!

方 华 师农,你一定听了王德山的什么话,你可不要上当啊!(见师农要走)好了,等你冷静下来咱们再谈,走,到仓库查查农药去!

刘师农 对不起,你没权力命令我,你已经不是队长了!

方 华 (万没想到他会说这话)什么,师农你……

刘师农 算了,保管员我不干了,靠山屯我也不呆了!(将鞭子摔在地上,扭头便跑)

方 华 (追几步)师农——!

〔音乐起。

〔风起,云涌。

方 华 (慢慢转过身来,拾起地上的鞭子,凝思良久,心潮翻滚)师农摔了鞭子……陈桂琴快不行了……王德山更得意了……赵副主任又……斗争是真复杂呀!(回忆地)眼前我们面对的这场斗争,是我过去在课本里、课堂上所学不到的,只有在实践中,我才更深刻地理解了它呀……

〔风紧,云低。

方 华 三年来,王德山象蛀虫一样腐蚀我们知识青年,破

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运动……不！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王德山，而是整个剥削阶级；触动的也不只是王德山一个人的思想，是整个旧观念……

〔电光闪闪，雷声滚滚。〕

这是听不见枪声的战斗，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我知道，在斗争的前面，还会碰到许多艰难险阻，可我一定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去经经这群众斗争的大风雨，去见见这群众斗争的大世面！在这革命的风雨中，我们会越炼越坚强！（举起手中鞭子）王德山，你就等着吧！（凌空甩出个爆响来）

〔鞭声在山谷中回荡，回荡。〕

〔郭永康上。〕

郭永康 方华！

方 华 （激动地）老郭同志！

郭永康 孩子，干革命就不怕打击，不怕撤职，肩头压上重担，才能炼出硬骨头啊！

方 华 （深沉地）我懂！

〔张振和、张二婶、周爷爷带领众社员及青年上。〕

大江子也从公社卫生院回来了，随上。

众 方华！

张振和 方华，老郭让我把大伙找来，听从你分派工作了！

方 华 （眼含热泪）贫下中农老师们，我的亲人！……

社员乙 方华，你是我们选出来的可心队长，我们信得过你！

众 信得过你！

张二婶 对，方华，你就分派吧！

张振和 大家注意，听从方华同志分派工作！

周爷爷 （走到方华跟前，深沉地）浪再大也挡不住鱼穿水，山再高也遮不住日头红，孩子，你就下令吧！

方 华 （感到党和群众对自己的无比温暖，激动地健步登上台阶）同志们！我们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把这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用革命大批判开路，带动我们的生产！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抓革命，促生产”，保证提前发电送电，争取按时完成插秧任务，大家有信心没有？

众 有！

方 华 大成，李建国！

许大成
青年甲 到！

方 华 你俩到公社拉水泵去！

许大成
青年甲 是！

方 华 给！（将鞭子掷给大成）老冯大叔！你带领大家继续埋电柱，燕子开车！

社员乙等 好！

方 华 二婶，还有妇女同志们，还是回大田去！

二婶等 好!

方 华 (征求地)老郭同志!

郭永康 (满意地)好,眼下我参加不上了,晚上回来参加夜战!

方 华 那你现在?

郭永康 方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是件容易的事,咱这挺热闹,那边也不消停啊!(转身走上山坡)

众 老郭同志,你上哪儿?

郭永康 (以战斗姿态)公——社!

方 华 (激动地)老郭!

〔众亮相,切光。

——幕落

第 六 场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景同二场。

〔幕启：刘师农背行李从屋走出，留恋地看看周围的一切，远处传来打球的哨子声，这更增添了他的孤独感。他徘徊一阵，把行李放在小杨树下又走进屋去。

〔王德山鬼祟地上。

王德山 （走到窗前向屋里望了望）好啊，师农走了，农药的事就没人知道了……没想到陈桂琴叫他们救活了，我这事可就……哼！一不做，二不休，（掏出农药瓶，走到酱缸旁）方华呀，方华，我叫你这把钢刀……（刚要往酱缸里倒农药，刘师农从屋走出）

王德山 （一惊，忙揣起农药瓶，掩饰地）啊！师农，你咋还没走？

刘师农 走，我也不能不明不白地走，我得和方华最后谈一次！

王德山 哎呀，你得快走啊，陈桂琴……咽气儿了！你和燕子贴的大字报，人家正追究责任呐！还有人说你给陈桂琴的不是“来苏儿”空瓶子，是农药。唉！这

地方不能呆呀，明天你大叔也搬家！

刘师农（稍加犹豫，又果断地）走！到哪还不是一样劳动呢！（进屋）

〔王德山将要掏出农药瓶子，见远处有人来，急下。

〔方华挑水上，刘师农去背行李，见方华，一时僵在那里。

方 华 哦，行李都背上了？师农，你真要走啊？（一转念）那好，午间吃炸酱面，我这就去做，（夺下提兜，玩笑地）吃得饱饱的，走起路好有劲儿！（将提兜放在台阶上，然后走进屋去，端来一盆面）

〔刘师农放下行李，准备和方华最后谈一次。

方 华（在桌前和面，沾上手，无法倒水）师农，帮帮忙，给舀点水来！（见师农没动，敲敲盆）过来呀！

〔刘师农慢腾腾地走过来，拿起水舀子漫不经心地从桶里舀水，向面盆里倒。

方 华 行了，行了！你要走了，（指水桶）用这些水，浇浇咱们当年栽的小杨树吧！

〔音乐起。

方 华（回忆地）当我们把这些小杨树从北京带到这儿来的头一天，老郭同志和张二婶立刻带领我们大家，怀着火一样的心情，一人一棵栽下了这些小杨树。当时我们都激动得不行，唱啊跳呀，久久不能平静；说呀唠啊，幻想着我们的未来！就在这个时候，你写下了一首《杨树赞》，就站在这个台阶上，朗诵

给我们大家听——

小杨树啊，北京来，
根扎在长白山，
连着中南海。
书记挥锹破土，
我们亲手栽。
今日阳光雨露育新苗，
但等他年，
扬花纷纷飞天外，
枝繁叶茂长成材！

.....

刘师农（难受地）行了，别往下念了！

〔静场。

刘师农（冷静下来）从感情出发，我不能离开靠山屯，可是我……（激动地）我是有理智的，再也不能跟你们胡闹下去了！

方 华 这就对了！早就该把你心里的话都倒出来。

〔徐小燕上。见状愣在那里。

刘师农 我是要说！我不能凭感情的驱使，参加这场毫无意义的斗争！更不能糊里糊涂的做别人的牺牲品！
（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徐小燕 师农，你想干什么？

刘师农 我有话说到明处！我问你，你代表的是谁？斗的又是谁？哪个是阶级敌人？你斗出了乱子，还想

把我和燕子装进去。这算什么同学、战友！

徐小燕 师农，你错了！

刘师农 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徐小燕 我知道，方华这两天一直要找你谈心，连跟你谈谈王德山的情况，可你总躲着她！你说什么把咱俩装进去了，我问你，这是不是王德山当你讲的？

刘师农 这……

徐小燕 这是王德山用陈桂琴事件陷害方华，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把咱们户弄乱搞垮！

刘师农 这……（只好承认）这是我多疑了。可是你当队长不到一个月就被撤了职，这说明了什么？再这样搞下去，全户都要站不住脚了！我不能等别人轰我的时候再走！（重又拿起行李，转身就走）

方 华 既然这样，好吧！（从兜里取出红卫兵袖章）给你！（递过袖章）

刘师农 什么？

方 华 红卫兵袖章，那天你丢在地上了。给！（放在桌子上）

刘师农 （两手拿东西，无法去拿袖章）算了，不要了！（扭头便走）

方 华 （心情激愤，厉声地）你回来！

〔刘师农从未见她如此发火，一时愣在那里。〕

方 华 （见战友掉队，异常难过，又极力控制自己）你，你可以离开靠山屯，可以离开你的战友！可是你，你

不能忘记贫下中农对你的教育，丢掉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啊！（转身走到桌前，捧着红袖章，回忆地）每当我看到这鲜红的袖章，就想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那战斗的岁月里，我们戴着它冲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刘少奇的反，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我们戴着它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奔赴农村，走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师农啊，这袖章记载着我们的战斗里程，寄托着党和毛主席的期望啊！师农，你还记得吗，我们就是戴着这鲜红的袖章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的呀！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和骄傲，你怎么能不珍惜这伟大的历史荣誉呢？！

〔刘师农低头沉思。〕

方 华 坚持乡村干革命，同学们都在进步成长，可是这二年来你却变了。变得身上没有朝气了，革命精神也丢掉了，甚至、甚至厌烦阶级斗争了！（恳切地）师农啊，过去我们是红卫兵战友，今天又是走在一条路上的同志，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共同前进。我做得还很不够，应该受到你的批评。可是，我们坚持斗争哲学、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搞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这能说是毫无意义的吗？这是小题大作吗？

刘师农 这……

方 华 我们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同腐蚀青年、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做斗争，这也是毫无意义的吗？这也是小题大作吗？

刘师农 这……

方 华 师农，你上了王德山的当，被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迷住了眼睛！所以，你看不见更复杂的阶级斗争，认不准自己前进的方向！真假识不破，是非不清；眼前明明是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两条路线的激烈交锋，可你却用“人性论”的观点，却看作是小题大作，毫无意义！师农啊，如果我们忘记了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责任，变成个政治上的盲人，斗争中的懦夫，怎么接老一代革命的班呀！这样发展下去就要变质、变修，最后成为资产阶级的殉葬品呀！

刘师农 （震惊地）什么，殉葬品！

〔大江子、许大成上。

大江子 方华，你看！（递过农药瓶子）

方 华 （接过瓶子）农药！

许大成 你让我俩注意王德山的行动，这家伙果然跑到井沿，要投毒！

方 华 狗急跳墙！王德山呢？

青年甲 看起来了！

方 华 马上报告给老郭同志和张队长！

二 人 是！（下）

方 华 师农，你看这农药和咱库存的是不是一样的？

刘师农 （接过瓶子看了看，大惊）完全一样！

方 华 再想想，陈桂琴服毒的前几天，王德山进过仓库没有？

刘师农 （想了想）哎呀，去过！帮我卸过车。难道陈桂琴也是他……

方 华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刘师农 （痛悔地）咳呀！我……

徐小燕 你呀，聪明过头就糊涂了！（把师农行李拎进屋去，然后在他们谈话中下）

方 华 师农，你看这儿的阶级斗争多尖锐，多复杂，多么需要我们在贫下中农带领下，用我们毕生的精力去和阶级敌人以及一切旧思想、旧的习惯势力去斗争啊！

〔刘师农昂起了头。〕

方 华 你再看！一根根电柱竖起来了，咱们的小电站马上就要送电了！这儿的山河多壮丽，土地多富饶，多么需要我们在贫下中农带领下，用我们毕生的精力去建设她呀！师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啊！

刘师农 （眼睛亮起来）可惜我没有看到它呀！

方 华 我始终忘不了，当我们离开北京的头一天早晨，我们一起来到天安门，站在毛主席像前，朗诵他那亲切的教导。师农，你还记得吗？

刘师农 (回忆地)“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方 华 (无限深情地)是啊,未来的世界是我们的!毛主席对我们这一代人寄托着多么大的期望啊!任重道远,我们可不能辜负啊!

刘师农 (激动地与方华握手)方华!

〔主题歌声起。

啊——

敬爱的毛主席,亲爱的党,
对我们寄托着殷切的期望。

我们青春似火,蓬勃向上,

革命前程壮丽辉煌!

〔歌声中方华给刘师农戴上袖章,刘师农激动地拿起水舀子给小杨树浇水。张二婶和徐小燕上。

刘师农 (羞愧地)二婶!我……

张二婶 孩子,我知道了!

刘师农 您多次帮助、教育我,可我……对不起靠山屯的贫下中农……

张二婶 记住这个教训,孩子!要扎根农村干革命,就得把党的基本路线根子,深深地扎在心里才行啊!

刘师农 都怪我思想改造的不好。二婶,今后,我一定象小杨树一样,永远扎根在这里,做一个新农村的革命者和建设者!

张二婶 这就对了。孩子,挺起腰板来,朝前看!

〔郭永康与张振和上。〕

张振和 方华，家长慰问团到车站了。

郭永康 大队已经派车接去了。

张振和 方华，陈桂琴出院了。她写了揭发材料。你看看！
(把材料递给方华)

〔群众陆续上场。〕

郭永康 同志们，现在完全查清楚了：王德山是国民党军队的谍报组长。在战场上叫咱们的军队打伤以后，装成咱们的伤员，一直隐藏到现在。

张二婶 这事也查清了，王德山趁陈桂琴熬药不在的时候，偷偷把农药放在药壶里，想杀人灭口，再嫁祸给方华！

众 (议论)这条老狗！

郭永康 一会儿把王德山带来，开他的批斗会！

众 对！开他的批斗会！送公安局法办！

郭永康 好啊，大伙都在这儿，我就把方华停职的事儿说说。这是王德山背后搞的鬼。公社党委正让赵副主任检查错误呢。

张振和 方华还是我们的政治队长！

〔众热烈鼓掌。许大成跑上。〕

许大成 老郭同志，电站送电了！

〔广播喇叭响了：“同志们，报告大家好消息！咱们的水电站胜利建成了，现在正式送电了！”〕

〔喇叭里传来音乐声。众雀跃欢呼。〕

郭永康 好啊，就让我们用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来迎接家长慰问团！

〔周爷爷喜泪盈眶，走到方华面前。〕

周爷爷 孩子，看到你们这茬子人能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咱掌权，我们老一辈的就放心了！

方 华 （深情地）周爷爷、老郭同志，二婶、二叔，同志们！我，永远永远是你们的小学生；心，是永远永远是和你们贴在一起的呀！（无限深情地）三年来，我深深地体会到，革命知识青年，只有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三大革命中不断锤炼自己，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才能把红旗一直打到共产主义！

〔社员丙等持锣鼓家什上。〕

社员丙 我们都准备停当了。

〔主题歌声起。〕

〔青年甲飞跑而来。〕

青年甲 老郭同志，家长慰问团到了！

方 华 全体集合！

〔青年们迅速集合起来。〕

〔两社员打着“热烈欢迎北京家长慰问团”的横幅，群众挥舞花束，敲锣打鼓。郭永康在左，二婶在右，方华居中，带领大家不断鼓掌、招手，向观众席涌来。〕

——幕徐落。全剧终